永樂大典

第18冊

永乐大典·18

明·解缙

八千二百六十九卷

永乐大典卷之八千二百六十九　　十九庚

原藏英国大英博物馆

铭

帝赐二铭

【旧唐书】《马燧传》：燧平河中诏迁光禄大夫，兼侍中，还太原，德宗赐燧宸台衡二铭，序曰：朕每览上古之书，及唐虞之际，君臣相得。圣贤同时，日夕孜孜。讲论至道，或陈其鉴诫，或讽以咏歌。焕乎典谟，百代是式，有以见启沃之道，理化之端，意甚慕之而未能迨也。顷灵监节度使杜希全，著书上献，多所规谏，聊为君臣，用答其意河东等道副元帅司徒燧。固请勒石。贻厥后人。朕以文既非工，义又非备，垂诸来裔，良所恧焉。起予者商，因之有作，庶乎朝夕自儆，且俾后代知我文武殿邦之臣欤。宸铭曰：天生蒸人，性命元淳，嗜欲交驰，利害纠纷。无主乃乱，树之以君。九域茫茫，万情云云。日不备睹，耳难遍闻。睹之闻之，矧又非真。事失其源，道远莫亲。理得其要，化行如神。失源惟何，不自正身。正身之方，先诚其意。罔从尔欲，罔载尔伪。体道崇德，本仁率义。必信若寒暑，无私象天地。感而遂通，百虑一致。任人之术，各当其器。舍短从长，理无求备。事多总集，众才咸遂。知而必任。任而勿贰。以天下之目为鉴，我鉴斯明。以天下之心为谋，我谋则智。求贤惟广，辩理惟精。逆耳口弗心，必嘉乃诚。顺旨苟容，亦察其情。斥去奸谋，全度忠贞。先人立言，为代作程。谔谔者昌，唯唯者倾。系以兴亡，曷云其轻。承天子人，夫岂不贵。伊昔哲王，夙夜祗畏。驭朽为戒，纳隍为志。神精害盈，天匪假易。四海为家，夫岂不富。伊昔哲王，勤俭固陋。土阶罔饰，露室罢构。远奇技淫巧，放珍禽怪兽。敬之慎之，天命可礻右。欲令必行，顺人之情。欲诚必著，清已之虑。心无亿诈，事必忠恕。凡将有为，靡不三思。喜怒以节，动静以时。毫厘或差，祸害亦随。慢易厥初，悔其曷追。刑不可长，武不可恃。作威逞力，厉阶斯起。垂施蔽聪，黄王纟塞耳。含弘光大，是亦为美。覆之如天，爱之如子。仁心感人，率土自理。嗟予寡味，嗣守丕图。冠戎荐兴，德化未孚。大业竞竞，其敢以谕。俯察物情，仰稽典谟。作诫斯言，实于座隅。台衡铭曰：天列台星，垂象于人。圣人则天，亦建辅臣。以翼以弼，为衡为钧。如耳目应事，如股肱运身。是则同体，孰云非亲。阴阳相推，西序成岁。君臣相得，万邦作乂。感同风云，合若符契。以

道匡救，尽规献替。术必从绳，金其用砺。帝者之盛，时惟陶唐。乃闻畴咨，仄陋明易文。洎乎有虞，二八腾芳。爰迨伊尹，相于成汤。载生姜牙，谅彼武王。道无不行，谋无不臧。君圣臣贤，运泰时康。汉高既兴，萧曹亦彰。烈烈我祖。应期而昌。划灭群凶，砥平四方。惟卫及英，启辟封疆。曰房与杜，振理维

原藏英国大英博物馆

纲。亦有魏徵，忠謇昂昂。伟兹众才，为栋为梁。荡荡巍巍，邦家有光。是知之废兴，系于时主。主之得失，咨于台辅。经之以文，纬之以武。出为方伯，入作申甫。绝维载张，阙衮斯补。维德是倚，维才是求。人不易知，德亦难周。传说板筑，夷吾射钩。任之不疑，干载垂休。体于至公，何鄙何雠。追惟哲主，必赖良弼。矧子不德，暗于理术。师旅繁起，政刑多失。遘兹艰屯，夙夜祗剽。翊我载我，实惟恸贤。内熙庶绩，外总十连。威武载扬，谋猷日宣。长城压境，巨舟监济川。同德同心，扶危持颠。予嘉尔诚，尔相予理。惟后失道，亦臣之耻。自昔格言，慎终如始。功藏鼎彝，道冠经史。母俾伊传，克专厥美。作鉴勒铭，永世是纪。燧至太原，乃勒铭于起义堂西偏，帝为题额，其崇宠如此。

心亨铭

【嘉定州临卯记】直徽猷阁张行成《心亨铭》：临昂太守郭爱义以书来云：近辟一小室，为公馀寓身之所，因榜曰心亨，顾仆今日亦可谓处险矣。然古圣贤济险必有其道，愚不肖何足以知，此愿乞数语铭之座左，以为朝夕之戒，庶几求小得而不至于坎坷，惟不以晚进鄙斥，特赐善诱，窃谓卯之为郡。昔有四利，今成四害。曰茶，曰监，曰酒，曰铁，惟兹四者，他郡或有其一，或有其二，吾邛独全。昔以为利，民竞富豪，今以为害，民皆贫薄。公私窘急，上下困弊，前者三月之变，正坐乎此。太守之来，适丁斯时，可谓处险矣。辟室曰心亨，得济险这道也。坎之为义，在卦为当时之事，故有出险之理，在爻为适时之人，故无出险之辞，何以言之，坎之刚中，惟二五两爻在二，则曰：求小得，孔子以为未出中。在五则曰：坎不盈，孔子以为中未大是也。在卦则维心亨，孔子以为刚中。行有尚，孔子以为往有功是也。夫天下事，未有中不刚而能济。刚中者，诚实之谓也。金石可贯，水火可蹈，天地可动，况其他乎？以此有行，何功之不立兮。山下出泉，推而放诸四海，无所不达云上于天沛。而利乎万物无所不济，又安有出中未大之患耶？为之铭曰：时在重险，心维独亨。胡能有尚，刚中则行。戊子重阳日，里人张行成书。

啸隐铭

【宋比丘禅师集】临川王正叔《啸隐铭》：怀壮图啸，长舒自乐遽庐中之天地。岂特以天地为遽庐，学道兮自娱，钦水兮饮蔬。是谓立天下之正位兮，居天下之广居。

主静铭

【宋周濂溪集】《附录篇》：载南安书院主静铭曰：山下出泉，至静而清。汩之则乱，清奚从生。人之为人，禀二五精，厥初本静，天性清明。形生神发；感物为情。纷纶交错，善恶已萌。君子修之，敬立德成。中正仁义，存养益宏。静虚明通，不外一诚。动主乎静，体主用行。

八千二百六十九卷

谨动铭

【周濂溪集】《附录篇》：载谨动铭吉凶悔吝，自动而出。恶居其三，善止于一。必纯乎天去妄之夫。无妄则诚，浑然至质。几微弗审，易为邪汨。物欲横流，正道日室。君子谨之，检身自律。仁义礼智，真理融溢。动直公溥。不离一实。用和曰德，动罔不吉。

三住铭

【江西志】：唐施肩吾，字希圣，江州人。工诗文举进士第，不调官。入庐山过吕洞宾授金丹之妙，著三住铭，三住者，谓气住、神住、形住也。

日省铭

【宋陈藻乐轩集】：欲动而呼，呼应而亲。匪亲乃雠，实[片戈]我身。凡百违意，戒母恚嗔。天子和戎，况吾庶人。知斯二者，佛宝儒珍。胜于问药，矧谬祠神。

无咎铭

【宋袁蒙斋集】《无咎铭》：赠杨廷润并序：慈湖先生，作无咎古。篆授廷润，廷润属某，发挥斯义，某惟易之言无咎多矣。而尤于大过，初六一爻藉用白茅之辞，深有味焉。吾夫子系之曰：苟错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贵也。慎斯术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呜呼！人禀天地精粹之气，此心至灵，固未尝有咎也。入孝出弟，谨言笃行，无所苟焉。本心纯明，六通四达，钻何自生兮。初六处大过之时，以柔居下顺也，藉用白茅谨也。居下体之初，秉至顺之德，而尽敬谨之心。谨则无所苟，无所苟则无所失。故初六无咎非于本心之外，有所增益也，能勿苟而已矣。错诸地而可是苟也。藉之用茅，是不苟也。若曰如是，亦已足矣。而吾不敢安焉。非不苟者能之乎？战战竞竞，常清常明。无所偏党，无所系累，无所愧怍，无所凝滞。六合虽广，近在只尺一身，虽[甚少]鲜范围天地。故曰非能有所增益也。能勿苟而已矣。苟之病去，何失之有。既无所失，何咎之有，故不必求得也。无失即为得，不必求善也。咎去即为善，圣人垂训，岂不昭如日星兮。某写至于此，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遂从而为之铭曰：易道坦平，何用作为。人自不悟，万辙千岐。一日洞然，了无所疑。天地在斯，四时在斯。万物在斯，古往今来在斯，圣人与我在斯。衣斯、服斯、饮斯、食斯、视斯、听斯、持斯，履斯。求之匪求，知之匪知，为之匪为，思之匪思，柔体居下，茅以藉之，谨敬若此，朝夕弗违。

万善自尔生，百志自尔熙。辉光自尔着，德性自尔弥。其变无方，其乐无涯。以是为无咎之铭，非支非离。

原藏英国大英博物馆

愚轩铭

【宋洪适盘洲集】：山乌可移，我志不辍。佛乌可为，我禅不灭。用智蠹心，巧不如拙。

痴室铭

自痴莫知，人痴孰治。名室以痴，其痴则非。

文庵铭

痴者见之之谓痴，愚者见之之谓愚。不痴不愚，入文庵而趑趄。已上并系洪适撰。

达原斋铭

【宋袁蒙斋集】：泉始达，流涓涓，泉有自，道执先。满宇宙，无非原。日用间，井井然。问礼乐，吾何言？

止善斋铭

兼山艮，艮其背。何所止，善之至，静乎是。动乎是。既曰动，曷谓止。听绵蛮，会斯意。

存诚斋铭

诚本存，贵存存。不可睹，不可闻。可睹闻，皆乾坤。邪既闲，纯乎纯，每闲邪，礼是门。

养正斋铭

初始生，命曰蒙。赤子心，天心通。本自正，养何功。养乃固，生不穷。非肋长，常

融融。已上并系蒙斋集四斋铭。

止堂情话室铭

【宋王十朋梅溪集】：南浦陈台卿，取大学之义以名堂，采陶渊明之赋，以名室。命梅溪王某铭之。铭曰：金玉满堂，不以名堂。彼外物兮非可常。大学之道在于知止，子以铭

八千二百六十九卷

堂端有旨。止匪易，知匪难。知反求诸身，非远而正子心兮，诚子意定应不离方寸地。《右止堂铭》：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况于亲戚，又情之最。亲戚之话苟不情，将鸟乎用其情。独不见，夫陈子之入是室兮无话不情，非情不话，颜津兮常自快，愿子扩亲戚之情意。均此话于疏外，则四海之内皆兄弟。其为悦也尤大。《右情话室铭》

东斋六铭

【宋吕南公灌园集】：东齐六铭并序：某来枞阳，枞阳之大夫扫斋齐，于听事之东，以馆之，日给之食，又借之书以养焉。斋之东北有室，室纵二筵横半之。某居其中，偃然与文字起居，不知此世之多淫堂[亻替]厦也。室有窗，窗之右有户，户外之左有方池。方池之前，周而限之者土垣，土垣之外，林之老高，流之弯萦。萧然谬然比严野者，某时压坐卧，则挽旧编循池依垣以步耳。目垣外之虚旷，亦自宜也。旧常多感，感之积无以纾发。则惧夫，抑且蔽也。少纾之为窗户方池垣四铭。又为书箧酒壶铭，皆以自警也。某曰：铭之作，吾不忍效昔人捕影迹以图附其说，至于沽腴事[月为]苟耀文笔者，吾又免之。若然，斯六铭其可然无愧也已。《[片窗]铭》有明勿恃，有隙勿启。资尔天日，保尔虚室。朴而棂，素而[巾蒙]。不流于华，不荡乎空。映书映文，迩乎晓昏。尔明可尊。《户铭》阖足以晦，辟足以明。若枢若扃，顺而勿情。乌乎得汝由而非罪疾也者，非户之祥也耶。《方池铭》池如之何？去流取定。方如之何？去圆取正。胡能不盈，有岸斯广。胡能不竭，有源斯养。维风及雨，或激其平。尔龟尔鱼，勿污其清。事常感人，人感或蔽。勒铭池傍，以辅吾志。《垣铭》表母甚高，以蔽余见。质母不厚，以[虚亏]余限。中亡失宜，孰逾孰窥。中亡易言，尔奚属斯。咨尔垣兮。其安其支。《书囊铭》岂无弊囊，伤于束勒。亦有高架，尘蠹侵食。倚斯箧兮，方而有容。不华于外。以垣其中。行可以携，坐可以隐。君子之器，用无不顺。容不在多，贵于能达。蓄不在固。利于频发。不发不达，伊箧之繁。《酒壶铭》富而[廿分]人，赠愁以喜。贫而居中，立亦不倚。能分能立，其儿君子。杖头之钱，方外之宾。交招世逸，莞摄天真。作熙作淳，资汝蒸人。何干万春。

举业囊铭

【宋吕南公灌园集】：余年桐乡之，明年当有司请贡士之春，同居争治举场事业，时以率余，余不得免也。稍强为之，置囊壁间以积其文，暇日又题囊腹为铭，以自悲其词云：孰干我才，以乱吾学。董冗掎丽，成此脆恶。岂不有效，腰金曳朱。岂不误事，饥肠白鬓。咨尔囊兮，蓄我穷欤。聚吾通乎？

翦铭

始以功利，终以功钝。彼弃彼收，在我无闷。吁是可是，可以为人。臣之训。

原藏英国大英博物馆

尺铭

天下之短长。资汝然后知。汝虽无情，不得不为。乌乎！孰赋汝材，使至于兹。已上俱宋吕南公灌园集。

鞠城等铭

【袁州府宜春志】：李冲元《鞠城等铭》并序：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又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盖自大道既隐纯朴已散虽尧舜之世犹曰罪疑惟轻。又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然则听狱之际，圣人专以敬慎而哀矜者，岂以民陷非僻之习，冒金木之讯，上之人亦有罪焉。三代已还，教民无党庠，遂序之法，养民无井田，夫家之制饥寒困苦，逼于垂死之地。而又于先王忠信孝弟，未尝闻知，一旦陷于有罪，而刑之无所不至，此志士仁人所以挟书永叹，思致主于三代之隆者，其说有在是也。冲元不敏，而复迂僻鄙陋，不通世故，承乏决曹掾，虽小官贱吏，而实民命之所悬。愧无自陶种德之实，而尤不能致孔子使无讼之道。故因修治囹圄既成，乃为鞠成木等铭，凡十一篇，置于座右以自励云。《鞠城铭》：画地不入，刻木不对。敢或为此，底民于罪。使死灰而复然，匪予心之所畏。回也盗饭，参乎杀人。唯谷驽而养虎，未知焉得仁。《孟铭》：曩也挚德以饱汝，今也数粒以食汝。予为忝则动，而德则弗新。子一食而九覆俎，思平反以谷汝。

《门铭》：仁汝宅也，汝奚不居。礼汝门也，汝安可逾。既出彼则入此，固将食汝以同。鱼冠缨不足带，有馀将曰：系谁之辜，子忍为董子百仞之深渊，亦不蕲于公驷马之高车。

《枷铭》：尔负虽重，负尔之负。予也亦重，尔负若去。则亦释予之负。《杖铭》：能自杖也，而后可以杖人。无倚榜掠而曰吾能得其真，弱者茹恨以自屈。强者捍楚而获信，咎孰于归，归乎子身。《梏铭》：与其梏罪人之手也，母若木告吏之手霄人之滋，君子之丑。《木匝铭》：尔之所蹈，曾弗谋于道。匪曰弃汝，不言教告，古之人一举足不敢忘其亲，盍瞟尔履。乌有表端而影跛。《乡田铭》：听讼者欲其如绳之直，不欲其如绳之急。呜呼，莫纽于好出而恶入，莫弛于吏纵而弗戢，莫酷于系一而连十。苟遁理而禁，虽乡斗固而何及。《礻丑铭》：福生有基绝恶者于其微，两兵斗于桑女，杀人起于扬灰，初则弗戒而悼绝者之不属，犹不稼而闵饥。《衣铭》：呜呼！教之不勤，俾尔残义而贼仁，余不能与物为春徒，俾尔不寒而温。已上俱袁州府宜春志【周孚乍公刀编】《跋鞠城诸铭》：右鞠城诸铭十有一，余读之喟然曰：此难禅阁之义疏，而题萍乡壁文之别录也。世以决曹

为冗官而惮为之，自汉之儒者唱此说。此之士大夫能脱

八千二百六十九卷

此弊者，亦鲜矣。早知大理官不列三后俦，退之尚云尔也。况其他乎？夫惮其为而强使为之，则视成于薄书之间，倚辨于胥吏之手，无足怪也。虽不以酷得名而其患与苛刻者，同科余方学为政焉。凡铭之言，皆吾当书诸绅者，陈翁以此相示。三复之馀，敬书其末，乾道丁亥十一月下浣日。

【宋杨诚斋集】《跋喻子才为汪养源书》：《李元中鞠城铭》：李铭汪碑，喻题若蓍。同时汪规，异时遗[王圭]。一日三师，累其庶几。

次曰

【周益公大全集】：李公麟，字伯时，堂弟呆字德素，南唐李先王升四世孙，并登科。隐舒城龙眠山里人李冲元，字元中，少年迈往，善言论，人物如壁，共为山泽之游，号龙眠三友。元[礻右]三年，亦登第典狱。宜春，作鞠城等十一铭，其贤可知汪公涓字养源，被遇孝宗，历左司谏中书舍人。盖吏部尚书讳应辰，字圣锡。之兄尝为古掾，喻公了材为书此铭五十三年矣。子材即圣锡妇翁讳樗。绍兴初，擢馆职，后宰怀宁避时，相拄其冠，晚起为郎，久之再致仕，今其孙[王圭]来为酒官，兼行掾事参，前手泽服膺法戒矜式贤范，谓子昔与乃祖及汪氏兄弟俱厚善，请题下方详记以告来者，嘉泰辛酉四月丙午。

城铭

【国朝孙作苍螺集】《城铭》：崇墉桓桓，矢入而跃。[乍句]援临冲，谈笑引却。保汝父子，乐尔室家。姻族乡党，翕然无[讠华]。大开棘门，宛如儿戏。窃入赵壁，立汉赤帜。城何足赖，城何足恃。三军之师，实执其机。不为鸡口，甘为牛后。虽有坚壁，亦莫余守。人心之发，其隙甚微。一有弗慎，冠随以滋。六凿抢攘，顷刻交判。我作城铭，守不可缓。

檐隙铭

【宋北[石间]禅师集】《檐隙铭》：顾余最古，屋老不支。涂[土自阝也]剥，檐隙广支器。用者数板，下设小榻。开数棂，纳月疏风，作于斯，息于斯，非[酉寿]酢事物于外，亦必于斯。铭曰：适斯陋，陋吾愉愉，安斯隘隘。吾舒舒善斯，独非吾所谓道正斯立昌吾居乎？

古器铭

【宋刘学易先生集】《题古器物铭赠德父兼简诸友》：往者李龙眠，监河国城岸家多古时器，罗列供客玩。爵觚屡饮我，鼎鬲贮肴膳。到今吕俟书，一展如封面。迩未三十载，后向赵卿见。收藏人何富，模写粲黄卷。沈酣夏商周，馀嗜到两汉。铭识文字俱，曾玄成[礻留]篆。颇通苍雅学，不畏鱼鲁眩。遂将传琬琰，索我序且赞。我衰心力薄，游不出里开。孔

怀忘年友，契阔异州县。深惭千里驾，请毕十日燕。诸贤共留连，更赖二语椽。

朱墨铭

【宋史】《陈宓传》：宓天性刚毅，信道尤笃。尝为朱墨铭。谓朱属阳，墨属阴，以验原藏英国大英博物馆理欲分寸之多寡。自言居官必如颜真卿，居家必如陶潜。而深爱诸葛亮。端平初，侍御史王遂，首言宓事先帝，有论谏之直，宜褒其身，后以劝天下之为臣者，帝为感动，诏赠直龙阁。

四留铭

【夷坚续志】：王参政伯大号留耕，尝作四留铭于座右云：留有馀不尽之巧，以还造化，留有馀不尽之禄，以还朝廷。留有馀不尽之财，以还百姓，留有馀不尽之福，以还子孙。贴于壁间，忽一日云雾四起，霞光照耀，失其书所在。

六字铭

【温革琐碎录】：监当官六字铭：谨出纳，严盖藏。

十铭

【鹤林玉露】：十铭　宋光宗即位，谢艮斋为文昌，进十铭云：业成而难，其败或易。兢兢保之，常恐失隧。道甚简易，在尊所闻。帝王之学，匪艺匪文。畏天之威，主德为最。水旱雷风，天之仁爱。　存心公正，治之所起。毫厘之私，患及千里。妄赏不劝，妄罚不畏。赏物大权，以妄为忌。贫吏虐民，戒石莫听。奖廉以激，捷于号令。民之疾苦，幽还难知。日访日问，犹恐或遗。财在天下，理之以义。未闻刻敛，其罪在吏。乱之所生，非止夷狄。奸回谋说，尤害于国。自治十全，乃可理外。重乃驭轻，轻动为戎。辞简理明，时人以比李卫公丹箴。

十二字铭

【宋杨弘道集】：熄暴怒，毋戏言，辟损友，塞祸源。

二铭

【宋邹道乡先生集】：二铭　一莫钓矶，一下鸥台。予偶于江，滨乱石中。得二胜处，

殆天作而地藏之，以见遗也。其一曰：莫钓矶。其一曰下鸥台。既命名己，又刻铭于其上焉。

知乐仁寿二铭

【宋袁蒙斋集】： 水柯山之胜闻天下，作知乐仁寿二铭　　动无非妙，试观诸水。日夜周流，莫见终始。此不可见，寂然而己。知者何乐，盖乐乎是。《右知乐铭》：瞻彼山

八千二百六十九卷

矣，形若块然。振古青青，发育无边。静乃如此，妙不可传。仁者默识，以永天年。《右仁寿铭》

酒镜铭

【元耶律铸集】：元耶律铸，酒之德醇，镜之道明。酒接物以德，镜应物以道。不有私于物，可谓体其道之大者也。故作斯铭。

小景平远铭

【宋吴则礼北湖居士集】：小景平远铭并序：曹申甫作，平远窠石，远过时辈，且尝自以诗题其小景云：平生立壑意，淡墨写江南。真韵胜不凡者，北湖居士跋之以铭五鼎。吾知其不能荣五斗，吾知其莫能辱，而一丘一壑，天所以韵其胸中者，顾以遗世而超俗。

秦坑铭

【元吴莱集】：唯嬴之虐，自任不儒。彼哉坑者，曰焚我书。书日以坏，嬴日以跌。竹帛烟起，干戈流血。邈以上古，无收可征。所征者何，刻木结绳。神义继天，肇造书契。智如仓颉，大字转炽。启我混沌，•阳阖阴。天愁鬼哭，丧厥人心。孰坟而三，孰典而五。素王不作，万世一瞽。微言如线，横议溢[阝]。钓[乍爪]祈乱，不朴益[火延]。出王入霸，儒墨相[马交]。徒两业之，何有礼学。岂曰不焚，动相诋讥。收合遗烬，颠倒是非。汝涂汝寒，拘汝奔走。还我占初，匪愚黔首。有书无人，与无书同。激铭嬴氏，我将适从。

巡狩铭

【孔丛子】《巡狩篇》：子思游齐，陈庄伯与登秦山而见古天子巡狩之铭。焉陈子曰：我生独不及帝王封禅之世。子思曰：子不欲尔。今周室卑微，诸侯无霸，假以齐之众，猖义邻国以辅文武子孙之有德者，则齐桓晋文之事不足言也。陈子曰：非不悦斯道，力不堪也。

权臬铭

【新唐书】《艺文传》：李华触祸术，悔及为元德秀权本铭四皓赞称道深婉，读者怜其志。

襄樊铭

【宋李曾伯集】《拟襄樊铭》：人宋淳祐十一年四月二十有七日，京湖制置司李曾伯，原藏英国大英博物馆奉天子命，调统高达幕府王登，提兵复襄樊两城。越三年正月元日铭于山见，铭曰：壮兮山见，春南北。系墉壑，几陵谷。乾能夫，剥斯复。千万年，屏吾国。

秦权铭

《颜氏家训》：属有秦权二铭，篆文明具。因备载之，以考颜氏之异。　　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鼎刂，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凡四十字。颜氏亦言四十字，而今本有四十一字。盖误以廿字为二十字。明　之颜氏误作，壹明之义未安，当从篆文。鼎刂古则字，谢本音制非。壹古壹字。元年制诏丞相斯去疾，法度量尽始皇帝为之，皆有刻辞焉。今袭号而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刻此诏，故刻左使母疑。凡六十字，颜氏称五十八字，一字磨灭，见有五十七字，了了分明。皆有刻辞焉。颜氏无有字。　而刻辞不称，颜氏误以〝而〞字作〝所〞字。其于久远也，颜氏误以〝也〞字作〝世〞字，说文艺。　注云秦刻石〝也〞字。权铭正作〝艺〞字。刻此诏后刻颜氏缺故刻二字，而云一字磨灭。字数不同。恐颜氏听见秦权自有异同，故仍从颜氏若〝而〞字〝也〞字，则真误矣。故改焉再见秦字。

枕杖二铭

【唐罗衮】《枕杖铭并序》：黄帝作巾几之法，孔甲有盘盂之戒，太公陈觞镜之铭。所以昭成败而防遗阙也。衮不敢追迹圣贤。辄取枕杖二物而为之铭，亦古之贱士不忘君臣之分也。《枕铭》：或枕或欹，有安有危。勿邪其思。《杖铭》：身之疲，杖以扶之。国之危，贤以图之。

巾几铭

【罗泌路史】《黄帝后纪》：巾几之铭曰：母廾弱，母彳肥德。母违同，母傲礼。母谋非德，母犯非义。

汉侯钲铭

【宝刻丛编】：四十二字，唯下两字缺。

有云：新始建国元年，盖王莽以始建国，冠所改年号。绍兴初，金州耕者耕得之，太

守郭浩致于宣抚司，后以进御府。候钲四十二字，阙二字，王莽地皇二年所作。绍兴中出于金州，今在毗陵胡承公家，汉器如馆陶金甘泉内者，镫之类，虽非彝鼎间古文，盖犹是篆体，独此器所书。有波画字尤清劲，与汉末笔法无异，孰谓四都隶字，皆古拙乎。

八千二百六十九卷

安哉铭

【高似孙纬略】：李尤安哉铭曰：安哉令名，甘旨是盛。干延埴之巧，甄陶所成。食彼美珍，思此鹿鸣。此不知何器，别无所著见。是陶器也。

洗铭

【古今事通】：吴庄渔人得二大洗以归章氏。子铭曰：金兮精，火兮明。土兮英，水兮清。器兮贞，人兮声。又　周枢得三足洗于清，化铭曰：尚古维人，范模首制。伊谷可陵，厥用罔暨。

瑞鱼铭

【唐张曲江集】：架衢州进古铜器表云：伏见衢州所进瑞鱼铭等，神物坏音魁奇形，制纯古鱼为龙象，既彰受命之元。铭作龟文，列表锡年之永，河图旧事，无以加之。

石云板铭

【宋北右间禅师集】《彰教寺石云板铭》：两朵云峙中可贯，考之清越而浑图。刻诗五十六字曰：莫翁题，不书姓名。寺无耆宿可访，访诸野曰：建炎初，云居隆藏主来住此山，过湖口得于民。或曰：徐氏旧物二说未知孰是。寺盖李氏有国时徐魏惠王墓田，王温第六子名知证，字义明。距寺七里，有江南翰林学士常梦锡所撰碑，太朝令王崧所书，屹立驿路傍。元子右元年，龙图学士蒋之奇制置汪淮荆湖，时所作碑，阴则在寺物之隐显，固有数，嘉其喑而后震铭曰：切坚兮采英，剪云兮赋形。在县兮审厥，声声闻于人。人惟闻闻，寂寥兮归根，尘消不痕。

信心铭

【秀雅堂脞记】《三祖信心铭》：至道无难，惟嫌简择。但莫憎爱，洞然明白。

物初铭

【北右间禅师集】《物初铭》：四明观书记　寸田镜空，荡然十虚，云沈翳消，其应无外，道之所在而已。夫道未始有物，物亦恶乎有夫道。道之所载，惟物之灵，神而明之。

存乎其人，万生丝纶。汩乎吾前，莫不了厥端绪。于毫忽末兆，弗祈先物而物莫我先。吾固曰：道之所在而已。铭以订其说。铭曰：混且[香艾]，丝以纶。曰无带，何从生。生无从，去冥际。动中灭，静中起。微退思，与却顾。当云何，洞化母。全者天，天地先。观物初，

原藏英国大英博物馆

如是观。

竺源铭

《竺源铭》昙藏立：一滴曹溪，发于中天。迤逦于江西一十八滩。馀波[氵弥氵弥]。襄陵怀山。窒何有于滥觞，障何有于颓澜。云何心乎故岑，水何心乎旧水。九河奔湍，渺然毛端。吾故曰：统之有宗兮，会之有元。

胜叟铭

《胜叟铭》潼川定首坐：目定曰：胜取人众胜，天之胜为之。张本则谓之曰：苍苍而穹者，天也。无声无臭，品汇以亨。四时以成，亨之以诚。应如谷神，统统蚩蚩。其类实繁，汨序乱常。天纪妄干，嘲春晰秋。嘈杂喧啾，喙息弗停。拟万窍号，气革侯变。金行既肃，族类窜匿。[十叔]然皆喑，迹绝景消。泯然至死，天籁常呜。无从闻闻，于戏天平。不战而胜，凡所以贺战胜者，冠盖相望，虽愚夫愚妇知之天，而不之人。吾故曰：天不可胜而未尝不定。则又念诸其众曰：天何言兮。

明无碍铭

明无碍，吾孤云权之子，以诸父事，余与朴翁兄[乍舌]，朴翁称之曰：无碍属余着。语后十几年，始克为之铭。铭曰：毫忽不透，物则碍膺。泮然物消，伏膺以征。惟其拳拳，此病始大。夫何能然，碍带独在。哇空畛虚，欲万籁喑。只益自劳，直寸枉寻。地窄天遒。拘窘跋必也逢原，此外无地。

无尽铭

无尽铭潼川藏知客：典吾宾者曰藏，号无尽，为之铭。铭曰：此灵觉性，太空同受。十虚无垠，均量齐寿。凡厥有生，天地共尽。先天后地，独存者性。外取风月。用虽不竭。画蛇着足，既著复刖。身椰子许，曰小天地。求诸吾身，是谓直指。

仲举铭

《仲举铭》德侍者：德[车酉]如毛，民鲜克举。孰能举之，惟仲山甫。古往可复，仲

也岂无。[日希]颜之人，亦颜之徒。已上俱《北石间文集》

六悔铭

【夷坚续志】：冠莱公尝作六悔铭。曰：官行私曲失时悔，富不俭用贫时悔。艺不少学

八千二百六十九卷

过时悔，见事不学用时悔。醉发狂言醒时悔安不将息病时悔。此真寡悔之大法。宜以为终身之用。

万佛影铭

【广弘明集】：佛影今在西， 那伽诃雏国。南山古仙石室中， 度流沙从经道， 去此一万五千八百五十里。夫滞于近习，不达希世之闻。抗常永日，罕怀事外之感。是使尘想制于玄襟，天罗纲其神虑，若以之穷龄，则此生岂遇以之希心，则开悟靡期，于是发愤忘食，情百其慨。静虑闲夜，理契其心。尔乃恩沾九泽之惠，三复无缘之慈。妙寻法身之应，以神不言之化，化不以方，唯其所感。慈不以缘冥怀自得。譬日月丽天，光影弥晖，群品熙荣，有情同顺，咸欣悬映之在己，罔识曲成之攸，寄妙物之谈。功尽于此，将欲拟夫幽，极以言其道，仿佛存焉。而不可论何以明之？法身之运，物也。不物物而兆其端，不图终而会其成。理玄于万化之表，数绝乎无形无名者也。若乃语其筌寄，则道无不在。是故如来，或晦先迹以崇基，或显生涂而定体，或发于莫寻之境，或相待于既有之场。独发类乎形，相待类乎影。推夫冥寄为有待耶。为无待耶，自我而观，则有间于无间矣。求之法身，原无二统，形影之分，孰[邑发]之兮。而今这闻道者，咸摹圣体于旷代之外。不悟灵应之在兹，徒知圆化之非形，而动止方其迹，岂不诬兮。远昔寻先师，奉侍历载，虽启蒙慈训托志玄籍，每想奇闻，以笃其诚。遇西域沙门，辄[氵食]游方之说，故知有佛影而传者，尚未晓然。及在此山值•宾禅师，南国律学道士与昔闻，既同并是其人游历所经，因其详问，乃多有先徵。然后验神道无方，独像而寄百虑所会，非一时之感。于是悟彻其诚，应深其信。将援同契，发其真趣。故与夫随喜之贤图而铭焉。廓矣大像，理玄无名，体神入化，落影离形。道晖层严，凝映虚亭。在阴不昧，处暗愈明。婉步蝉蜕，朝宗百灵。应不同方，迹绝两冥。其一茫茫荒宇，靡劝靡奖。谈虚写容，拂空传像。相具体微，冲姿自朗。白毫吐曜，昏夜中爽。感彻乃应，扣诚发响。留音停岫，津[氵吴]冥赏。抚之有会，功弗由曩。其二旋踵忘敬，罔虑罔识。三光掩晖，万象一色。庭宇幽蔼，归涂莫测。悟之以静，震之以力。慧风虽遐，维尘攸息。匪伊玄览，孰扇其极。其二希音远流，乃眷东顾。欣风慕道，仰规玄度。妙尽毫端，运微轻素。托彩虚凝，殆映霄雾。迹以像真，理深其趣。奇兴开襟，样风引路。清气回于轩宇。昏明交而未曙。仿佛镜神仪，依希若真遇。其四铭之图之，曷营曷求。神之听之，鉴尔所修。庶兹尘轨，映彼玄流。澈情灵沼，饮和至柔。照虚应简，智落乃周。深怀冥托，霄想神游。毕命一对，长谢百尤。其五晋义熙八年，岁在壬子，五月一日，共立此台。拟像本山，因即以寄诚。虽成由人匠，而功无所加。至于岁次，星纪赤奋，若贞于大阴之墟。九月三日，乃详检别记铭之于石。爰自经始，人百其诚。道俗欣之，感遗迹以悦心。于是情以本应，事忘其劳。于时挥翰之宾，佥焉同泳，咸思存远猷，托相异闻，庶来贤之重轨，故备时人于影，集大通之会，诚非理所期至。至于伫襟遐慨，固已超夫神境矣。

原藏英国大英博物馆

佛影铭

【广弘明集】：夫大慈弘物，因感而接，接物之缘，端绪不一。难以形检，易以理测。故已备载，经传其着记论矣。虽舟壑缅谢，像法犹在，感运钦风，日月弥深。法显道人，至自祗洹。且说佛影，偏为灵奇。幽严嵌壁，若有存形。容仪端庄，相好具足。莫知始终，常自湛然。庐山法师，闻风而悦，于是随喜幽室，即考空岩。北枕峻岭，南映彪涧。摹拟遗量，寄托清彩。岂惟像形也。笃故亦传心者极矣。道秉道人，远宣意旨命。余掣铭以充，刊刻石铭所始，实由功被，未有道宗崇大若此之比。岂浅思肤学所能宣述，事经徂谢。永眷罔已，辄磬竭劣薄，以诺心许。微猷秘奥，万不写一。庶推诚心，颇感群物。飞号鸟有革音之期，阐提获自拔之路，当相寻于净土，解颜于道场。圣不我欺，致果必报，援笔兴言，情迫其慨。群生因染，六趣牵经。七识迭用，九居屡迁，剧兮五阴卷矣。四缘遍使转轮，若根辶屯辶•，辶屯辶•，未已。转轮在已。四缘云薄，五阴火起。正觉，是极是理。动不伤寂，行不垂止。晓尔长梦，贞尔沉讠皮。以我神明，成尔灵智。我无自我，实承其义。尔无自尔。必祛其伪。伪既多涂，义故多端。因声成韵，即色开颜。望影知易，寻响非难。形声之外，复有可观。观远表相，就近暖景。匪质匪空，莫测莫领。倚岩辉林，傍浑鉴井。借空传翠，激光发问。金好冥漠，白毫幽暖。日月居诸，故宁斯慨。曾是望僧，拥识俟对。承风遗则，矿若有概。敬图遗纵，疏鉴峻峰。周流步木阑，窈窕房。激波映墀，引月入片忽。云往拂山，风来过松。地势既美，像形亦笃。彩淡浮色，群视沉觉。若灭若无，在摹在学。由其球精，能感灵独。诚之云乎，惠亦孔续。嗟尔怀道，慎勿中惕。弱丧之推，阐提之役。反路今睹，发蒙兹觌。式厉厥心，特逝流易。敢铭灵宇，敬告震锡。

明伦堂铭

【朱晦庵集】南剑州尤溪县学《明伦堂铭》：天叙有典，匪学弗明。我作此堂，大猷是经。匪忠曷劝，匪孝曷程。咨尔学子，永观厥成。

四斋铭

【朱晦庵集】溪县学《四斋铭》《崇德斋铭》：尊我德性，希圣学兮。玩心神明，蜕污浊兮。《广业斋铭》：乐节礼乐，道中庸兮。克勤小物，奏霄公兮。《居仁斋铭》：胜

己之私，复天理兮。宅此广居，纯不己兮。《由义斋铭》：羞恶尔汝，勉扩克兮。遵彼大路，行无穷兮。更同安县学《四斋铭》学旧有四斋，许同年去其半，以省长谕具员之冗。故唯两斋，而四门如故，又皆错乱，不得其所，至于命名之义，亦有未安。盖如汇征之名，乃学优而仕之，事非学者所宜先也。揭而名之，是以利禄诱人，岂教者之意兮。今叹复四斋之旧，以志道才 处德依仁，游艺目之东西相次，自北而南诵习之，区各依旧贯易日新，长谕为志

八千二百六十九卷

道长谕，汇征长谕为游艺长谕。其据德依仁两斋，请学谕直，学选本位学生权充斋长，或斋谕许随，众升堂听讲，本学更不差人以塞希觊之路，诸职事以为如何？幸与诸生议以见告条其便，不便者，熹且罢行之。嘉禾郡《四斋铭》《外仁斋铭》：里有仁马，择之而处。颠沛造次，不离其所。蓬因麻直，丝以染迁。渐磨而化，物我皆然。《好义斋铭》：质直无耶，所存在义。行而宜之，勿放于利。无适无莫，匪骄匪吝。推之邦家，其远可信。《复礼斋铭》：湛然一性，中有觉知。感物而动，私欲害之。约之以礼，勿顺乎非。不远而复，颜氏庶几。《近智斋铭》：仲尼之圣，颜子之贤。好学不厌，智斯仕焉。勉强师之，其德日起。知之而好，斯近智矣。

【袁蒙斋集】《达原斋铭》：泉始达，流涓涓。泉有自，道孰先。满宇宙，无非原。日用间，井井然。问礼乐，吾何之。《止善斋铭》：兼山艮，艮其背。何所止，善之至。静乎是，动乎是。既曰动，曷谓止。听绵蛮，会斯意。《存诚斋铭》：诚本存，贵存存。不可睹，不可闻。可睹闻，皆乾坤。邪既闲，纯乎纯。欲闲邪，礼是门。《养正斋铭》：物始生，命曰蒙。赤子心，天心通。本自正，养何功。养乃固，生不穷。非助长，常融融。

唯塾铭

【宋方秋崖集】：一贯之传，曾氏子家学也。余取以名番易，曾虞之塾曰唯，则为之铭。方人者赐起予者谪。于道则远，向若望洋。昔者曾子，维圣所许。微兮果艺，厥妙维鲁。吾道之一，匪言可传。受授一唯，口耳俱捐。中心为忠，如心为恕。咨尔门人，于手为赘。勉兮闻孔，归其揭之。勿迂以高，勿狭以卑。毋曰忘言，又焉容力。三省吾身，其自兹入。

书铭

【笠择丛书】：太古之时，何尝有欺。逮丁结绳，民始相疑。画卦造书，圣人之为。图载文字，厥初弗知。惟简惟牍，断竹折木。累必克庭，负必折轴。韦[乡豆]一绝，错乱名目。寝务轻省，[才寿木台]剥谷。胶啜番番，恣其所便。虫篆更隶，形模易宣。上下今古，卷矜蝉联。薰曝蠹郁，庇乎不坚。又取珉石，琢磨雕镌。由简牍下，其存四迁。玺印草号，殷动识焉。其巧益甚，其讹益繁。盟契质要，朝成夕反。诰哲制令，尾达首言。浅檄奏报，离方就圆。录注传记，且雠美伶。铭[讠禾]碑表，虚功妄贤。歌咏赋颂，多思谄权。在简牍者，埋没坏烂。无遗简编，嗣以[木台]谷。其留最延，错缪颠倒。龙蒙弗删，在珉石者。固宠纳赂，惟辞是妍。

凿既毕，名声泯然。尧舜之道，以人为传。有死必继，流乎亿年。官斥诈伪，焚烧弃捐。复似太古，结绳之前。

书字铭

【朱晦庵集】：明道先生曰：某书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　　握管濡毫，伸纸行墨。一在其中，点点画画。放意则荒，取妍则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原藏英国大英博物馆

书厨子号铭

【朱晦庵集】藏书阁书《厨子号铭》：于穆元圣，继天测灵。出此谟训，惠我光明。永言宝之，匪金厥。含英咀实，百世其承。

写照铭

【朱晦庵集】：乾道九年岁在癸巳，予年四十有四，而容发凋悴，遽已如此。然亦将修身以毕此生而已。无他念也。福唐士元为予写照，因名其上以自戒云。

丛书铭

【宋曾丰樽斋集】铭并序：清江乡贡进士邹师韩，揭其家塾曰丛书，属余为记，余适坐官纷，而师韩又怵于归，立顷不容冥搜，姑从省文法，而为铭曰：万物华前，或耽以娱。君岂恶华，而易以书。问书几何，淆签乱。姑撮其概，经史子集。君味其间，经辟则醪。至史子集，漉馀而糟。吾书六经，吾道一贯。以书[耳氐]经，犹物之玩。况吾书外，复以他乱。君曰太初，并经则无。文字生焉，精[牛角]已具。一非不足，万非有馀。吾斋吾名，吾何择夫精[牛角]。

釜仪铭

【元姚牧庵集】：不可体形，莫大大也。无竞维人，仰釜载也。六尺为深，广自倍也。兼深广倍，挈釜充也。环凿为沼，准以溉也。辨方正位，日子卦也。衡缩度中，平斜再也。叙起南极，平釜镦也。小大必周，入地画也。始周寝断，浸极外也。极入地深，四十太也。北九十一，赤道[齿介]也。列刻五十，六时配也。衡竿加卦，巽坤内也。以负缩竿，子午对也。首旋机板，窍纳芥也。上下悬直，与镦会也。视日漏光，何度在也。阳谷朝宾，夕饯昧也。寒署发敛，验进退也。薄蚀终起，鉴生杀也。以避赫义，夺目害也。南北之偏，亦可概也。极浅十七，林邑界也。黄道夏高，人所戴也。夏永冬短，犹小差也。深五十奇，铁勒塞也。黄道寝平，冬尽晦也。夏则不暮，永短最也。安浑宜夜，昕穹盖也。六天之书，言殊话也。一仪之揆，孰善悖也。以指为告，无烦[口家]也。暗资以明，疑者沛也。智者是之，胶者怪也。古今巧历，不忆辈也。非让不为，思不逮也。将规天朕，造物爱也。其有俟然，昭圣代也。

泰山砺兮，河如带也。黄金不磨，悠久赖也。鬼神禁诃，勿铭坏也。

汉律准铭

【元赵忠斋集】：昔有熊氏，段[山解]谷之管，定律吕之声。至汉八世郎中，京房习焦延寿

八千二百六十九卷

之，学察六律五声之音，帝遣谏议大夫及太子太传问之乐府，其言以为六十律相生之法，始于黄钟，毕于中吕，而十二律焉马。自中吕上生，至于南宫而六十律成焉。是犹八卦变为六十四也。夫竹声微而难知。故作准以定之，其状如瑟，长一丈，而弦十三，下画分寸以为六十，则清浊之节，咸在焉。故不可以无述谨，摭其实而铭之曰：竹生山解谷，截之冷纶。黄钟九寸，是则是遵。奈何世变，灭学于秦。汉室草创，张苍首询。分数难晓，竹声杂陈。洞究其昔，京房小臣。请诸其师，延寿焦君。乃仿瑟制。律准一新。弦施十三，中画寸分。检摄草木，靡不纯纯。皇帝御殿，和气氤氤。后世之赖，鉴此诗铭。

新仪铭

【元姚牧庵集】：旧仪昆命，六合包外。经纬纵横，天常斜带。三辰内旋，黄赤道交。其中四游，俯仰钧箫。几今改为，皆析而异。取其疏明，无窒于目示。四游两轴，二极是当。南轴下贯，赤道天常。天常不摇，则乾安静。上镂百刻，及时初正。赤道上载，周列经星。二百六十，五度奇赢。紫微安加，北极攸戴。穹然突出，状同倚盖。别置立运，下履地平。错勒干隅，十二子名。五环挈周，丈有八尺。紫微等之，三旋在一。六环之安，三负衡旋。衡缀规距，随捩流迁。欲知出地，究兹立运。去极几何，即游是问。赤道重衡，四弦末张。上弦北轴，移影相望。策日用一，推星兼二。定距入宿。两侯齐目示。巍巍其高，漠漠其遥。荡荡其大，赫赫其昭。孰曰无形，而艰赜考。明乎制器，运掌有道。法田简而中，用密不穷。历较古陈，未与侔工。猗欤皇元，发帝之蕴。廾厥义和，万世其训。

藏书铭

【元李太初集】草堂书院《藏书铭》：秘阁山尧鹿于层霄。群公在天，远不可招。圣贤焦之书，有图有籍。如山如渊，浩不可觌。矧兹蜀都，阻于一隅。去之万里，孰云能徂。惟兹达可，有测斯念。稽于版籍，询于文献。北燕南越，西陕东吴。有刻则售，有本则书。仆输肩赤，车递牛汗。厥数维何，二十七万。载之以舟，入于蜀江。江神护呵，翼其帆田樯。爰至爰止，邦人悦喜。藏之石室，以永厥美。昔无者有，昔旧者新。廾此士子，怀君之仁。朝承于公，夕副于室。家有其传，维君之德。在昔文翁，肇兹戎功。建学立师，惠于蜀邦。维兹达可，宜世作配。惠兹蜀邦，罔有内外。嗟嗟士子，尚其勉施。毋负于君，惟千万年。

浑象铭

【元杨桓集】：于昭圣皇，德惟天希。密察乾坤，动符化机。乃命大史。考顺求违。制器象天，具体而微。度数棋布，星次珠辉。道分黄赤，拟议玄规。两极低昂，中主璇玑。贾方象地，极枢以维。地本天亟，术取外围。反而观之，其趣同归。休虽至约，用足明大。象设目前，人居天外。观天之里，合象之背。日月交错，五行进退。造化无穷，不出雨户内。始终参求，简仪是配。于昭圣皇。夙夜脊思。先天天合，后天本时。先后惟天，圣皇

无为。

原藏英国大英博物馆

简仪铭

【元姚牧庵集】：旧仪昆仑，六合包外。经纬从横，大常袤带。三辰内循，黄赤道交。其中四游，[兆页]仰钧箫。凡今改为，皆析而异。繇能疏明，无窒于视。四游两轴，二极是水当。南轴攸口，下乃天常。维北欹倾，取轴架应。镂以百刻，及时初正。赤道上载，周列经星。三百六十，五度奇赢。地平安加，立运所履。错勒干隅，若十二子。五环三旋，四衡挈焉。两缀规距，随捩留迁。欲知出地，究兹立运。去极风何，即游是问，赤道重衡，四弦末张。上结北轴，移景相望。测日用一，推星兼二。定距入宿，两侯齐视。巍巍其高，莫莫其遥。荡荡其大，赫赫其昭。步仞之间，肆所赜考。明乎制器。运掌有道。[氵去]田简而中，用密不穷。历校古陈，未与侔功。猗欤皇元，发帝之蕴。廾厥义和，万世其训。

赐砚铭

【宋叶石林集】：绍兴己未六月，臣某待罪建康。之明年，皇帝以所尝御砚赐臣，臣某谨再拜稽首而为之铭曰：咸池之渊，奎钧所直。发为天地，号领攸出。惟太山云，霄寸万方。帝泽之储，而臣之藏。

【宋孙氏】《谢景思提举砚铭》：擘凤味，磔鼠须。汗绿竹。编青蒲。[纟由]金匮，论石渠。记先友，读父书。

爱民铭

【元孛木鲁[羽中]】：知许州刘侯爱民铭：　至大元年秋，奉直大夫许守刘侯既终更矣。郡缙绅选择田浦城，刘兴国，及旧家望族郡人之父兄长者，谋[免刂]侯字民之政于石。属笔小子[羽中]恳让不获，敢迹侯行事[讠巽]次之，大德龙集乙巳，夏六月，侯下车，家政斩然，阗无杂谒。其在猷为，苟有利民。无或不举，许北趾于汴。南揖淮楚，素号多事侯。材识精敏，百务丛剧，声容舒徐。刃婴而节解，吏无稽牍。狱无[木尼]论，不尚苛猛，而凛不可犯。自公而优，入则杜门端宴，游泳典籍。出则宾礼先觉，隆奖学校。三时既隙，则帅郡属。叩校官请益经史，亲为之侣，繇是郡政翕然，侠泽物仁而有方。耕凿树畜求底实效。及终三年，诸军薮牧，外立丘陵，原隰垦辟殆尽，初效农贸谷市侩，连郡豪徼籴外关，擅轻重以售　弱胥困，乃立斗斛市，距州治重协籴，翔价之法，趋者如归，籴虽升合以上，无敢摧[血阝]，民农两利之侯，以事出，法渐弛，复袭旧，至杖人驵数人，法后立，民颂歌之，岁丙午，河南诸郡饥流瘠，日至春，谷价勃涌，首发私庾大缩价，听民籴，募富民粟数万鳞，出粜市虑，籴有不均也。于诸社责其长，日阅数赋与之，夏雨[片戈]麦，

得请出郡廪。积年鼠耗凿米，薄价纾民。春夏徂秋，无凋瘵者。明年荐饥赢莩狼臭，请省去公缗赈之民，为苏中统抵大德，凡所立有司法程讨阅簿书，汇帙广支置而据守不，故勇于拯民，而善御其害，省大核屯田，临颖邓文口民稻田三百顷。人有说省曰：此古屯也。可复筑之，下侯按

八千二百六十九卷

实之。侯按至元中，司农研水利，拓民业，隆平生息之道也。业此皆三四十年，暴取之，民措何地？省不韪，以兵民恫疾之状，迭陈不可卒止，宣徽岁遣使征羊马。法三十取一，西至则肆虐取，人莫谁何度其至。令县民大书其法于十壁，患遂止，程约五县繇赋齐均，凡出钱县官，市物民间曰：和买。民产所有犹未易供，无之则估百倍赋官，郡县苦督责无敢拒，贪肆者亦阴幸渔猎。虽疮，其民不恤，侯深患之，上有均赋之，苟无之，扰简覆陈，不允不止。鄢陵扶沟产红蓝，猝不时买钜万，时其地年歉而蓝雾，民大惊蹙。省以侯敏干略趣买之，相其故力请罢之，是不独仁于许。又以仁其邻也。省檄论囚荆南，时荆楚大水，民饥，归请撤禁山泽以活，危垫省移中书如请，民济于陀，是其泽不独囿于近，又有以及其远也。其听讼明察，而果哀矜恻怛，未始不行其间，襄城南距湛河，与叶交坏，弃民之盐取解池，齐盐止襄旧树，石河之南，镌以画盐之法，叶令妄徒而北。侵襄民近穴百家，嗾漕属以其法酷井之，两县飞状斗辩，叶引陕漕合攻襄以危法。时侯偕省使者，会决之。卒，以理摧叶，复石旧疆民底宁，河南先民疏上旷，田价至弱。虽有质鬻，而契券阔略卣莽，逮今民日生集，丛灌莽，尽化膏沃。价倍十百，斗阅滋炽。豢吏蠹法，孔亢棼出。至有绵旷岁时而莫之决者。侯既清白，复详听览而洞情伪，由是徵非，至未半岁，决以百数，讼为襄民。葛英女嫁而奔人。英迹之，获他妇惮严其舅姑而私窜外者，置家令妻教[土胥]族事。如其女返魂他尸者，归[土胥]不纳。一男子果争之，论不决，侯行县诰之，情立出。民有以计诬墨其同行者，讼县。醉亡楮缗千狱逮人数十，讯不白。屡朔州至据地以恸，觇色诈立屈之，决囚南阳。主妇告奴其夫，三日死。榜楚极[忄替]毒狱久不立，侯谳曰：实有毒立死无少缓者，简孚狱供有究立贯之。其听决多此类也。旧水旱，祷祠桑门，羽流杂巫觋嚣[口具]无益，一不取斋祓精壹，以走群望，灵贶昭答。尝春旱，祷八龙井，明日雨大作，民有拥香拜舞治所者，人既德侯善使人而知所务。长杜尉厢僻远为创筑近郡治，使与库传，狴犴相连峙，徼循捍卫，[矛且]患无形，三皇肇立民，极令天下通祠，而旧郡祠陋，丕构新之。崇葺庙学，植桧[木百]六十四本，筑室藏书，购塑工体先贤貌影，自濂溪及紫宀宀阳，朱子像而祠于学。故实凡相交承，则帅采属厚赆礼去者，于侯又最丰终让却之。始终铢发无取，及是人益信。在政晔晔，岳牧风纪屡倚用之，轧强锄暴，在人所不敢为，侯龙不惮也。将退政之日，其下言伏如甫至谈者，伟异之名声籍上于诸公多誉藉之。交剡胜荐不一二数，士论称奉法，[血阝]民有古良二千石之风。知言者是之，侯名天孚字俗民家大名，以国书生从事。中书出判束平，移漕司，擢知冠州，遂迁许风岸崭立器度凝远，春秋方强，摅用未既加忠孝，岂弟出天禀，能以学济之，渊乎莫测也。浦城名九畴，兴国名庭瑞，皆仕焉而已者，声实素着，郡人望所推先，郡既不忍[弓耳]。忘侯德两公倡率之，人弥咨叹。其公云：[羽中]既叙其详，乃撮而诗之，庸翼郡人寥邈之，思辞曰：郡侯绳绳，三岁逆旅，孰莫我矜，侯吾父母。我饥以寒，懊我[饣甫]我。鸣柚于家，由垦在野。系我窘蹶，均恫其身。膏以雨泽，煦吾阳春。惟古立学，定民之命。治有本末，礼乐刑政。谁蔑弃之，谓能其官。我侯至止，德声如兰。士蒙[禺页禺页]，侯教载之。缙绅煌煌，侯劳来之。孰匪人兮，[卩]而玩侯法。将雉芟之，我用是恝。善达而施，天下之兼。宁独吾私，一郡是淹。车声辚日，[石隽]配琬琰。原本缺　　畴九侯迹，

予望之，其永无极。辚，民莫侯揽。有坚其[石民]

原藏英国大英博物馆

功铭

【元青阳志】青阳县尹袁君《功铭》并序：红军起颖六纵掠江淮之南，南方之地，雄自都钜镇。诸侯王之所封藩臣本司之所治，高城深隍。长戟强弩之所守环，辄碎之。既能固其围者，青阳小邑也。非有山溪之险，兵甲之利，貔貅熊虎之众，以为之冈也。昔者行戍过之，其邑屋无所毁败，其民安生乐事，无桴鼓之惊。其馆人具酒肉刍粟迎劳使者，无丧乱穷苦之态。如治平时，问其所以全，则皆其尹袁君之功也。君初游太学，举茂材，五转而尹兹邑，为人端精强重，知人情里俗，与其所疾苦而其心一以爱人为主本，民有斗讼，从容召逮，不数言折之，庭中未尝有留狱也。邑有积患之所不为理者，薅树治一切与之道利之，冗吏悍卒，不敢入县门以干其公。大家武断不敢肆虐，其绩与其过人者，其治既已张矣。乃以其暇日作伏羲神农黄帝祠祀之俾。民知所本始吉月望日，衣深衣角巾，拜谒孔子庙，止无抑其都教者，其治如此。故民德之而无畔心，及入番君即委家野处，令民为保伍，自守其地，而身逞来督[耳氏]之，相民之良者收其豪以为己用，其无良而起应者，诛冯磔无遗育至率民逆战，如武夫健将。然其勇如此。故民恃之而有竞心，卒能外捍心陵，内固根本，至于今日休也。余出入乱中，以观南方之民，或至而乱，或来而迎降。撞搪谲怪，有如鬼蜮，岂独异性人兮。由吏政不足以得民心，勇不足以振民气。贼民兴，而善者亦莫之能守也。使夫天下之吏皆得如君者，而用之，则亦何至如向者之事兮？不幸有之，则亦易治不至若是极也。今乱而甫定也。湖湘之间千里为虚，驿驰十馀日，荆棘没人，漫不见迹。青阳之民于是亦以君为有德于我也。平居称谓，皆曰：我君而不忍名字君，邑之故老与其学士，愿铭贞石，荐君功德，垂于无穷而使儒生程孔昭请乱于余，余故史氏也。于志义无所让，乃为之铭，君名俊，字孟敏，富州人也，辞曰：元受天命，并臣万邦。如山如泽，或生龙蛇。冯淮逾江，残吴啮楚。核啸厚凶，邑无完者。组兹青阳，番人所毗。日君治有政，民乱无阶。乱民来垦，廾民为伍。君先以勇，众缮厥武。民以为城，治以为兵。大邦攸畏，小邦攸[十乞]。相彼乱邦，哀骨如麻。尔父尔子，耕稼啸歌。乱之所定，棘生有剔。尔室尔家，究为安宅。君功在时，民乱弗知。既克底靖，功为君归。动其肥[羊宁]，及其旨酒。祝君无归，亦介难老，念之谓之，易由卑之。至于孙子，怀允无止。南山之华，其微如英。比于君功，民说无疆。

八千二百七十五卷

永乐大典卷之八千二百七十五　　十九庚
原藏英国大英博物馆

兵

叙　　兵

【杜佑通典】：三皇无为，天下以治。五帝行教，兵由是兴。所谓大刑用甲兵而陈诸原野，于是有辅遂之战。阪泉之师，若制得其宜则治安。失其宜则乱危。商周以前，对建五等。兵遍海内，疆弱相并。秦氏削平，罢侯置守。历代因袭，委政郡县。缅寻制度可采，唯有汉氏足徵。重兵悉在京师，四边但设亭障。又移天下豪族，辏居三辅陵邑，以为强干弱枝之势也。或有四夷侵轶则从中命将发五营骑士，六郡良家，贰师楼船，伏波下濑，咸因事立称。毕事则省，虽卫霍之勋高绩重身奉朝请，兵皆散归，斯诚得其宜也。其后若王纲解纽，主权外分，藩翰既崇，众力自盛，问鼎轻重，无代无之。如东汉之董卓、袁绍，晋之王敦、桓玄，宋谢晦、刘义宣、齐陈达、王敬则、梁侯景、陈华皎，后魏尔朱荣、高欢之类是矣。斯诚失其宜也。国朝李靖平突厥李责力灭高丽，侯群集覆高昌，苏定方夷百济。李敬玄、王孝杰、娄师德、刘审礼皆是卿相率兵御戎，戎平师还，并无久镇。其在边境，唯明烽燧。审斥堠，立障塞，备不虞而已。宀是安边之良算，为国家之永图，玄宗御极，承平岁久，天下又安，财殷力盛。开元二十年以后，邀功之将，务恢封略，以甘上心。将欲荡灭奚契丹，剪除南蛮吐蕃，丧师者失万而言一。胜敌者获一而言万，宠锡云极，骄矜遂增。哥舒翰统西方二师，安禄山统东北三师，践更之卒，俱授官名郡县之积罄为禄秩。开元初，每岁边资约用钱二百万贯。开元末，已至一千万贯。天宝末，更加四五百万矣。按兵部格，破敌战功各有差等，其授官千才一二。天宝以后，边帅怙宠，便请署官易州，遂成府坊州安台府别将果毅之类。每一制则同授千馀人，其馀可知。虽在行间，并无白身者，关辅及朔方河陇四十馀郡，河北三十馀郡。每郡官仓栗多者，百万石。少不减五十万石。给充行官禄，暨天宝末无不罄矣。糜耗天下，若斯之甚矣。于是骁将锐士善马精金，空于京师。萃于二统，边

原藏英国大英博物馆

陲势强既如此，朝廷势弱又如彼。奸人乘便乐祸。觊欲协之以害，诱之以利。禄山称兵内侮，未必素蓄凶谋，是故地逼则势疑，力侔则乱起，事理不得不然也。昔汉祖分裂土地，封建王侯，吴芮独卑弱而忠，韩彭皆强大而悖。贾谊睹七国之盛，献书云：治天下者，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若惮而不能改作，末大本小终为祸乱。文景因循莫革，遂致诛错之名，向使制置得其适宜，诸侯孰不信顺，奸谋邪计。销于胸怀，岂复有干纪作乱之事乎？语曰：朝为伊周，夕成桀跖。形势驱之而至此矣。又兵法曰：将者，人之司命，国家安危之所主。固当先之以中和，后之以材品，或未驯其性，苟求其用。授以专舌刃，委之专宰，利权一去，物情随之。噬脐之喻，不其然矣。夫戎事有国之大者，自昔智能之士皆立言作训。其胜也，或验之风鸟七曜，或忝以阴阳日辰。其教阵也，或目以天地五行，或变为龙蛇鸟兽。人之聪颖，方列轩冕，知吉凶冠婚之礼，习庆吊俯仰之容。稍或非精，则乖常度，故仲尼入庙，每事皆问，是必不免有所失也。矧其万千介夫，出自闾井，若使心存进退之令，耳听金鼓之声，手候击刺之宜，足趋鹅鹳之势，随地形而变阵，焱驰电发之疾。因我便而乘敌，胜负顷刻之间，事繁目多。应机循古，得不令众心系名数而无暇，安能奋勇锐而争利哉！以愚管窥，徒有其说，只恐虽教亦难必成，然其训士也。但使闻鼓而进，闻金而止。坐作举措，左旋右抽识旗帜指麾，习器械利便，斯可矣。其抚众也，有吮痈之恩，投醪之均，挟纩之感，行令之必。赏罚之命，斯可矣，此乃用无弱卒，战坚敌，而况以直伐曲，以顺讨逆者乎！若以风鸟可徵，则谢艾枭牙以旗而克麻秋。宋武麾折沈水而破庐循，若以日辰可凭，则邓禹因癸亥克捷。后魏乘甲子胜敌，略举一二，不其证欤。似昔贤难其道，神其事，令众心之莫测。俾指顾之皆从，语有之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诚谓得兵术之要也。以为孙武所著十三篇，旨极斯道，故知往昔行师制胜，诚皆精其理。今辄捃摭与孙武书之义相协，并颇相类者纂之。庶披卷足见，成败在斯矣。凡兵以奇胜皆因机而发， 但取事颇相类， 不必一二皆同。览之者幸察焉， 其与孙子义正相叶者， 即朱书其目。颇相类者， 即与墨书。其法制可适于今之用者， 亦附之于本目之末。又曰：甲兵之用，其来尚矣。周因井田以定兵赋，夏官司马而掌车戎。天子六军诸侯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井田之制： 地方一里为井， 井十为通， 通十为成， 成十为终， 终十为同， 同方百里， 同十为封， 封十为畿， 畿方千里有税有赋， 税以足食， 赋以足兵。故四井为邑， 四邑为丘， 丘十六井也。有戎马一匹， 牛三头， 四丘为甸， 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马四匹， 兵车一乘， 牛十二头， 甲兵三人， 步卒七十二人， 干戈备， 是谓乘马之法一同百里。堤封万井， 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园囿术路三千六百井， 定出赋六千四百井。戎马四百匹， 兵车百乘， 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一封三百一十六里， 堤封十万井， 定出赋六万， 四千井， 马四千匹。兵车千乘， 此诸侯之大者。天子畿方千里， 堤封百万井， 定出赋六十六万井。马四万匹， 兵车万乘， 于是戎马车徒干戈素具矣。术音遂。春搜夏苗，秋犭尔冬狩，讲武习艺，无阙于时。具军礼篇： 历代皆同。以九伐之法正邦国，凭弱犯寡，则生生月月之。， 犹瘦。四面削其地。贼贤害民，则伐之。暴内陵外，则土·之。土·读为土单， 谓置之空土单之地， 出其居更立其次贤也野荒

民散则削之，负固不服，则侵之。贼杀其亲，则正之。执治其罪。放弑其君，则残之。残，灭之。犯令陵政，则杜之。杜塞使不得与邻国交通。外内乱鸟兽行，则灭之。谓有禽兽之行。此禁暴静民之大略也。[注自]周衰齐晋吴楚迭为霸国，更相吞灭以至七雄。班孟坚有言曰：当是时也，吴有孙武，齐有孙膑，魏有吴起，秦有商鞅，皆擒敌立胜，垂著篇籍。故齐愍以技击彊。兵家之技者， 习手足， 使器械， 积机关， 以立攻中之胜。魏惠以武卒旧，奋盛起也。秦昭以锐士胜，锐勇利也。若齐之技击得一首，则受赐金，事小

八千二百七十五卷

敌脆，则偷可用也。偷谓苟且。事钜敌坚则涣然利矣。钜上也焕然散貌。是亡国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二属之甲。上身一，骨甲胫缴一， 凡二属也。属， 联也。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介置戈共上。胄带剑，赢三日之粮。胄兜鍪也。胄带剑者， 兜鍪而带剑也。赢谓担负之也。日中而趋百里，一日之中也。中试，则复其户，利其田宅。试之而中科条也。复谓免其 税田宅者， 给其便利之处也。如此其地虽广，其税必寡。其气力数年而衰，是衰国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狭厄，其使人也酷烈。狭， 地小也。厄， 固也。酷， 犹重厚也。烈， 猛盛也。狃之以赏庆导之以刑罚。狃串习也。使其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战无由也。功赏相长，五甲首而隶五家。

能得著甲者五人首， 使得隶役五家， 是为相君长也。是最为有数，故能四代胜于天下。然皆干赏蹈利之兵耳。未有安制矜节之理也。矜持也。虽地广兵疆，鳃鳃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轧已也。鳃， 惧貌也。轧， 践轹也。鳃， 音先祀反。轧， 音于黠反。然则齐桓晋文之兵，可谓入其域而有节制矣。入王兵之域而未尽。犹未本仁义之大统也。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锐士。直， 亦当也。秦之锐士，不可以当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敌汤武之仁义。老氏曰：善师者不阵，善阵者不战，善战者不败，善败者不亡。若大舜循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蛮夷猾夏寇贼奸宄，刑无所用，所谓善师不阵者也。汤武征伐，阵师誓众，而放擒桀纣所谓善阵不战者也。齐桓南服强楚，使贡周室，北伐山戎，为燕开路，存亡继绝，功为伯首。所谓善战不败者也。楚昭王遭阖庐之祸，国火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返矣，何患无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贤也。〞相与从之，或奔走赴秦，号哭请救。秦人为之出兵，昭王返国，所谓善败不亡者也。若秦因四代之胜拒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徒夺其牙爪，禽猎六国，以并天下，穷武极诈。士民不附，卒隶之徒，还为雠敌，焱起云合，果共轧之，斯为下矣。焱音标。管子曰：夫为兵之数，存乎聚财。论工，告军器。制器，兵器。选士、政教、军中号令。服习、谓使习武艺。遍知天下，谓遍知其地形隘易主将工拙。士卒勇怯也。明于机数，此八者皆须无敌，故兵未出境而无敌者。八者悉备，然后以正天下。又曰：凡人之所以守战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或守， 或战。虽复至死， 不敢恃之以德于上， 则有数存焉于其间。故至于此也。曰大者亲戚坟墓之所在也，一变。田宅富厚足居也。二变。不然，则州党与宗族足怀乐。三变。不然，则上之教训习俗慈爱之于民也厚，无所往得之也。君之思厚， 皆在于民，无所他往， 故得民致死。四变也。不然，则山林泽谷之利足生也。五变。不然，地形险阻易守而难攻也，六变。不然，则罚严而可畏也，赏明而足劝也。七变。不然，则有深怨于敌人也，八变。不然，则有厚功于上也。功厚则禄多， 故亦自为战而德于君。九变。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利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将。不战之卒而幸以胜。此兵之三暗。汉文帝时，匈奴屡入寇，晁错上书论备边之要，其略曰：丈五沟渐车之水，渐音子廉反。陵阜崎岖，积石相接，此步兵之地。车骑五不当一，平原广泽，漫衍相属，此车骑之地。步兵十不当一。候视相及，川谷分限，此弓弩之地，刀盾三不当一。草木蒙笼，枝叶蔚茂，此矛铤延之地，长戟二不当一。穹崇险隘，阻厄相视，此刀盾之地，弓弩二不当一。卫公李靖

曰： 危阪高陵， 溪谷阻难， 则用步卒。平原广衍， 草浅地坚， 则用车追奔逐北。乘虚猎散， 反覆百里， 则骑。故步为腹心， 车为羽翼， 骑为耳目三者相待忝合乃行。宋文帝元嘉中，每岁为后魏侵境，令朝臣博议何承天，陈备边之要，其大略：一曰移远就近，以实内地。二曰浚复城隍，以增[山且]防。三日纂偶车羊，以饰戎械。四日计丁课役，勿使有阙。

原藏英国大英博物馆

【宋仁宗神武礻心略】《叙兵》：兵之所由来远矣。与民皆生含血之患，见犯则校，况于人乎！人怀好恶喜怒之气，喜则爱心生，怒则毒螫加，情性之常理也。人生而静，感物而动，物之感人无穷，则人化于物，是以有悖逆诈伪之心，淫氵失作乱之事。强者协弱，众者暴寡，智者诈愚，勇者苦怯。又何况生而有好利，故争夺生。生而有嫉恶，故残贼生。圣人于是立德以化之制礼以导之，化导之不革，则有设禁以防之。作刑以威之。刑者，法乎天之震曜，时之肃杀，甲兵乃刑之大者，淳古之世。至治之极，尚有阪泉之征，共工之阵，丹浦之战，有苗之伐。施及周宣，兵定天下。天下既定，戢弓戢戈而犹立司马之官，设六军之众，作九伐之法，以正邦国，以伐有罪。周道既衰，诸侯立政，王制隳弛，师旅亟动。于是齐桓有内政之令，晋文有被庐之法。其行师致霸之道，盖务随时而求欲速也。至于战国，豪桀并起，因势辅时，作为权谲。故险谋变化出奇设伏之计，兴焉汤武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彼齐桓、晋文、楚庄、吴阖庐、越勾践，入王兵之域而未尽焉。末世穷武力，以快虎狼之贪，杀人盈城，流血满野，斯为下矣。凡诛暴乱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已。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人民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天之道岂不亏盈益谦，抑高而举下者乎！是以善为国者不师，谓邻国望我欢若亲戚也。善师者不阵，谓上将伐谋也。善阵者不战，谓军阵严整，敌望而畏之也。善战者不死，谓投兵胜地，避实攻虚也。善死者不亡，谓民尽其命无奔背散亡也。夫兵锋气舀炎焱厉火烈，虽如所愿，动亦耗病，盖愁苦之气，伤阴阳之和。老子所谓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不戢自焚，可以深戒。议者又欲消兵去战，专以柔道而治，亦未为得也。何者？一文一武，相为表里，文经之武纬之，经纬不爽，而其理得矣。天生五材，谁能去兵，鞭朴不可弛于家，刑罚不可废于国，征伐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

本末，行之有逆顺耳。秀茂之木不能无蝎蠹，治平之世不能无暴悖，善牧者必去害群，则良马阜蕃。善田者，必去莨莠，则嘉禾滋植。君人者，不能消遏乱源，扶卫良民，乃隶圉老农之不若也。今国家混一区宇，边陲不耸，夙夜惟持盈虑危之戒。治兵经武，安可暂废。若耀武玩黩，则吾岂敢。昔有弃氏之君修德废武，有唐氏灭之。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夏侯氏伐之。晋武帝平吴之后，去州郡武备，及寇贼起，皆无以备，不能制。唐明皇承平日久，禁卫皆市井商贩之徒，人不知战。安史作乱，无以御其凶威。故曰好战者亡，忘战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总而言之，帝王兴师必本仁义，仁者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也，

义者存理故，恶人之乱之也。仁兵之出，若生物之仰时雨焉。义兵之行，若病者之待良药焉。将以利物不以害

八千二百七十五卷

物，将以救之非以危之。战以时动，动以时至，以安以和，有畏有怀，助帝王之利器，举天下而无敌者，不其美欤！不其美欤！

【太平御览】《叙兵》：世本曰：蚩尤作兵。宋襄注曰： 蚩尤神农臣也。春秋元命苞曰：蚩尤虎卷威文，立兵。宋均注曰： 卷手也， 手文威字也。书曰：洪范八政八曰师。大戴礼曰：鲁哀公问孔曰：〝 蚩尤作兵与？〞孔子曰：〝 蚩尤庶人之贪者也。反利无义以丧厥身，何兵之能作与？民皆生也！左传曰：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 又曰：举不失德，赏不失劳，老有加惠，旅有施舍，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又曰：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又曰：师直为壮，曲为老。又曰：师克在和，不在众。谷梁传曰：善为国者不师，善师者不阵，善阵者不战，善战者不死。国语曰：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注曰： 玩黩震惧也。家语曰：哀公问曰：〝寡人欲吾国小则能守，大则能攻，共道若何？孔子曰：〝使君朝廷有礼，上下和亲，天下百姓皆君之民也。将谁攻焉？苟违此道，民叛如归，皆君之雠，将谁守焉〞？公曰：〝 善哉！〞于是废泽梁之禁，弛关之税，以惠百姓。 史记范蠡云：兵者，凶器；战者，逆德。 汉书曰：兵家者，盖出古司马之职，王官之武备矣。后世烁金为刃，割革为甲，器械甚备，不及汤武受命。次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一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六家。又刑法志曰：自黄帝有涿鹿之战，以定火灾。颛顼有共工之阵，以定水灾。唐虞之际，至治之世，犹流共工，放欢兜窜三苗，殛鲧然后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犹立司马之官，设六军之众，因井田而制军赋焉。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万井，出军赋六十四万井，戎马四万匹，兵车万乘，故称万乘之主。戎马车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搜，夏蚤舍以苗，秋治兵以[illegible]，冬大阅以狩，皆以农隙以讲武事焉。连帅比年，简车率正，三年简徒群牧五载大简车徒，此先生为国立战足兵之大略也。

又曰：夫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辅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则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则威之所制者广。三代之盛，至于刑措兵寝者，以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所极功也。老子曰：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秘有凶年。

又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又曰：是以君子则贵左，故吉事尚左，丧事居右。是以偏将军处左，上将军处右。战胜以丧礼处之也。

又曰：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

又曰：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

又曰：以政治国，以奇用兵。

黄石公记曰：将所以有为威者，号令也。战所以全胜者，军正也。士所以轻战者，用兵也。故战如风发，勇如河决，众可望而不可当，可下而不可胜也。

黄石公三略曰：圣王之制兵也，非好乐之也，将以诛暴也，暴者， 谓乱国贼民。夫以义诛不义，决江河溉萤火，其克必也。

商君书曰：夫民情好爵禄而畏刑罚。人君设此二者以御民。夫民力尽而名随之，功立而赏随之，君能使其民信此，明于日月，则兵无敌也。

又曰：古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兵所自者尚矣。与始有民俱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于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黄炎，固用水火矣。黄帝炎帝。共工，固欲作难矣。高辛氏争为帝， 而亡之也。五帝固相与争矣。

又曰：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利其害也。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故胜

原藏英国大英博物馆

为长，长帅，长则尤不足以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于君，君之立，出于长，长之立，出于争，争斗之所自来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也。

又曰：家无怒笞，则竖子婴儿之有过也立见。天下无伐，则诸侯之相暴也立见。故怒笞不可偃于家，刑罚不可偃于国，诛伐不可偃于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故古之圣主，有义兵而无偃兵。夫有以[illegible]壶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有以丧国兵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之不可偃也。

又曰：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兴凶器，行凶德，不得已也。

又曰：人情欲生而恶死，欲荣而恶辱。死生荣辱之道，一则三军之士可使一心矣。凡军欲其众也，心欲其一也。三军一心，则令可使无敌矣。故曰：其令强者，其敌弱。其令信者，其敌诎，先胜之于此，则必胜之于彼矣。

又曰：古之至兵，士民未合而威已谕矣。敌已服矣。岂必用旌穴穴鼓干戈兮？故善谕威者，于其未发也，于其未通也。目目乎莫知其情，此之谓至威之诚也。

又曰：凡兵用急疾捷先，欲急疾捷先之道，在于知缓徐迟后，缓徐迟后，急疾捷先之分也。急疾捷先，所以决义兵之胜也。

又曰：虽有江河之险，则陵之；虽有大山之塞则陷之。并气抟精，心无有虑，犹预之虑。目无有视，耳无所闻，壹诸武而已矣。

又曰：万乘之国，外之不可以距敌，内这不得以守固，其民非不可以用也。不得所以用之术也。不得所以用之术，国虽大，势虽便，卒虽众，何益也。

淮南子曰：神莫贵于天，势莫便于地，动莫急于时，用莫利于人，知此四者，兵之干植也。然待道而后行，可一用也。

又曰：古之兵，弓剑而已矣。糟柔无系，修戟无刺。糟柔木无系， 无铁刃也， 刺锋也， 糟读如曹。晚世之兵，隆冲以攻，渠[illegible]以守。隆高也， 冲所以临敌城冲突怀之渠渐也。一日渠， 甲名，[illegible]所以御也。连弩以射，销车以斗，车弓弩通一弦以牛挽之， 以刃著左右为机开发。又曰：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黄口幼少也， 二毛有白发。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治者，今之所以为乱也。又曰：夫神农伏羲，不施赏罚而民不为非。然而为政者，不能废法而治民。不能及神农伏羲也。舜执干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能释甲兵而制强暴。不能及舜也。由此观之，法度者所以论民俗，而节缓急也。

桓范世要论曰：太古之初，民始有知则分争。分争群群，则智者为之君长。君长立，则兴兵所从来久矣。虽圣帝明王弗能废也，但用之以道耳。故黄帝战于阪泉，尧伐驩兜，

舜征有苗，夏禹殷汤周之文武，皆用师克伐，以取天下焉。又曰：圣人之用兵也，将以利物，不以害物也，将以救亡，非以危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也。以为战者危事，兵者凶器，不欲令好用之，故制法遗后命将出师虽胜敌而反，犹以丧礼处之，明弗乐也。故曰：好战者亡，忘战者危，不好不忘，天下之王也。

又曰：夫兵之要，在于修政，修政之要在于得民心，得民心在于利之也。要仁以受之，义以理之，故六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远。民臣不附，汤武不能以立功。故兵之要在于得众，得众者善政之谓也。善政者，恤民之患，除民之害。故政善于内，则兵强于外也。

杜恕论曰：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谁能去兵，故兵之来也。久矣。所以威不轨而昭文德，所以讨强暴而除残贼也。圣人以兴，乱人以废，废兴存亡，皆兵之由也。昔五帝不能偃，况衰世乎！

又曰：滥杀无辜之民，以养不义之君，非兵之体也。殚天下之财，以赡一人之求，非兵之体也。怙其率卒之强，矜其变诈之，谋欲以立威成名，非兵之体也。虏其君，隶其臣，迁其社，易其民，非兵之体也。故夫霸王之用兵也，始之以义，终之以仁，将以存亡，非以亡存也。将以禁暴，

八千二百七十五卷

以为暴也。

又曰：兵之来也，以除不义而授德。克其国而不伤其民，废其君而不易其政，尊其俊士，显其贤良，赈其孤寡，恤其穷困，百姓闻之，欣然箪食壶浆以迎其君，彳奚之迟也，以汤武之师，用兵上也。谁与交锋而接刃哉。

又曰：所谓善用兵者，先弱敌而后战者也。若乃征之以义，以责其过。振之以武，以威其淫，怀之以德，以誓其民，置之以仁，以救其危，此四者用兵之体，所谓因民之欲，乘民之力也。

又曰：治国家，理境内，施仁义，布德惠，明劝赏黜幽昧，功臣附亲，士卒和辑。上下一心，君臣同德，指麾而响应，此上兵之体也。地广民众，主贤将能，国富赏罚信，未至交兵而敌人亡遁，此次兵之体也。知地之形，因险厄之利，明奇正之变，审进退之宜，援桴而鼓之。黄尘四起，乃以决胜，此用兵之下，非兵之体也。

又曰：夫德义足以怀天下之民，事业足以当天下之急，选举足以得贤才之用，则兵之所加，若劲风振槁，此兵之体也。监铁论曰：兵者，凶器也。甲坚兵利，为天下殃，其母制子故能久长。圣人法之，厌而不伤。

蒋子万机论曰：夫虎之为兽，水牛之为畜，殆其兵矣。夫虎爪牙既锋，胆力无伍。至于即豕也，卑附而下之，必有扼喉之获。夫水牛不便速，角又乔竦，然处郊之野，朋游屯行，部队相伍。及其寝宿，因阵反御，若见确虎抵角，牛希确害矣。若用兵恃强，必鉴于虎。居弱必诫水牛，可谓攻取屠城，而守必能全者也。

刘向新序曰：上古之时，其民敦朴，故三皇教而不诛，无师而威。故善为国者，不师三皇之德也。至于五帝，有师旅之备而无用欤，故善师者，不阵五帝之谓也。汤伐桀，文王伐崇，武王伐纣，皆阵而不战，故善阵者不战，三王之谓也。及夏后之伐有扈，殷高宗讨鬼方，周宣王之征熏鬻，而不血刃皆仁圣之惠，时化之风也。至齐桓侵蔡而蔡溃，伐楚而楚服，而强楚以致苞茅之贡于周室，北伐山戎，使奉朝觐，三存亡，一继绝，九合诸侯，匡天下，衣裳之会十有一。尝有大战亦不血刃。至晋文公设虎皮之威，阵曳柴之伪，以破楚师而安中国。故曰：善战者，不死。晋文公之谓也。楚昭王遭阖庐之祸国灭，昭王出亡，父老迎而送之。昭王曰："寡人不仁，不能守社稷。父老返矣，可无尤。寡人且从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若此其贤也"。及申包胥请救，哭秦庭七日，秦君怜而救之。秦楚同心，遂走吴师。昭王反国，故善死者不亡。昭王之谓也。是故自晋文公以下至战国，而暴兵始众，于是以强并弱，以大吞小。故强国务攻，弱国备守，合从连衡，群相攻伐，故

战则称孙吴，守则称墨翟。至秦而以兵并天下，穷兵极武而亡。及项羽尚暴而火汉，以宽仁而兴，故能扫除秦之苛暴矣。孝武皇帝攘服四夷，其后天下安然，故世之为。兵者，其行事略可观也。

又曰：乐毅以弱燕破强齐七十馀城者，齐无法故也。孙武以三万破楚二十万者，楚无法故也。韩信以寡破赵数万者，赵无法故也。近者曹操以八千破袁绍五万者，袁无法故也。此五子能以少克多者，军有法故也。故用兵无法，犹乘舟无楫。登马而不勒，是以良将思计如饥。存法如渴，所以战必胜，攻必拔也。陈琳书曰：王者之师，有征无战。

永乐大典卷之八千三百三十九　　十九庚

原藏北京图书馆

兵

兵　守

【孙子】：四战之国贵守战，负海之国贵攻战。四战之国，好举兴兵以距四邻者，国危。四邻之国一兴事，而已四兴军。故曰国危。四战之国，不能以万室之邑，舍钜万之军者，其国危。故曰四战之国，务在守战。守有城之邑，不知以死人之力，与客生力战，其城拔者，死人之力也。客不尽夷城，客无从入。此谓以死人之力，与客生力战，城尽夷。客若有从入，则客必罢，中人必佚矣。以佚力与罢力战，此谓以生人力与客死力战，皆曰围城之患。患不尽死而已。此三者，非患不足，将之过也。守城之道，重在城也。故曰客治簿檄，三军之多分矣。客之候军之效，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此为之三军。壮男之军使盛食励兵，陈而待敌。壮女之军使盛食负垒，陈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为险阻，反耕格阱，发梁彻屋，给徒从之不洽而之，使客无得以助攻备。老弱之军，使牧牛马羊彘，草木之可食者，收而食之。以获其壮男女之食。而慎使三军无相遇，壮男遇壮女之军，则男贵女而奸，民有从谋而国亡喜。与其恐有蚤闻，勇民不战。壮男壮女遇老弱之军，则老使壮悲，弱使强怜，悲怜在心，则使勇民更虑，而怯民不战。故曰慎使三军无相遇，此盛力之道。

【续后汉书】《兵守》：兵之为守尚矣，凡建侯树，屏列之采卫，皆以守卫中国。分乡置遂，赋之师旅，皆以守卫京师。设防会禁，统之方伯，皆以守卫列国。边徼则有戎役，宫闱则有环列，皆所以为守也。故兵为天下之大闲，谨其所守，相为维捍，则天下安且固矣。孔子作春秋，每致责于守土之君，以存天下之闲。天子，守天下者也，有道则守在四夷至于出居于郑，失其所守则不足为王。城成周而所守愈隘，不足以为京师，是以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无以为闲也。诸侯，守国者也，有道则守在四邻，至于郓溃而居乾侯，失其所守则不足为公，浚洙而中城所守愈小，不足以为都邑，是以礼乐征伐自大夫出，无以为闲也。且社稷人民，天子所授，祖宗世守，故不敢授人而自弃。强暴侵夺，力竭弗支，死之可也，固结其民去而复国避之可也。故国君死，社稷曰灭，灭之者有罪，灭者无罪而为义，其国灭而书奔者托于诸侯，有复国之道而为权。齐侯灭纪不曰灭，纪侯之奔不曰奔，特书纪侯大去其国。既不能死社稷，又不能固结其民，而复国特

悻然，蔑弃宗社去而不返尔，故曰大去不当去也。至于梁伯亟城而弗处民，疲而弗堪，为秦所取，书曰：梁亡自亡之也。莒城恶恃陋而不为备，一日而楚克具三都，书曰：楚人入郓，自取之也。此天子

八千三百三十九卷

侯守土捍城之大法也。若夫战攻于外，则必有居守于内，以为本根。进有所恃，退有所归，股肱心腹相为表里。故宣王外攘夷狄，则张仲在内，高祖战荥阳京索间，则萧何镇关中，光武战河北攻洛阳，则寇恂守河内，昭烈保汉中。争荆州则诸葛亮治成都，曹操南征北伐，则荀•在许，孙策转斗江东，则张昭在吴，不有行者谁捍牧围，不有居

者，谁守社稷，叔出秀处，古之制也。然必得其人，则本根强固无反顾之忧。苟非其人，未有不覆巢偾国者。夫差任宰喜否以政，使太子与老弱居守。而远争齐晋，为越所灭，关羽畀麋芳士仁以江陵围樊，而逼许洛为吴所袭，所以晋文得原而难其守，萧何为万世之功也。至于城守拒攻，将之事也。守心为上，守气次之。守兵为上，守城次之。心为气城，兵为城城，心固则气固，兵固则城固。静密专安，内外如一，无隙无瑕，以主待客，虽画地守之可也。况于城乎！又必兵械备具，薪粮足馀。进有郭围，退有停障。远有救援，迩有间侯。啬力多暇，明慎罚赏，申饬教戒，禁绝讹妄。血视肉薄，示之必死。曹仁之守樊，郝昭之守陈仓，张特之守新城，皆是也。无入新兵共守，隙开必败。文钦是也。无以敌缓纵食，食尽必危，诸葛诞是也。无以激怒出战，失守必败，曹咎是也。无以诳诱易动，动必见欺，郝普是也。且夫守贵知变，敌大则当战于外，光武之于昆阳是也。不出而致敌必败，公孙瓒之于易京是也。故善守者屹若山而不可移，渊若海而不可测，寂若无人而不可见，应若无端而不可穷，故攻为易，守为难。活地易，死地难。将将之君，用人不可不慎也。

【綦崇礼兵筹类要】《善守篇》：臣尝闻孙子曰：百战百胜者，非善之善也。吴起曰：战胜易，守胜难。夫示以德感以义，无智名，无勇功，而敌人悦服，是守胜之上者也。坚壁垒严斥侯，彼欲挑战而我不为动，彼欲旷日而食有不给，卒能以全取胜而敌人挫衄，是守胜之次者也。然则谷梁氏曰：倍则攻，敌则战，少则守。赵充国曰：攻不足者守有馀，司马之伐公孙渊，语其使曰：能战当战，不能战当守。而不战而守者几于怯矣。曰：不然。可以战则战，可以守则守。　吴起守河西，而秦兵不敢东向，韩赵宾从。李广守右北平，匈奴号飞将军，数岁不敢入右北平。寇恂文武备足以守河内。韦孝宽守玉壁，帝幸其垒，观御敌之所，深欢美之，移时乃去。王师顺守孤城以抗突厥，曰："吾受天子命守此，义不可下贼"。　土思礼善守计，短攻战。孙韶守广陵青徐汝沛颇来归附，淮南滨江屯侯皆檄兵远徙，徐泗江淮之地，下居者各数百里。田豫守并州，外胡开其名相率来献，州界宁肃。华温琪守晋州，庄宗攻之，逾月不能破。梁嘉温琪善守，弃晋州为定昌军，以温琪为节度使。李周为将甚勇，其于用兵善守，能与士卒同甘苦。其守杨刘也。母丧奔归。庄宗遣他。

将代周守，儿为梁兵所破。庄宗遽追周还守之，梁人断晋饷援，庄宗曰："周为我守何？"忧救至，梁兵解去。庄宗见周劳曰：微公，诸将为梁擒矣"。

臣读孙子曰：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若吴起李广类此。

项羽谓曹咎曰：谨守成皋，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复从将军。曹咎不善守而卒以取败。

李光弼谓李抱玉曰：将军能为我守南城二日乎"？ 抱玉善守，而卒以破敌。

臣读孙子曰：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若曹咎者不足以知此。李广百骑，望

原藏北京图书馆

匈奴数千骑上山阵，广以为走则追射我，立尽留则以为大军之诱于是。解鞍以示不去，用坚其意，胡终怪之弗敢击，以为有伏，夜即引去。赵充国至西部都尉府，日飨士，皆欲为用。虏数挑战，充国坚守。诱豪相责欲一斗而死可得耶！

王霸闭营休士，以屈苏茂。

曹彰北征，叛胡数千骑，卒至彰。唯有步卒千人，骑数百，用田豫计固守要隙，虏乃散走。

齐神武倾山东之众以围韦孝宽，凡六旬智力俱困而兵解去。

李希烈以十万之众围刘昌，凡四十馀日，贼数败乃解去。

颜真卿守平原，采访河北。尹子奇攻陷河北诸郡，独平原北平清河固守。

江夏王宗道从秦王讨刘武周曰：〝武周席胜剡然，锋未可当，正宜以计摧之。且乌合之众惮持久，若坚壁以顿其锐，沫食尽气，老可不战擒也〞。王曰：〝而意与我合。〞李光弼御贼饶阳，问计于安思义，曰：军行疲劳，逢敌不可支，不如按军入守，料胜而出。〞光弼曰：〝善。〞

王钦尧守颍州，秦宗权陷河南，独钦尧力战不可下，所在残破，独全颍州户二万。

臣读孙子曰：暴寇之来，必虑其强。善守勿应，若李广田豫类此。　论曰：昔人谓战，以守为名，所以误敌守，以战为名，所以令敌。所谓守者，非特坚壁垒严斥侯而已。善守者使敌不能知故，欲传城则畏吾之突战。欲退走则疑吾袭击，孰敢予攻乎？尉缭子曰：守法一而当十，十而当百，百而当千，靠则当万。则且守且战，固足以却敌。观七国之叛，韩安国持重，张羽力战，故能捍寇而有梁微羽之战，则安国能持重乎？大战不必胜，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劳众。故善守者将以有待也，彼战不能胜，守不能固，乃以退保为名。是区区者，何足算哉！金起兵要兵权。

凡守者劲弩强弓，渠答楼橹，足薪备粮，所以守吾之城也。设险守厄，高城深池，列戍屯兵者，所以守吾之国也。不因虑而挠，不因事而慑，积力治心，静窈闲暇者，所以守吾之气也。不守吾之气则无以全吾之城，不守吾之城则无以保吾之国。凡若此者，皆守之谓也。然而所以守者，权也。守而用权，则所以守者非徒守也，亦以攻也。所以自治而待时也。是则守者攻之基，攻者守之资。攻而不守则无以隐其微，守而不攻则无以发其机。敌攻则守，敌守则攻，不足则守，有馀则攻，示之攻而实守，示之守而实攻，此权也。不可以一类求也。

【太白阴经】《守城具篇》：经曰：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人所不见谓之九地，见所不及谓之九天。禽滑厘问墨翟，答以五十六事，皆繁冗不便于用。其后韦孝宽守晋州，羊侃守台城，皆纳封胡了技巧之术。古法非不妙，然非今之所用也。今术便于事者，如左浚隍深开濠堑也。增城增修楼橹。悬门悬木板以为重门，突门于城中对敌营，自凿城内为暗门，多少临时，令厚五六寸，勿穿。或于中夜敌人初来营列未定，精骑突出击其无备，袭其不意。

涂门。以泥涂门扇、厚五寸，备火。又云：涂栈以泥门上木栈，楠也。积炮石大小随

事。　转关桥一。梁为桥梁，端着横括，拔去括，桥关转，人马不得渡，皆倾水中。秦用此桥以杀燕丹。凿门为敌所逼，先自凿门为数十孔，强弩射之，长矛刺之。积木备垒木，长五尺，径一尺，小至六七寸，抛下打贼。积石备石于城门上，不限多少，多多为妙，临时掷下。楼橹却敌，上建堠楼，以板为之，挑出为楼橹。篦篱战格于女墙，上，挑出去女墙三尺。内着横括，前端安辖，以荆柳编之，长一大阔五寸。又立间道内柱，上布板木为栈。立栏干于栅上，悬门拥墙濠堑拒马，一如城垒，人事军律守城。

夫城受围，外兵势众。若非严备，恐陷贼谋。即须城内周回三十步不令人住，贵取索易为。但贼围城即于大城外羊马城内，去大城二丈，周面等筑小城。下于大城

八千三百三十九卷

三分，二分两面直下掘土。又城壕堑于女墙上，安不定板棚阔五尺，长一丈，每棚施转关轴，周遍其城。贼入上下，及立皆不得，倾入濠中，虽百万之众，不足填之。名曰："万仝棚"，馀守具大体略之。

【玉帐玄枢】《守城》：守城之法，有一步一甲卒，十步加五人。以称杂攻之要，五步有五长，十步有十长，百步皆有将，其将长武文相兼，量材授任而统领之。敌在城外，城中有火，须防有奸人内应，但令通便近主掌，管老少妇女救之。及遣大将亲作左右监督救援，守城士卒不得辄离职掌，乱走街巷犯者斩。

边城十一月烧城隍境上草木，及四方恶山，深谷大川，连海侧近树木，原野皆令净尽树木无隐匿也。

布幔法。

用布旗为之，以竿悬挂女墙之外。八尺折去矢石之势，则不损墙。

燕尾炬。缚芦苇草为之，分为两岐如燕尾之状，以油脂灌之。和火从城上，队下烧之。下照城脚却贼，遇夜乘城而上城半腰，每十步悬一灯笼，以审非意。或用松明亦可。义竿用铁为之，分两岐义，敌人飞梯连枷，棒如打禾者，用打女墙外上来者。钩竿如枪，两边有曲刀刃，可以钩物。诸灰沙糠秕播于城上，以眯贼目。或烧铜铁汁物洒之，或用手炮石打之，油囊盛水于楼上，掷灭贼火。车中囊破，火自灭矣。

守城之法。灰砂、铁、铜、镬、盆、瓮、石雷木、炮石、水筒、长刀、长斧、长锥、长镰、连枷棒、棍棒、长短枪、瓦砾、炮石之类，不可不置也。城中柴草贮积之处，预以泥厚涂之，火箭可防。城中茅草房舍非瓦盖者，用泥厚涂之，以防火炮。楼上楼橹吊钟板，皆皮裹用毡覆水湿之，以防火炮、火箭也。敌攻城于地道，来自于城上，凿穿一井截之。积薪井中，如火薰之。谓之天井。城内四傍穿井深二丈，新瓮皮幔于井内，枕听切之。去城五百步皆知之，知穴处取凿迎之，以乾艾数石，烧令烟减氵曳，仍用皮袋吹之。积石备炮石，随大小用。

积木桶檑木长五尺，径一尺，至小五六尺。又用弩射之，长茅枪刺之，则敌不敢近门。篦篱战格于女墙上，跳椽去墙二尺，内着横插。掾端安辖，以荆柳编之。长一丈五尺，安于掾端，以遮矢石。贼以火车将油镬煎炼推及城门，纵火而去，切不得以少水投之，油得水而焰更高，必须众水俱沃，方可灭之。

【行军须知】《守城》：兵法曰：守城者，则深沟高垒，坚壁利刃，藏声火迹，常令防城。占具敌棚，楼橹完壮，以备应急使用。边城并宜足备陈此名件，预知施设更在临时，取其利便。

一用火筒火炮，长枪檑木手炮，伤上城人。

一多设备城毡帘笆篱牌沙，隔遮其矢石。

一多置救火水桶，要堤防积薪烧城门楼橹用。

一当城门路安置转关、机桥木、马子陷、马坑、铁蒺藜。

一多设照城灯笼，防夜后有贼人凿城于黑暗处。垂索求入城中，放火乱军。一用床子弩放火箭及火炮，烧填濠柴草。

一用火炮打距堙土山鹅车洞子。

一城寨若在平川，或侧有高原，泉水成流。及有江河须防决壅灌城之患。今河东古太原城，宋决汾水而灌刘维元是也。

一城上以彩旗诈为[风占]，使敌人仰望城上，即顺风吹扬糠秕、石灰、眯其目眼。次用金斗猛火油漉之，劲弓硬弩射之，以粪炮污之，砖石打之，即退。

一城上多备泥浆桶麻搭，防敌人放猛火油箭火炮。

一用火钩烧红垂城下，贼人见之用手樊悬，以损其手。

一烧城多置瓮听，恐有人马凿城为孔，昔恩州用此破之。

一用旋风炮打填濠人、及围队人马。

一垂火箱烧炙穴中，掘城濠人及掘大井填杀掘城人。

一绕城多设突门，暗出勇骑人马，攻其不意之处。

城中空阔地多堆积砖石，可抛掷城下敌人。

一收城中粪秽，用水调稀，顺

原藏北京图书馆

风浇污攻城敌人。

一贼若于城外高山之上，置起望楼，观我城中虚实者，如城中军马数少，即以居民牛马尽与披挂衣甲，于街市摆列。又使居民上城，少壮者在前，老弱者在后，俱要相接。次用妇女披挂搠立，不可与少壮男子相杂，恐生奸邪，可代正军防守门户，往来巡城应急使用。

一可于城外聚集民户大军，及拆屋口大小竹木作木栅，周围密下枯签七里，椿外开深沟，起直吊桥。遇夜下锁蒺藜地，栅板差人伏路，城里重门击柝鸣鼓，知更提铃巡警，以防奸宄城门。当路安置转关机桥、木马子、陷阱坑，昼夜官军守把四门，盘诘奸细。

一城内无事日，多穿井准备缓急，要水用度。及檐、桶、井绳之类亦备。

一城内多用泥草及湿毡搭盖，积聚柴薪，令人宿护，防贼火烧。

右已上防城之法，虽是广设备御，昼夜无停，巧施谋策，详在主将。度其虚实，临机应变，可以保全。

【武经总要】《守城》：梁侯景反浮江西，寇军次夏首，王僧辩为大都督，军次巴陵，既景陷郢城，将进寇荆州。于是[illegible]公江屯戍，望风请服。僧辩并沉公私船于水，分命众军乘城固守。偃旗卧鼓，安若无人。翌日贼众济江，轻骑至城下谓城中曰："语王领军何不早降"？僧辩使答曰："大军但向荆州，此自当非碍。僧辩城中百口在人掌握，岂得便顷降之？景军内薄，苦攻城内，同时鼓噪矢石雨下，贼乃引退。元帝又命北平将军胡僧[illegible]率兵援僧辩。是日，贼复攻城不克。又为火舰烧栅，风不便，自焚而退。有流星堕营中，贼徒大骇，相顾失色。贼帅任约又为陆法和所擒，景乃烧营夜遁。

侯景反攻陷历阳至新林，帝使羊侃入副宣城王都督城内诸军。景卒既至，百姓竞入。公私混乱，无复次序，侃乃区分防拟，皆以宗室间之。军入争入武库，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命较数人，方得止。及贼逼城，众皆汹惧，侃伪称得外射书云：郡陵西昌侯已至近路。众乃少安，贼攻东掖门。纵火甚盛。侃以水决灭火，射杀数人，贼乃退。有诏送金五千两，银五千两，绢万匹，赐战士，侃辞不受。部曲千万人并私加赏，贼为尖头木驴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铁鏃以油灌之，掷驴上焚之，俄尽。贼又东西起二土山以临城，城中震骇。侃命为地道，潜引其土山不敢立。贼又作登城楼，高十馀丈，欲临射城中，侃曰："车高堑虚，彼来必倒。可卧而观"之。及车动果倒，众皆服焉。贼既频攻不捷，乃恐长围。朱异张绾议出击之，帝以问侃，曰："不可；贼多日攻城，既不能下，故立长围，欲引城中降者耳。令击之，出人若少，不足破贼。若多，则一旦失利，门隘桥小，必大致挫"。衄不从，遂使千馀人出战，未及交锋，望风退走。果以争桥水，死者大半。

西魏将韦孝宽守玉壁，时东魏大将高欢倾山东之众志图西入，以玉壁冲要，先命攻之。

连营数十里，乃于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当见山处城上先有两高楼，孝宽更缚木接之，令极高峻。多积战具，以御之。欢伙谓城中曰：〝纵尔得楼至天，我会穿城取尔。遂于城南凿地道，又于城北。起上山且作且攻，昼夜不息。孝宽复掘长堑，截其地道，仍简战士屯城外，堑上每穿至堑，战士即擒杀之。又于堑外积柴贮火，敌人有在地道内者，使下柴火以皮鞭吹之，火气一冲，咸即灼烂。城外又造攻车，车之所及，莫不摧毁。虽有排盾，莫之能抗。孝宽乃缝布为缦，随共所向，则张设之。布既悬于空中，其车竟不能环。城外又缚松于竿，灌油加火，规以烧布，并欲焚楼孝宽复长作铁钩，利其锋刃。火竿既来，以钩遥割之，松麻俱落城外。又于城四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为四路，于其中各施梁柱。作讫，以油灌柱，放火烧之。柱折，城皆崩坏。孝宽又随崩处竖木栅以捍之，敌不能大破。外尽其

八千三百三十九卷

攻击之术，孝宽咸拒破之。欢无如之何，乃遣仓曹忝军祖孝徵谓曰：〝木闻救兵何不降也？孝宽报云：〝我城池严固，兵食有馀，攻者自劳，守者常逸，岂待旬朔之间，已须救援。适忧尔众有不足之危，我关西男子必不为降将军也〞。孝徵乃射募格于城中，云〝能斩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郡公。邑万户，赏帛万〞匹。孝宽手题书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斩高欢者，一依此赏〞。孝宽弟子迁先在山东，又锁至城下，临以白刃云：〝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宽慷慨激扬，略无顾意。士卒莫不感励相劝。苦战六旬，伤及病死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发疾，夜遁去。　　魏王思政守颖川，东魏太尉高岳来攻。筑土山以临城，飞梯火车，尽攻击之法。思政亦作火锁，因迅风便投之土山。又射以火箭，烧其攻具。仍募勇士，缒而出战。据其两山上置楼堞以助防守，高澄更益兵，堰洧水以灌城。时虽有怪兽每冲坏其堰，然城被灌已久，多亦崩颓。岳悉众苦攻，思政身当矢石与士卒同劳苦，岳乃更修堰，作铁龙杂兽。用压水神，堰成，水大至，城中泉涌溢悬釜而炊，粮力俱竭。慕容绍宗、刘丰生及其将慕容永珍，意以为闲兵乘楼船以望城内，令善射人俯射城中。俄而大风暴起，船乃漂至城下，城上人以长钩牵船，弓弩乱发，绍宗穷迫赴水而死。丰生浮向土山，复中矢而毙。擒永珍，并获船中器械。思政谓永珍曰：仆之破亡在于晷漏，诚知杀卿无益。然人臣之节，守之以死。〞乃流涕斩之。思政初入颖川，士卒八千人，被围既久，城中无盐粮，死者十六七。及城陷之日，存者才三千人。虽外无救援，亦无叛者。　　后周梁士彦为晋州刺吏，齐后主亲率兵攻围之。楼堞皆尽，短兵相接。士彦慷慨自若，谓将士曰：死在今日，吾为尔先〞。于是勇烈齐奋，呼声动地，无不一当百。齐师少却，乃令妻妾及军人子女昼夜修城。三日而就。武帝六军亦至，齐师围解，士彦见帝，持帝须而泣，帝亦为之流涕。时帝欲班师，士彦扣马谏，帝从之。执其手曰：〝朕有晋州为平齐之基，宜善守之。〞　　唐朱[?此]乱德宗幸奉天，居数日，贼军至。造城阔数十丈，以巨轮为脚，推之使前。施湿毡，生牛革，多悬水囊以为障，直指城东北隅。两旁构木为庐，冒以牛革回环相属。负土运薪于其城下，以填壕堑，矢石不能伤。城中汹惧，相顾失色，帝如浑[王咸]勉谕之，令赍空名告身。自御史大夫实封五百户巳下者千馀轴，募诸军突将敢死之士，以当之。兼赐[王咸]御笔一管，当战胜，量其功伐，即署其名授之。不足者笔书其身，因命以位，抚[王咸]背而遣之。前一日，[十咸]与防城，使侯仲庄揣云桥来路，先凿地道，下可深丈馀，上积马粪深五六尺。次二日，即令热火，次一日，复下柴薪夜烧之。平明火焰高于城垒，是时北风正急，贼乃随风推桥，以泊城下。贼三千馀人，相继而登城上。士座皆久寒馁，又少甲胄，[王咸]但感激诚厉之。以饥弱之众，当剧贼之锋，虽力战应敌，人尤不济。公卿已下仰首祝天，贼徒至地道所，桥脚偏陷不能进。须曳风回焰转，云桥焚为灰烬，贼焚死者数千。城中欢噪振地。时[王咸]中流矢，遽自拔之。血流沾沫，格斗不已。不言疮痛，以激士心，既而李怀光大军至，贼解围去。

吴少诚攻许州，上官说知节度留后，欲弃城走。判官留昌裔追上之，曰：〝留后既受诏，宜以死守城。况城中士马，足以破贼。但坚壁不战，不过五七日，贼势必衰。我以全制之

可也″。说然之，贼日夕攻急，堞壤坏不得修。昌裔令造战棚木、棚以待之，募壮士破营，得突将十人。凿城分出，大破之，因立战棚、木棚于城上，以攻不陷。　　五代梁军败于上党，晋人乘胜进迫泽州。州城将陷，河东留守张全义召牛存节谋。遂以本国及右龙武羽林等军，将接应上党，师至天井关，存节谓诸将曰：〝是行也，虽不奉诏旨，然泽州要害地，不可失也！当救之时，晋

原藏北京图书馆

人新胜，其锋甚盛。存节引众而前，衔枚夜至泽州。适遇守陴者已纵火鼓噪以应外军，刺史王班保牙城，不知所为，有节至。乃定，晋军寻至。乃分布守御，晋军四面攻斗，开地道以入城。存节亦以隧道应之，逆战于地中，晋军不能进。又以劲弩射之，中者人马皆洞。经十三日，晋军死伤者甚众，焚营而退，郡以获全。

黄巢陷长安，赵为陈州刺

史。语诸将吏曰："以吾计，巢不为长安市人所诛，必驱其众东走。吾州适当其冲矣"。乃治城池为守备，迁民六十里内者皆入城中。选其子弟配以兵甲，以其弟昶[王羽]为将。巢败，果东走。先遣孟楷据项城，昶击破之。执楷归，巢从后至。闻楷被执，大怒。既而秦宗权以蔡州附巢，巢势甚盛，乃悉众围。置舂磨糜人之肉以为食，陈人恐，语其下曰："吾家三世陈将，必能保此。尔曹男子，当于死中求生。建功立业，未必不因此时"。陈人皆踊跃，巢栅城北三里为入，仙营起宫间置百官城，聚粮饷欲以久弊之。其兵号二十万馀人，旧有巨弩数百，皆废坏。后生弩工皆不识其器，[王羽]创意理之，弩矢激五百步，人马皆洞。以故巢不敢近围。凡三百日，食将尽，乃乞兵于梁。梁太祖与李克用皆自将会击，败巢将黄邺于西华，西华有积粟，巢恃以为饷，及邺败，巢乃解围去。

晋将李嗣昭守

潞州，汴将李思安将兵十万攻之。嗣昭乃筑夹城，深沟高垒，内外重复，飞走路绝，抚循士众登城拒守，尝享诸将登城，张乐贼矢中足，嗣昭密拔之，坐客不知觉。酣饮如故，以安士心。梁祖驰书说诱百端，嗣昭焚具伪诏，斩其使者。城中固守经年，晋王率周德威等来攻梁军。梁兵大溃，嗣昭方开门。

【守城隶】《靖康朝野佥言后序》：靖康丙午，规以通直郎知德安府安陆县事。丁未春正月，群盗王在等犯德安府。时郡将阙，规摄府事，贼来攻城，规在城上与贼语。问何因到此，贼言京城已为虏破。规独念都城之大壕堑深阔，城壁高厚，实龙渊虎垒，况禁旅卫士百万，虽虏人乘我厄运，一时强盛，亦何能破。殆不足信。二月四日，贼遁遣人诣都城奏功还。乃知京城果为虏陷，徒深痛切，但不知城破之所以然尔。又恨当时不得身在围城中，陪守御之士，以效绵薄。绍兴巳酉春三月，朝廷既复河南，规自祠宫被命，知顺昌府，夏五月到官，行及期年，暇日会同僚语及靖康之难，汝阴令云尝收东斋杂录一编，中有靖康朝野佥言，具载金人攻城始末。规得之，熟读痛心疾首，不觉涕零嗟乎。治乱强弱，虽曰有数，未有不因人事得失之所致者。若非事之失，则天亦不得而为灾。规不揆至愚，窃观金人攻陷京城，朝廷大臣与官吏将帅，应敌捍御之失，虽既往不咎，然前车之覆，后车之戒，事有补于将来，不可不备论也。朝廷欲再援太原，大臣以谓中国势弱，夷狄方强，用兵无益，宜割三镇以赂之。殊不知势之强弱在人为我之计，胜彼则强，不胜彼则弱。若不用兵，何术以强中国之势。遏夷狄之强，用之则有强有弱，不用则终止于弱而已。强者

复弱，弱者复强，强弱之势，自古无定，惟在用兵之人如何耳。　　河东宣抚使统兵十七万以援太原，又招河东义勇兵五万，共二十二万，皆败绩。致太原陷于虏，非兵不多，盖用兵失也。其所以失者，兵二十二万直行而前，先锋遇敌者有几。一不胜而却，与其后大兵皆却，宜乎不能援也。有识者观之，不待已败而后知其不能援，殊不知攻城者，分攻城兵，备战兵，运粮兵，扼援兵，若兵不多，则攻必不久而速退。又不待其援也。假使当时往援者将良得计，虽无兵二十二万，只十万亦可以必援。又无十万，只五万亦可以优为之援也。又不五万，至其下亦可援之。理且以五万为率，若止分为五十将，留十，将护卫大将，兼备策应内分三两将，诣扼援兵前，广张兵势，牵制扼援之兵。以二十

八千三百三十九卷

将分地，深入虏境，绵亘可布三五十里，不知虏人用兵多少，便能尽害。以二十将周围行偏僻小路寻求乡导，多遣远探，向前设伏。伺望敌人打粮兵。多则退藏，少即擒之。但只绝其粮道，不必深入直抵城下。其贼自退。又且兵既分遣，则人力并用。假令数将失利，其大兵必不至于一齐败衄，溃散为盗。京城之难，其源在援太原之失利也。

粘罕攻太原之寿阳，寿阳城小而百姓死守，凡三攻，残虏之众万人而竟不拔，此必守城人中有善为守御之策者。佥言以谓城小而百姓死守者，非也。攻城者有生有死，善守者有生无死，寿阳之人可谓善守而不得谓之死守。又或云城小而坚者，亦非也。若城大小矢石交过，善守者亦难以设险施策。规以谓城大而守愈易，分段数作限隔则易守。若已先策定险备，设使贼欲登城，纵令登城，已登即死。贼欲入城，引之入城，已入即死。今夫百里之城，内有数步之地，贼人登之，守城之人便自甘心，伏其城拔，乞命于贼者，非攻之善，乃守之不善也。九月按炮于封丘门外，大炮数百座皆在门外，贼至不收，遂为金人所得。咸谓攻城之具，规以谓城破亦不在此。有善守者，假使更资炮数百座，亦必无害。在于御炮之术善不善也。统制官辛康宗以贼去城远，止兵不得发箭，止之甚善。百姓鼓众击杀，此亦见其自乱，素治之术失也。贼先采湿木编洞屋，以生牛皮盖其上。戴之，令人运土木真濠。欲进攻城，守城人若得计，则城内先施大炮碎之。亦可用单梢炮取远至二百五十步外，制贼首领用众之人，所谓炮放远至二百五十步外，盖州郡旧有朝廷所降守御册定格单梢炮致远。上等二百七十步，中等二百六十步，下等二百五十步，不知京城当时仓卒之际，用与不用此格。若人稍不用心，则下等二百五十步亦莫能及。若能究心，则二百七十步过之甚易。又以小炮御近众，其小炮每十人已上，不过十五人施放一座，亦可以致数十步。勿谓小炮不能害物，中人四支则四支必折，中腰以上则人必死，中马亦然。又况大炮每放一炮，小炮可放数炮。兼小炮不必用石，以重三四斤泥圆为之，泥圆之利亦博。不独放时易得无穷。放去中人必死伤，不中炮为物击破，不致反资贼用。若要摧毁攻械，则须用火炮及石。金人攻城用火炮，盖欲摧坏城楼。守城欲摧毁贼人攻械，火炮与小炮齐用。纵贼在

原藏北京图书馆

外伐大木为对楼、云梯、大车等攻械，可以破尽。金人广列垒石炮座，寻碑石、磨盖、石羊虎为炮欲攻之，所列炮座百馀，飞石如雨，击守城之卒死伤，日不下一二十人，此非攻城之能，盖守御官一时失计耳。苟守御官得计，止令卒近女头墙坐立，城外炮来，高则于女头墙上过，低则打中女头墙击破在外，无缘中人。一卒亦不至于死伤，又岂有死伤日不下一二十人者，女头墙稍加高厚，则愈加安堵。又须先用稍大木造高一丈，长一丈，阔一丈，上下外直里斜。外密里稀，洞子，外密处以大麻绳横编，如荆竹笆相似，以备炮石众多。攻坏女头墙，即丁两边连珠进洞子向前，以代女头。若此则炮石纵火数多未易能损，间有损者，即逐旋抽换。假令只以如此御捍，则炮亦何能害人也。可必其无虞也。贼以云梯对楼攻东水门，其间御捍，有设重楼获胜者，固甚善也。又恐人在重楼之上，愈招矢石，又攻东门，守御官守具亦备对楼云梯至。每以冲木倒仆，死者无数，此亦奇策。然持冲木与对楼上人相对，不免互伤。亦非全胜，金人填壕桥成运对楼过濠攻城，城下列炮座二百馀所。七梢炮、撒星炮座石炮并发，又以强弩千馀助之，城上矢石如雨，使守御卒不能存立，然后推对楼使登城。每对楼载兵八十人，一对楼得城，则引众兵上，此金人攻城之方也。其炮大数多，矢石齐发，只前说女头墙次备以洞子，皆可隔尽矣。对楼登城，每一对楼果能载兵八十人。楼广不过二丈，当面立得几人。与守城人接战者不过十数人而已。假令八十人尽用力，施设五对楼，止四百人，此外必无伏兵，亦无奇兵。楼高须及五丈，乘高而来，其迹亦自甚危，自履危地来与城上立平地人接战，胜负人人可以自决。若守城者于此不胜，则交战于平田广野之地，不知其败若何。况对楼于填平壕上，惟可以直进直退，必不能于城下横行。守城人备御不过止备对楼所占之地，假使有十对楼所占地，步数亦不多，不独接战可以必胜。纵兵上城，获全胜者术亦多矣。不思则弗得也。　贼用云梯止要登城，每座云梯须十馀人可以负荷到城，城上御之亦难向前来。纵不御之使贼倚城登梯上，至城头少不死者，何以致之。于女头墙里鹊台上靠墙立排义木，每空阔三四寸一根，通过枪刀向上高出女头墙五六尺。贼至女头墙上，必为排义木隔住，背后乘空，守御人于木空中施枪刀刺击，岂有刺击不下者，而不死者鲜矣。闰十一月二十四日再攻，推对楼五座盛石来。城上以竿冲倒三座，城上卒争持草以焚之。对楼木多而草盛火炽，木乘南风，遂引烧城上楼子三座。对楼既倒在城外，必不能却回，亦不能再起，自是堵住贼人攻械来路，可以置而不问焚者失也。纵不引烧城楼，止烧了贼人对楼，亦是城上人自持草火与贼烧开，再进攻械来路，此事大失所有。再造城楼骨格，欲于旧处安立者，以理度之，自是贼必不容矢石必倍。守御官若能用前说，造洞子于阙楼子处，两头连珠并进，不终日决可蔽合。权代女头墙以隔矢石，矢石虽愈倍于前，亦必无害。次于烧了城楼处，两头横直深埋排义木，以防贼急登城上。分甲兵两向，次于城里，从下斜筑，向上至城。面外垠向下陡峻，次于城里脚下，取土为深壕，离壕三五丈筑月城围之，使贼乘对楼到城。如不下对楼，上

城却回，则已若上城必自立不得。倒入壕内无不死者。如此一挫，贼必罢攻退兵。当时守御之人，于此失之，以致城陷，岂不痛哉。

凡攻守之械，害物最重者莫甚于炮。然亦全在人用，若攻城人能用，而守城人不能御之，则攻城人可以施其能。若守城人能用，则攻城人虽能者，亦难施设。窃闻虏人用炮攻城，守御人于城上亦尝用炮。城面地步不广，必然难安大炮，亦难容数多。虽有炮台，炮台地步亦不甚广，又炮欲施放，敌人在外先见，必须以众炮来击。又城上炮亦在高处，自然招城外炮，敌人用炮可以

八千三百三十九卷

直指而击之，以此观当时守御之人，可谓不能用炮也明矣。假令当时于城里脚下立炮，仍每座炮前埋立小木为衣，敌人在外不见立炮所在，虽有能用炮者，何能施设？或谓炮在城里，炮手不能见得城外事，无由取的。每一座炮，别用一人于城上专管，城里一座，外照物所在，里照炮梢与外物相对，即令施放。少偏则令炮手略少挪脚，太偏则就令拽炮人抬转炮座，放过则令减人。或用炮稍大者，不及则令添人，或用炮稍小者，照料得一炮打中，后炮少有不中。又城里立炮可置数多，守御人用炮若止能如此，则攻城人用炮何能为也。筑城之制，城面上必作女头墙，女头中间立狗脚木一条。每两女头中挂搭篦篱，惟可以遮隔弓弩箭，于炮石则难以遮隔。若改作平头墙，不用篦篱，只于近下留品字方空眼，与女头相似，亦甚济用。

或问何以备御，城外脚下自有马面，里两边皆见城外脚下，于墙头上坠下害贼之物。贼人初到城下，观其攻械，势恐难遏。宜便于城里脚下取为深阔里壕，去壕数丈，再筑里城一重，对旧城门更不作门，却于新筑城下缘里壕入三二里地，新城开门，使人人得大城直行不得。须于里壕垠上新城脚下缭绕行三二里，方始入门。若此则假使贼善填壕。止不过填得外壕，必不能填得里壕，贼若由门入城，须行新城脚下，里壕垠上新城上人直下临城，何物不可施用？正贼死，城必不敢入，既由正门入城尚不敢入，则岂肯用命打城入城。但只如此为备则贼兵虽多，攻械百种，诚可谈笑以待之。

又况京师旧城亦自可守，若逐急措置，便可使势如金汤。有不可犯之理，兼京城之内，军兵百姓，金银粟帛，计以亿兆之数，亦莫能尽。若令竭作，不独添筑一城一壕，可不日而成。假令添筑城壕数重，人亦不劳而办，重城重壕既备，然后招敌人入城议事。彼若见之，必不攻而退。俗谚云：求人不如求己。此之谓也。京城周围地约一百二十里，闻当时贼在城外，诸门多闭。有以土实者，止开三两门通人出入，如此乃是自闭生路，而为贼开其生路也。为守之计，不独大启诸门，仍于两门之间，更开三两门，使周围有门，数十座齐开，于城内运土出外，填壕作路，使战兵出入。无至自碍，城上觇望贼人空隙，稍得便处，即遣兵击杀。或夜出兵，使贼在外所备处多。昼夜备战无有休息，彼自不能久攻。兼既城内创开城门，自运土填壕，欲为出兵计，则贼在外填壕欲入之计，不攻自破。然所以敢自创开城门出填壕者，非谓贼兵可欺，盖恃其自于城内设险已备，引贼入城，而贼必死耳。晋王后遣都护王昌，及鲜卑段就六眷、末[木不]等部伍万之众以讨石勒，诸将皆劝勒固守以疲寇。独张宾孔苌以谓可速凿北垒为突门二十馀道，勒即以苌为攻战都督造突门于北城，鲜卑入屯北垒，勒候其陈未定，躬帅将士鼓噪于城上。会孔苌督诸门，伏兵俱出击之，生擒末[木不]，就六眷等众皆奔散。苌乘胜追击，枕尸三十馀里，获铠马五十匹，此乃守中有攻，可谓善守城者也。后之守城者，何惮而不法欤！

州郡城池之制，人皆以为尽善。城上有敌楼而虏人用大炮摧击，城外有壕而虏人用洞子填，垒城高数丈而虏人用天桥鹅车、对楼、幔道、云梯等攻具登城，据其城池之制作可以自谓坚固，前古所未有，奈何虏人攻械之备，亦前古所未有。故事贵仍旧，而人惮改作，其间有须更改者，不可不更改也。今之敌楼不可仍旧制，须更改可也。宜于马面上筑高厚

墙，下留品字样，方径及尺，空眼以备觇望。及设施枪路，墙里近下以细小木盖一两架瓦棚，可令守御人备风雨，屋在墙里，比墙低下，则炮在外虽大而数多，施设千万，悉莫能及人。

壕上作桥，桥中作钓桥，时暂隔贼则可，若出兵则不能无碍。宜为实桥，兵出入俱利。城门宜迂回曲折，移向里百馀步置，不独贼矢石不入，其旧作门楼处。行人一步向里便是贼落陷阱，何谓陷

阱，盖百步内两壁城上，下临贼人，应敌之具，皆可设施。

旧门前横筑护门墙，高丈馀，两头遮遇门三二丈。城门启闭，人马出入壕外人皆不见，孰敢窥伺。　　城外脚下去城二丈，临壕垠上宜筑高厚羊马墙，高及一丈，厚及六尺。墙脚下亦筑鹊台，高二三尺，阔四尺。鹊台上立羊马墙，上亦留品字空眼，以备觇望及通枪路。一如大城上女头墙，墙里鹊台上载埋排杈木，以备贼填平壕堑，攻破羊马墙。至城脚下，则贼与羊马墙内两边受敌头上，大城向下所施矢石，即是贼当一面，而守城人三面御之。羊马墙内兵赖羊马墙遮隔壕外矢石，是羊马墙与大城，系是上下两城相乘齐用，使贼人虽破羊马墙，而无敢入者。故羊马墙比大城虽甚低薄，其捍御坚守之效不在大城之下也。又羊马墙内所置之兵，正披城下寨以当伏兵，不知贼人以何术可解。若此，则既有羊马墙，而鹿角木可以不用，仍于大城多设暗门，以备遣兵于羊马墙内出入。又羊马墙脚去大城脚止于二丈，不令大远者虑大城上抛掷砖石难过墙外，反害墙内人。又不令大近者虑其大窄，难以回转长枪。

又于大城里城脚下作深阔里壕，里壕上向里度地五七丈，可作往来路。外筑里城排叉木，但多备下贼攻城应敌处用此，以设备虽使虏人善攻，不足畏也。

　墨翟宋大夫善守御，公输般为云梯之械，将攻宋。墨子见之，乃解带为城，以裸为械，九设攻城之机。墨子九拒之。公输般攻械尽，墨子守有馀。公输屈曰：〝吾知所以拒我者〞。以此见攻械者，宜乎古人以为策之下也。夫守城者每见敌人设一攻械而无数策以拒之者，未之思也。嗟乎！靖康丙午，虏人以儿戏之具攻城，守御者一时失计，遂致城拔，迄及一纪有馀，而虏人犹不思当时幸胜，尚以骄气相陵。规于未知虏人攻城设施之前，每见人云金人攻城，大炮对楼，势岂可当。贵显言之则快然而不敢辩，众人言之则亦不敢痛折，今既知其详，则岂可不尽曲折剖其所见而言之。然用兵之道，以正合，以奇胜，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海，千变万化，人孰能穷之。今止据虏人攻城施设，略举捍御之策，至于尽精微致敌杀敌之方，虽不惮于文繁而有所谓真不可示人者，未之传也。又况虽欲传之，有不可得而传者矣！惟在乎守城之人于敌未至之前，精加思索，应变之术预为之备耳。区区管见，辄序于佥言之后。绍兴十年五月日陈规序。

守城机要。

一城门旧制，门外筑瓮城，瓮城上皆是敌楼，费用极多。以御寻常盗贼则可，以遮隔箭凿。若御虏人大炮则不可用。须是除去瓮城，止于城门前，离城五丈以来横筑护门墙，使外不得见城门启闭，不敢轻视。万一敌人奔冲，则城上以炮石向下临之，更于城门里两边各离城二丈筑墙，长五六十步，使外人乍入，不知城门所在，不可窥测。纵使奔突入城，亦是自投陷阱，故城门不可依旧制也。

一护门墙，只于城门前十步内横筑高厚墙一堵，亦设鹊台。鹊台高二尺，墙在鹊台上，高一丈三尺。脚厚八尺，上收三尺，两头遮过门三二丈，所以遮隔冲突，门之启闭外不得知，纵使突入墙内，城上炮石雨下两边，羊马墙内可以夹击。

一城门贵多不贵少，贵开不贵闭。城门既多且开，稍得便利去处。即出兵击之，夜则

斫其营寨，使之昼夜不得安息，自然不敢近城立寨。又须为牵制之计，常使彼劳我逸，又于大城多设暗门，羊马城多开门，实填壕作路，以为突门。大抵守城常为战备有便利则急击之。

一城门旧制，皆有门楼别无机械，不可御敌。须是两层，上层施劲弓弩，可以射远，下层施刀枪。又为暗板，有急则揭去。注巨木石以碎攻门者，门为三重，却后一门如常制皆旧加厚。次外一重门，以径四五寸坚实圆木凿眼贯串以代板，不必用铁弃钉裹。又外一重，以木为棚，施于护门墙之两边，比之一楼一门，大段济事。

一城门外壕上，旧制

八千三百三十九卷

多设钓桥。本以防备奔冲，遇有寇至，拽起钓桥，攻者不可越壕而来。殊不知正碍城内出兵，若放下钓桥，然后出兵，则城外必须先见，得以为备。若兵已出，复拽起桥板，则缓急难于退却。苟为敌所逼逐，往往溺于壕中，此钓桥有害无益明矣。止可于门前施机械，便敌必不能入。拆去钓桥，只用实桥城内军马进退皆便。外人皆惧城内出兵，昼夜不敢自安。

一干戈板，亦名赚板旧制用铁弃钉裹，置于城门之前。城上用辘轳车放亦是防遏冲突，其碍城内出兵，则与钓桥无异。既于城门里外安置机械，自可不用干戈板，以为出兵快便之利。

一城身旧制。多是四方攻城者，往往先务攻角，以其易为力也。城角上皆有敌楼，战棚盖是先为堤备苟不更改，攻城者终是得利，且以城之东南角言之。若直自东南角攻则无足畏，炮石力小，则为敌楼战棚所隔。炮石力大，既必过入城里。若攻城人于城东立炮，则城上东西数十步人必不能立。又于城南添立一炮，则城上南北数十步人不能立，便可进上城之具，此城角不可依旧制也。须是将城角少缩向里，若攻东城，即须近北立炮。若攻南城，则须近西立炮。城上皆可用炮倒击其后，若正东南角立炮，则城上无敌楼战棚，不可下手。将城角缩向里，为利甚不可忽也。

一女头墙旧制。于城外边约地六尺一个，高者不过五尺，作山字样，两女头间留女口一个，女头上立狗脚木一条，挂搭皮竹篦篱牌一片，遮隔矢石。若御大炮，全不济事。又女头低小，城外箭凿可中守御人头面，须是于城上先筑鹊台，高二尺，阔五尺。鹊台上再筑墙，高六尺，厚二尺，自鹊台向上一尺五寸，留方眼一个，眼阔一尺，高八寸，一云：方径及尺。相离三尺。又置一个，两眼之间，向上一尺。又置一个，状如品字，向上作平头墙，贼若登城，只于方眼中施枪刀，自可刺下。方眼向下，自有平头墙，即是常用篦篱牌挂搭，不必临时旋施设也。更于鹊台上靠墙每相去四十，立排叉木一条，高出女墙五尺。横用细木夹勒两道或三道，攻城者或能过品字眼，亦不能到平头墙上。更至墙上，又有排叉木限隔，若要越过排叉木，必须用手攀缘，则刀斧斫之，枪刀刺之，无不颠仆。守者用力甚少，攻者必不得志也。

一马面旧制。六十步立一座，跳出城外不减二丈。阔狭随地利不定，两边直觑城脚。其上皆有楼子，所用木植甚多，若要毕备，须用毡皮挂搭，然不能遮隔大炮。一为所击，无不倒者。楼子既倒，守御人便不得安。或谓须预备楼子，随即架立，是未尝经历攻守者之言也。楼子既倒，贼必以石弓弩并力临城，虽损害人命全多，亦不可架立。今但只于马

面上筑高厚墙，中留品字空眼，以备觇望，又可通过枪刀，靠城身两边开两小门，下看城外，可施御捍之具。墙里造瓦厦屋，与守御人避风雨。遇有攻击便拆去瓦厦屋，靠墙立高大排叉木，用分鹿绳横编。若造巴相似，任其攻击，必不能为害。

一城不必太高，太高则积雨摧塌，修筑费力。城面不可太阔，太阔则炮石落在城上，缓急击中守御人。城面通鹊台，只可一丈五尺，或一丈六尺。高可三丈，或三丈五尺。沿边大郡城壁，高亦不过五丈，阔不过二丈而已。

一羊马墙旧制。州郡或无之，其有者亦皆低薄。高不过六尺，厚不过三尺，去城远近各不相同，全不可用。盖羊马城之名，本防寇贼逼逐人民入城，权暂安泊羊马而已，故皆不以为意。然捍御寇攘，为利甚博。当于大城之外，城壕之里去城三丈，一云去城二丈，筑鹊台高二尺，一云高二三尺，阔四尺。台上筑墙高八尺，一云高及一丈，脚厚五尺，一云厚及六尺，上收二尺，每一丈留空眼一个，

原藏北京图书馆

以备觇望。遇有缓急，即出兵在羊马墙里作伏兵，正是披城下寨，仍不妨安泊羊马。不可去城太远，太远则大城上抛砖不能过。太近则不可运转长枪。大凡攻城须填平壕，方可到羊马墙下。使其攻破羊马墙，亦难为入，入亦不能驻足。攻者止能于所填壕上一路直进，守者可于羊马墙内两下夹击。又大城上砖石如雨下击，则是一面攻城，三面受敌。城内又有小炮可施，凡攻城器械，皆不可直抵城脚，攻计百出皆有以备之也。

一羊马墙内，须均量地步远近，安排叉木，作排叉门。分布安排人兵，易于点检兼防奸细入城。

一城郭旧制，止是一重城外有壕，或有低薄羊马城者。使善守者守之，虽遇大敌，攻计百出，亦可退却。或不经历攻守者，忽遇大敌围城，不无畏怯，须是先为提备。当于外壕里修筑高厚羊马墙，与大城两城相副，即是一壕两城。更于大城里，开掘深阔里壕，上又筑月城，即是两壕三城。使攻城者皆是能者，亦无可攻之理。大抵城与壕水，一重难攻如一重，至若里城里壕，则必不可犯。计羊马墙与里城里壕之费，亦不甚多，若为永久之计，实不可缺。

一修筑里城，抵于里壕垠上增筑高二丈以上，上设护险墙，下临里壕，须阔五丈，深二丈以上。攻城者或能上大城，则有里壕阻隔。更使能过里壕，则里城亦不可上。若此则不特可御外敌，亦可潜消内患。里城里壕，费用不多，不可不设。庶免临急旋开筑也。

一修城旧制，多于城外脚下，或临壕栽丫叉木，名为鹿角，大为无益。若城中人出至鹿角内，壕外人施放弓弩，鹿角不能遮隔。若乘风用火，可以烧毁。不若除去为便也。

一今来修城制度，止是在外。州军城池若作京都会府，须于城内向里，量度远近。再如外修筑一重，其外安置营寨，向里更筑一重作官府。若此岂独坚固而已哉！内外之患无不革尽。

一攻城用云梯，是欲蚁附登城。今女头上既留品字眼，又有排叉木，又有羊马墙重重限隔，则云梯虽多，无足畏也。

一攻城用洞子，止是遮隔城上箭凿，欲以般运土木砖石，填垒壕堑。待其填平，方进攻具。或欲逼城（京刂）掘。今既有羊马墙为之限隔，则洞子亦自难用。

一对楼则与城上楼子高下相对，鹅车稍高，向前瞰城头，向下附城脚。天桥与对楼无异，止是于楼上用长板作脚道，或折叠翻在城上。皆是登城之具。今羊马墙既有人守，自可两边横施器刃。又城上别用撞竿，与其他应急机械，自不足畏。大凡攻城用天桥鹅车、对楼、火车、火箭，皆欲使人惊畏。有以备之，则不能为害。

一攻城多填慢道，有至三数条者，高与城等，直逼城头。今羊马墙中既有人拒敌，又大城上抛掷砖石，自然难近大城。更照所填慢道，于城内靠城脚急开里壕，垠上更筑月城，两边栽立排叉木，人城上又起木棚，置人于棚上。又于欲来路上多设签刺，使能登城，亦

不能入城。或能入城，亦不能过里壕。纵过里壕，决不能过月城。以慢道攻城者，百无一二。今所备如此，亦何足畏。凡攻城者有一策，则以数策应之。

一攻城用大炮有重百斤以上者。若用旧制楼橹，无有不被摧毁者。今不用楼子，则大炮已无所施。兼城身与女头皆厚实，城外炮来，力大则自城头上过，但令守御人靠墙坐立，自然不能害人；力小则为墙所隔，更于城里亦用大炮与之相对施放，兼用远炮，可及三百五十步外，以害用事首领。盖攻城必以驱虏协从者在前，首领及同恶者在后。城内放

八千三百三十九卷

炮在城上人照料，偏正远近自可取的。万一贼炮不攻马面，只攻女头，急于女头墙里栽埋大排叉木，亦用大绳实编如巴相似，向里用斜柱撑抢。炮石虽多，亦难击坏。炮既不能害人，天桥对楼鹅车慢道之类，又皆有以备之，则人心安固，城无可破之理。

一攻守利器皆莫如炮，攻者得用炮之术，则城无不拔。守者得术，则可以制敌。守城之炮不可安在城上，只于城里量远近安顿，城外不可得见。可以取的，每炮于城上立一人，专照斜直远近。令炮手定放，少偏则移。定炮人脚太偏，则移动炮架。太远则减拽炮人，太近则添拽炮人。三两炮间便可中物，更在炮手出入脚步，以大炮施小炮，可及三百步外。若欲摧毁攻具，须用大炮，若欲害用事首领，及般运人，须用远炮。炮不厌多备，若用炮得术，城可必固。其于制造炮架精巧处，又在守城人工匠临时增减。制造炮梢须及时月。夏以六月， 冬以十一月、十二月。采取栎木、檀木皆一， 生笋长成少枝节者， 置沟渠内淹浸百余日， 或半年。取出去皮阴干， 用稳木上下自根至稍， 按捺如张盘新弓相似。取略无损者， 然后用麻索生皮相间系扎， 以防阴晴缓慢， 日晴则皮紧索缓， 阴雨则索坚皮缓。若此系扎， 可保无失。

一用炮摧毁攻具，须用重百斤以上，或五七十斤大炮。若欲放远，须用小炮。只黄泥为围，每个干重五斤，轻重一般，则打物有准，圆则可以放远。又泥团到地便碎，不为敌人复放入城。兼亦易办，虽是泥团，若中人头面胸臆，无不死者。中人手足，无不折跌也。

一城被围闭，城内务要安静。若城外有人攻击，城内惊扰，种种不便。须是将城内地步，分定界分，差人巡视。遇有人逼城，号令街巷不得往来，非籍定系上城守御及策应人，不得辄上城。在城上人，不得辄下城。过当防闲。不特可免惊惶，亦可杜绝不虞。

王在、党忠寇德安，二十日引去。　　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群贼王在、党忠、阎仅、薛广等攻陷随州。守臣陆德先以下俱逃，或尽室遭虏。遂犯德安府。知安陆县事陈规先被差部押县兵赴京，行至信阳，群盗梗路。二十八日，承府牒抽回赴府捍御。二十九日，还至应山县七里河，贼火阎仅千余人在寮子市置酒张乐，邀截归路。二年正月初一日，规率同部押官知应城县宋理、应山县丞权县事夏●各以所部弓手、土军、召募人合五七百馀人，结甲定安陆县。弓手节级马立、黄冕，召募人雷智和，管界巡检寨土军刘允，应城县弓手节级李吉，三州寨土军向吉，应城县弓手节级竹清，三县巡检寨土军杨素，凡八人，径领众入应山县，掩杀群贼。仅等大败，余党溃散，投入王在火中。王在寨去府百余里，规寻得路，将所部兵到府。时知德安府李公济已往诸处招集人兵，通判周子通先往诸县起发民兵，及士曹张颜悦因贼至惊死，司隶士曹局务官、安陆县丞簿尉皆缘故般家遁去。初三日，城中官吏军民，推规权领府事。初六日，通判周子通回府，当日规交府事与通判，准府牒，规权通判，仍充统领，守御人兵迎敌。规遂措置修筑城壁，召募胆勇，刷差军兵，勾抽保甲，提防守御。十一日，知府李公济回，更不交割牒府，乞折资监当，即日离任去。十三日，王在人马入府界劫掠。十四日，权兵曹应城主簿田载出城逃走。十五日，贼游骑数十人至城下，与城上人相射，至晚回寨。十六日，王在领马步五千余人，着颜色衣，各执弓箭背牌及板门扇来，围城攻诸门。委管界巡检胡善、三州都巡检张惟德出战，二人先走，匿于孝感县九山寺。是日贼与守御人相射，申后贼退，往府东天庆观泰山庙等处下寨。

十七日，贼又攻城，贼首王在及近上首领多在齐安门外。规与权府周子通城上呼贼与语，喻以祸福，贼暂退。是晚周子通惊中风疾。十八日，牒府在假，本府止有

原藏北京图书馆

规及安陆县尉董贻、兵马都监赵令[癸戈]、监酒税务赵康辅四员而已。于是官吏军民，又推规权领府事，规以城危急，不敢辞。遂统率官吏军民多方措置，尽死坚守。是日贼般积柴草欲烧齐安门，守门人于未到十余步，先放火箭焚之。贼又用松柏长木及大竹作云梯五十座，齐力并进。城上人用砖石及连黠棒、长枪、弓弩拒退。良久，遣人缒城毁斫云梯。二十日，贼列骑成阵逼城，驱人抬鹅车、洞子数座，用牛皮并毡包漫，攻齐安门。被城上人，及城门上开空处，先以撞竿托叉抵定，次用搭钓钩去洞子上皮毡，坠大石及砖石推击。及用弓弩箭射，其贼退去。续次下城，焚烧毁斫尽绝。贼又进云梯，约高二丈，各有梯道，四围用绵被并毡皮包裹，烟火箭凿不可侵近。约用四五十人，抬拥向城。被守城人先以长竹并力撞冲，云梯倾倒，压死贼数人。次砖石弓弩箭射击，贼人走退。是日，贼又进天桥，约高二丈，阔一丈，以木长四丈余，可以并行数人，如城之慢道，用以登城。贼众数十人，抬以向城。被城上人用弓弩砖石射击，致抬者止于十步之外，不能前进。又于诸攻具之外，列大炮十余座，四面向城飞石击守城人。其城上人存身向篦篱以避之，城下人向木栅存身以避之，致其炮并不曾伤守城之人。是日贼又前以步，后以骑，列阵向城。城内多设炮座，令城上人看觑贼人近远向着，谕与定炮人向贼放击，发而多中。其贼远退，只于城东十余处下寨。自是每日遣人至城下相射斗敌，及四散烧劫，略无退意。二十日早，又有党忠人马五六千人齐到城下，着杂色衣，与王在两火同来，争先攻击。四面环绕，风水不通。规与机宜阎孝周登城，招王在诸酋至城下，开说大义，薄许犒设，贼意稍解。又招贼大将蒋宣入城，置酒款说祸福，却令出城。二月初三日，王在引兵去，党忠人马仍用洞子火柜齐攻城门，被城上人用撞竿砖石弓弩箭拒退。当日景陵门下打死贼五人，并炮打杀鼓贼一名。是夜三更，贼乘暗忽四边停云梯上城。被城上人用枪及砖石刺打下。及攒火炬烧望云、朝天、齐安等门，又用长钩钩城上人，又用竹木缚荻把作火炬长二丈，列二三百炬如火山向城门，及烧城上竹城篦篱。并被守城人并力，用撞竿托叉抵拒，及用砖石弓弩箭射，并放炮石，如此斗敌。自三更至晓，方暂退。四日早，规见攻击危急，贼不肯远退，遂点集第一队第三队人兵，开朝天门出，乘贼不备，分头掩击，党贼败走。即收兵入门，却开景陵门，令第二第四队并第一第三队，并力出门掩杀，其贼大败。乘势赶逐，除斩获生擒外，逼入[氵员]河死者，不知其数，余党遂溃。是日夺到旗六十三面，鼓十四面，钲五面，枪刀二十三条，牌十五面，甲七连，弓二张，弩二枝，牛五十二头，马十九匹，骡五头，驴十二头。自正月十五日至二月初四日，凡攻围二十日，今考具措置于后。

一踏逐过往寄居官进士勇敢者，借补官资差摄职事。

一选募有心力百姓分布诸门上城御敌，及分认地头，机察奸细，及催督修城人夫工役。

一差使院典级黄谨等行军期司，专一行遣防城守御修城文字，及各带器甲随规巡城。

一选差安陆县吏杨[干介]等提辖防城，军民弓手日夜巡逻，及催促添修城壁。

一差拨军民弓手分作四队，及选差弓手节级长行，每二人共管押一队。内马立、马

政管押四百一十五人，李全、许进管押三百一十六人，郭政、田全管押三百六十五人，刘德、李清管押三百五十人，各分布城下准备出战。

一差拨有心力胆勇保正队头黄寿等，部领保甲人兵一十六队，计八百余人准备出战。

一招集到茶客杨政等，自召募人准备出战，并僧雷智和自召募僧行百姓二十六人杀

八千三百三十九卷

贼。

一城上极有尖狭，有不及一尺阔者，其上不容立一人，及无乳头，寻于城上里边用锹•直削向下三尺以代乳头，下城镫道添造竹木棚栈，令人坐立，可以施放弓箭等器械守御。

一城壁卑矮，遂于城外添立竹栅，间安篦篱，外可以遮隔弓箭，内可以施用兵伏，于土城之上又立竹城一层。

一城有极卑薄处，遂于城内脚下离城三尺，别立木栅一重，约高一丈五尺。门空五寸，立木一根，于城稍低薄处，无不周遍。系于土城之内，又立木城一重。于木城之外，每两步立一人，与城上人更互上下守御。

一城门薄怯损弊，寻于门外别立小门一重，各以毡皮钉裹。上开门顶空歇以备坠石，及下施兵伏，又于门内两边栽立枋木，作鹿顶，约高一丈五尺，长五十步，其中路阔六尺。至尽处用木拒马四五重闭定，每五寸立木一根，两边木外，每步立一人持长枪。

一城上以千字文为号，每步一字，每字一人，以五人为一甲，十甲为一队，互相统辖，分布城上。又以在城火夫客户置籍结甲，上城守御。

一选人兵一百五十人，令保正副六人，甲头二人，管押统领，昼夜准备应援。如东壁有报惊急，即提兵东应。西则西应。自攻围二十余日，每有惊急，无有不至者。

一于贼退之后，其未远止在四外侧，近围绕之中。寅夜偷工开壕筑城，仍命工人计城厚薄而中分，之先并力以筑其表。高及寻丈，度不可以骤登，则又并力以筑其里适相当，然后增筑以成之。内具畚锸以督役，外荷戈矛以备警，起五邑之夫，万人竭作，不淹时而毕。

一城壁长八百八十二丈，高二丈五尺，上阔一丈六尺，底阔三丈七尺五寸。及于城壁外开筑城壕，绕城壕堑计长七百八十八丈一尺，上阔三丈，底阔一丈八尺，深一丈五尺。

张世、李孝义寇德安，四日引去。

建炎元年九月二十二日，李孝忠余党张世、李孝义贼马五万余众，已破襄阳、荆门军、荆南府、郢复州，遂寇德安府。先行文字，称欲就招安，一面摆拽兵马，环绕府城。本府以方议招，未敢御敌。是夜五更一点，忽同时发喊，云梯火炮弓弩箭凿攻城，势焰凶猛。本府官吏军民以死御贼，至二十三日巳时，贼始退。是日矢石杀死贼兵三百余人，贼拽尸以去，沉之河，及积薪焚之。被伤一千余人。诸门夺下云梯七十余座。二十四日夜，贼兵又乘暗至西北两门，以城上肃静提防，不能下

原藏北京图书馆

手，夜半引去。其时有御营使司同都统制范琼讨捕李孝忠等，领兵在府北，累遣至城下应援。掩击连日攻击不下，二十五日拔寨南去。

杨进寇德安，一十六日引去。

建炎二年三月初四日，群贼杨进号没甲牛，领众至本府城外四面下寨，遣人赍文字来，称有众一百五十万，马三万五千余匹，自京东登、莱、沂、密、潍、淄、徐等州前来，逐州官员尽皆剿杀。本府视贼寨，约有十余万人，马二千余匹。是日略来胁城，不多时各退归寨。初五日以后，朝暮绕城，矢石所不及处，摆布人马三五重，更番替换，又于前分布攻城人马，大振金鼓喝喊，马军在后，用刀枪拥逼步人并力攻城，一齐发弓弩及神臂弓箭，凿射城上人，并持云梯四面奔城。被城上守御人弓弩箭凿炮石砖石雨下，贼并不曾得利。城中时出兵冲杀，贼遂少退。四五日后，贼复添立攻具，高起望楼，下瞰城中，并造战棚、对楼、洞子，用牛皮包漫。又用夹布作遮箭幕，约高三丈，阔二丈，箭凿皆不能害。又立大炮，攻具日增。夜遣人搬柴草向羊马城，并城门放火，亦被守御人救护扑火，并矢石御退，贼不得利。十七日，增望楼四座，大炮五十余座，洞子一百余个，遮箭布幕三十余座，大战棚一座，对楼一座，及云梯不知其数。其战棚约高二丈，四方各阔一丈六尺有余，先用人里外抬夯向城，被城上人用弓弩箭凿并炮先射打退抬夯人，及打得倾侧，使用不得，弃下退去。其对楼约高四丈，阔一丈五尺有余，作五层，缚木梯斜上，高过如城。其势太重，推拽难行，兼被城上守御人施放矢石，射打推拽人，莫能进前。其余遮箭幕尽被炮石打得碎破，其洞子凑城，又被城上坠下柴草，积火焚烧，皆不得近前，其炮亦被城内放炮，多打杀定炮人。其贼凡所立攻具，一一施用，数日皆不能伤城上人。自初四至十九日，计十六日，逐战斗杀伤贼数多。贼知城不可攻，二十日方遣人至齐安门下，高声呼城上人且不要放箭防御，教来打话。当时城上人问打甚话，其人言：恁也不出来共俺厮杀，我也打恁城不破，有招安官来也，俺只待要些犒设，受招安。城上人答：待恁受招安了，与恁犒设。其人便去。至晚有一人，着紫道服，领二十余人，持东京留守司请召旗一面向城，隔壕与城上人说话，称是东京留守宗元帅使臣成忠郎王申，元帅遣来招安杨防御。高声读示宗元帅咨目并札子，言杨防御今日方肯受招安，待问本府要些犒设，并出券往东京。本府许之。二十一日送犒设在城外，其杨进领人亲到齐安门下，收受致谢而去。是日杨进领众起离，向信阳军前去。契勘杨进自三月初四日围城， 攻具甚盛， 被城上人施用弓弩、箭凿、炮石， 射打死损贼人数多， 及出兵冲杀入壕， 淹溺死者五十余人。及于壕内涝漉到贼尸， 于沿身搜到借补使臣文贴四道。及被虏人回称杨进被箭射着头， 又被砖炮打着额，倒卧累日， 俟起来嗔在边将官不来扶救， 斩之。又听得杨进言： 自出京以来， 不曾折了人， 却到这里折却许多， 反折了强将四员。见得杨进计穷力尽， 方受招安。

孔彦舟三次寇德安，皆不克引去。　　建炎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有北来一项群贼数万人，称是单州团练使、郢州钤辖孔彦舟，在黄州麻城县作过。至三年正月初七日，贼至黄州，皆剃头辫发作金人装束。是夜填塞壕堑，用云梯及牛皮洞子，安立炮座，攻围黄州

城，及肆掠黄陂县，并侵犯德安府孝感县界。本府虑贼来犯城，遂分布官吏军民于诸门地分，严行提备。其贼迤逦至孝感县东旧镇，杀人放火，劫掠财物。二十四日到环河镇，杀伤已受范琼招安下吴锡人马。二十六日到府东十八里下寨，称是武经大大荣州围练使、东平府兵马钤辖、京东西路统制军马孔彦舟。二十七日领全军数万至府城下，四外占冈，摆布搭立，施设弓箭射城上守御人。被城上人齐发炮石弓弩，贼众不敢近。当夜遁走向随州

八千三百三十九卷

前去。至闰八月十一日，复自光州回至本府应山县，作过再占据随州。九月初一日，分遣贼骑侵犯本府，围城。本府乘时出兵掩杀。初八日，贼遁去，复回占随州。十一月初一日，彦舟又自随州领人马至本府城下围绕扎寨。初八日，大队并至攻城，被本府守御人施放弓弩、箭凿、炮石御敌。至晚退，却止在城外。初九日拔寨南去，占据复州，又往占据荆南府。正月二十七日攻城， 当夜引去。九月初一日攻城， 初八日引去。十一月初八日攻城，次日引去。

董平寇德安，三万人，即日败去。

建炎三年三月，群贼董平部领人马至应山县，称勤王兵，沿路劫掠。四月初八日夜，掩劫孝感县，官吏居民迸走，有不及者，悉为驱虏，及烧尽一县官私屋宇。是日在本县东旧镇扎寨，分遣贼徒剽掠。本府差发人兵六头项前去掩杀，董平起离取唐州去。九月十二日，有宣抚处置使司差知信阳军武经郎孙到本府差兵，护行至信阳交割。至十二月二十日，董平破信阳，仅以身脱，其家并官属皆没于贼。平差官占据信阳，自往唐州大义山扎寨，令随、唐、信阳三郡人户送纳粮草，并收逐处税钱。四年三月十六日，平领三万余众到本府，本府差正将辛选发兵往应山界迎敌，战数合，贼大败走，杀贼千余人，钲鼓旗枪弓箭器械辎重弃之满道。平寻走往西京界，为乡村把隘人所杀。

赵寿寇德安，三日引去。

建炎四年五月十二日，群贼赵寿号不忙，自黄州领众数万余人，至孝感县界劫掠。遣人至本府，欲就招安。是月有朝奉郎守尚书兵部员外郎，福建广南东西荆湖南北等路抚谕使冯康国至府，守臣陈规、白冯乞行招安，会赵寿亦遣人以书与冯，愿受招安，规复遣人往寿寨，说以抚谕肯行招安之意。六月初二日，寿领众至城外，是晚冯亲出城见寿。初三日寿携数队入城，听抚谕圣训谢恩。招安了当，冯牒寿令权于江州黄州驻扎，听候朝命，本府亦支给钱粮犒设讫。十二日寿起发至东四十里，环河镇扎，忽夜遣人马分头项于本府八门，改换色衣号，伪作民兵装束，一拥夺门。赖诸门守御素备，即时以死捍御，旋增弓弩炮石，斗敌至已时，方退复于箭炮不及处，摆布围城，迭来攻打。被城上弓弩炮石不歇，及遣兵披城出战三昼夜，计穷力尽，二十日贼拔寨南走。

曹成李雄寇德安，自六月至二月引去。

建炎四年六月，有曹成、李宏贼，自舒州历光州信阳至本府，众数十万，布满诸县，直抵襄、随、郢州界，驻扎三龙河。时早禾始熟，广被芟掠。本府以贼兵众盛，不辍提备。七月三十日，贼众至城下，攻打府城。本府一面施放弓弩箭凿炮石，一面发兵出外，披城斗敌。贼不能破，已时方退。八月十四日，成众又至城下，本府再发人兵出城迎敌，贼复退于近城桐柏庙下立寨，分遣骑于八门一二里外立小寨，困围本府，不通往还。本府官吏军民以死捍御，间出兵掩杀，每夜遣兵劫扰小寨，夺粮入城，昼夜相拒六十余日。是时成等人马实多，本府兵极少，其势不敌，遂设计谋，差人赍公文前去问当成等，诱以祸福利害，指其自新之路，成等始退。十月初三日，遣人入城商议，称一行兵众，元非为贼，止为乡中不可居止，遂前来寻有粮处吃用，却蒙朝廷收还招安，之后所授官职，止乞元来官资，湔洗招安之名。及赍到成等申状，本府

于初五日备录奏闻，成等始于十六日复还三龙河大寨，仍不住于府城四外烧劫。又因本府抄截掩杀之故，十一月二十四日，复领众来攻城，本府出兵迎敌，至午方退。五年二月十九日，成等领众起离三龙河，往汉阳军，渡江前去。

桑仲下邢尚孙群贼寇德安，三月引去。

绍兴元年十二月初四日，有信阳军邢舍

原藏北京图书馆

人、尚统领等，部领二千余人至本府城下焚掠，本府即时闭门捍御，虽稍退，未肯远去。十七日，又有随州孙彪统领人马三千余人，亦来围城，本府闭门捍御，及遣兵出城战，杀伤百余人方退，亦未肯远去，二贼梗路不通。二十日夜，贼齐至城下，弓弩箭凿云梯布牌攻诸门，本府官吏军兵拒敌。二十一日早，始退离城百步外围绕。是夜信阳军贼马前去攻孝感县，不克，复回本军，随州贼马前去攻复州，陷之。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再发人马两路前来本府近城四外焚劫，本府官吏军民昼夜上城，不曾解甲，以死捍御，及时出兵掩杀。三月初间始退向随州去，续据忠训郎权孝感孙韩状，准抚使差权县事，踏逐到离旧县一十里，临[illegible]河，地名紫[illegible]，就周围积水为壕，创筑城壁，欲就绪间。十二月二十四日，有信阳军贼马二千余人，自府城来奔本县，先二百人到城北，即分布守御，发兵迎敌，贼败走。五里逢贼大队至，复围县城，施放弓弩，寻于壕外呼曰：憨是信阳大后军邢舍人、尚统制人马，向北打了一百八十座山寨，坏了邓州信阳军，并大目山寨，今决要取本县屯泊人马，就粮赡军。围至夜，只于壕外分布扎寨。二十五日，贼掠[illegible]河客船，载兵入壕，及用布牌木牌遮箭，抬夯云梯十五座向前，水陆攻县城。被本县人施弓弩炮石，并力捍御，至晚贼退向寨。二十六日，贼多拽河内船舫，五七只为一绞，用大竹绞成竹牌，立于船头，旋添船并作浮桥，于北壁壕内攻县城。城上弓弩炮齐发，敌不能近，复拽船泊岸，只攻东壁，亦被御退。至夜回寨。恐贼别生计，遂亲领兵三更出劫贼寨，杀贼三百余人，及收到被虏男女五百余人入城。二十七日，贼于壕外添炮数座，及分布船只，向前攻城，至午御退。二十八日，又以云梯向前并力攻城，至夜御退。二十九日，贼又用船六十余只，通作一绞，用板钉铺船面，船头并用竹木布牌两头遮箭，后立长枪，五百余人撑拽攻四壁，势凶猛。激厉人兵，决死迎敌，西门放出战船十五只，于壕内，乃城上，弓弩炮石齐发。至未时，贼大败，淹溺无数，尽夺所绞船舫，其岸上摆立贼兵，即时回寨，至夜拔寨遁去。

李横寇德安，六十五日引去。

绍兴二年六月十三日，桑仲余党知邓州李横，号九哥哥，领襄阳府邓随郢州所管军马及逐州百姓，共约五六千人，内正兵约四千人，前来德安府，近城下寨大小十七座，贼首李横大寨在城西隔河，早晚举平安火，诸寨相应。遇夜，诸寨有警即时举火。每寨各立望楼，楼上人执白旗，城北东西三面各正视城门，门内人出入必先见，出稍多，即举旗向门，本寨及两边连寨人兢出掩扑，或城内出兵迎敌，及劫寨，即时诸寨举旗指示，悉来应援。城南有望楼四座，占高阜，下瞰城内街巷，往来动息皆见之，城上守御人人可数。才见城内稍似摆拽，即举旗，诸寨各为备。夜于四外更互用人，把断出入之路，围闭府城内外，风水不通。本府虽不住出兵斗敌，终是兵少难胜亦尝于城上招到横亲近打话喻以祸福。横只以本府收藏霍明为辞，诬执本府顺番，必要打城。七月初三日五更一点，城外发喊，用弓弩箭射城上人，及将云梯到城搬草拥门火之。城上人用弓弩炮石砖石射打，不能上城，至辰时贼退，云梯六十余座皆弃下。初四日，横亲领衙兵往随州至襄阳府，唤木匠铁匠，搬取牛皮绳索，及于大洪山取毡及索。十余日，回来再造天桥、洞子、三梢大炮及云梯等

攻城器械。八月四日，攻具成，津至城西南角下寨，装斗天桥，众填壕一夜平。初五日入远壕内，立大炮七座，攻打城上人，其炮石小者，不下十斤，大者四五十斤。用大木造四脚洞子一个，长约二丈，阔丈五，脊高丈二以上，用湿柏木人[木豕]密牌，牛皮漫之，面与两边用木[木豕]，并厚毡帘其脚，高四尺五寸，厚似

八千三百三十九卷

痴车脚，其状如两间屋，推临里壕。用大木木豕绞成狗脊洞子，连接两行，各长五十余步，并厚木板牌二百余面，遮护贼人搬运草木砖石填里壕，数日斗就。天桥脚共六只，高五尺厚，薄一如洞子，脚长六丈以上，阔二丈，高三丈五尺以上，近及四丈，上阔一丈以上，当头自下至上斜高向前约一丈，以上中下三层当面，并两边及顶上皆用牛皮厚毡毯挂，搭其天桥底盘上，后系大竹索两条，各长二十余丈，每条百余人牵拽。规暗料贼，必是欲以炮打城门并城上人，使住立不得，然后进洞子向前填平里壕，便推天桥就城，因以上城。规即时令人于城上照贼所填壕处，相对用大木置起战棚一座、上下两层，其上横铺大木三重，及于城里脚下深载高木棚一，所以防贼人。万一上城后，若便下城，则必陷在栅中。又于城上两边匝女头墙，密用大木埋起，高排义柱遮隔炮石。又于战棚南北各东西横埋排义柱两重，柱外各分布长枪手并斩马刀。又于柱外各东西更置战棚一座，棚上各备砖石弓箭，以备贼人万一上城分头两向沿城杀人。及防战棚上下人，有不尽死御敌者，致于必死之地，使之无不用命。又于城里相对贼炮并填壕处，亦立大炮七座，内三座，亦可施放炮石，重三五十斤至五六十斤者。又于炮架前并两边高埋大木炮架，中心拽炮人，上横排木木豕作炮棚遮隔贼炮，每炮一座。用炮手三人，更互使用，城上照料城内放出炮石远近偏正一人。城上战棚下用大木两条，各长二丈四五，横用括木两条，各长六尺，当头用横木一条，长一丈，造就托竿一所。又以干竹柴草造下火牛三百余个，又以大枋木三条，合就长板一片，约长一丈五尺有余，又以火炮药造下长竹竿火枪二十余条，撞枪钩镰各数条，皆用两人共持一条，准备天桥近城，于战棚上下使用。又于兵众中选用有胆勇人分为十四甲，逐日轮当战棚上下，并排义柱外及羊马城外及准备诸处紧急应援，以安陆县尉李居正统领。又以副将马立统领一项人兵，专点检四壁守御，及攻城紧处策应。幸而其贼所置攻城器具，前来一一皆如所料。贼所立炮七座，不住施放一十四昼夜，虽打坏城上门楼，并城门搀板及打折排义柱，并战棚上横铺木植，但逐旋打坏，逐旋添补立起，并不曾正打着城上城内一人。惟是城里放炮出外，远近偏正，有城上照炮人招呼，令逐旋那移，转动炮架及添减拽炮人数，或炮石大小施放。所以城外贼人稍有攒聚，炮力可及处，即时打散其贼，炮手并拽炮人多被打杀，所有贼人狗脊洞子只于当口尽皆打倒，并人亦打杀，更不能使用。惟有人洞子临壕，约中城内人炮三二百下，方始打动，上盖少有损坏，其当面木豕帘毡帘，一齐打碎。炮入洞子内打杀人多，却推向前再修，别用牛皮作帘，并帘里硬排立木。又向前来，再打损坏，

原藏北京图书馆

方推拽向后不用，只拥驱虏到老小妇女搬运草木砖石填壕，并不顾城上箭炮打杀。若是打杀近上首领，并亲近正贼，即驮背或舁去窖埋。若是打杀驱虏人，并已下人，即时剐肉食用，其壕相近填满，方再以土传城。城上人并射火箭在所填草木上，偶值风顺，其贼众向前打扑不及，被火烧着，两三昼夜尚未烧尽，其贼又只用砖石并土相兼再填。又两三日，相近填满，其老小妇女死损外，见存无几，兼近城脚，难向前来，遂选壮健人与正贼牙兵相兼以布袋盛土，走夯前来，并布袋样下，急走回去。其搬土填壕，并定破拽炮及城下往来之贼，中箭并炮前后死损甚众。其贼渐窘，少阙粮食，襄邓随郢四郡界内，人民田种万无一二，回去亦难得食。打劫已遍，并无可劫。除正贼近上甲头人有些装着，余人并蓝缕，惟指望打城后，为饱暖之计，所以其贼攻城，亦不惜他人命，用意坚确，不肯轻退。八月十五日，宣抚使司送到襄邓，随郢州镇抚使司书写机宜文字，谭宪公文称朝廷已差李横充襄邓，随郢州镇抚使。又将谭宪文字付李横照验。横言：便是朝廷差我做镇抚使，教我去那里吃着甚底，我也不能做得他镇抚使，我待打城破后相度。十八日，贼众遂填平里壕。十九日，四面分布打城，贼安排下云梯伺侯，同时下手，及四外高阜处，并要路上各布马军，准备稍截城破走出之人。至午时，推天桥凑城西南角，正是所填壕上，于天桥两边抬云梯三十余座，后布长枪手约一千余人。发喊并钲鼓齐发，及弓弩箭炮石一齐施放，射打城上守御人，其天桥已是近城。规即于城上战棚脚下推长板出城头数尺，于板上并手推衮下大石，于城外脚下，打推天桥贼众，及推出托竿托住天桥，争一丈有余，不能到城。其战棚上下方欲施用火枪、撞枪、钩镰之次，其天桥脚下人倒推，并牵拽竹索人倒拽，天桥急回约五十余步方住。得一辰时以上，却向前来，于天桥先行路稍近南行，意欲闪避托竿，无可行得，近南地步丈尺稍多，所填壕不甚实处，致陷住天桥东南前脚，前来不得，却向后拽，又因人众，用力太多，拽断竹索，进退不得。致羊马城内兵出，与天桥下贼人用命斗敌，并城上砖石、弓弩、箭凿，城里炮石并下，移时方始杀退贼兵。寻于城上，推下火牛柴草，被羊马城内人并出搬柴草，积在天桥脚下焚之，其天桥上并中隔内，贼兵方始荒忙走下，一齐退却，并绕城四外贼兵，各被城上守御人施放弓弩砖炮射打退走，弃下云梯。及向外高阜处，并要路上分布人马，一齐回寨，其贼大败，当夜遁去。

契勘，其贼初来之时，止有五六千人，自入府界百余里，驱虏人数甚众，皆以正贼监押，收刈稻谷，搬材木，置造攻城器具。后来收尽田稻，并梨枣等，及造就攻具，一齐追收回寨，并使打城。共数实有一万余人，虽人数不为甚多，然所造攻具雄壮，摆布施设次第，似乎不容人力可敌，凶焰实为可畏。加之城内人饥饿，杂草木皮叶食之，凡守御六十五昼夜。横之攻城也，久之不下，一日遣人请议事，规在城上见之。横曰：愿得粟二百斛而去。左右请勿与，规曰：我粮无几，横来请，是伺我虚实，不与即谓我粮乏，攻益力，去愈缓，与之则遁有日矣。即送与之。明日横众攻城，规坐城楼，炮折足指，容色不变。围益急，粮不继，诸将请寻迫牛以食。规曰：杀牛代食，敌闻之围猝未解矣。乃尽取酒务曲蘖分给之，仍搜家财

得万缗，以犒军。横又遣人来谕，愿得府之魁妓而后罢攻。诸将曰：城围七十日矣。以一妇人活一城之众，不亦可乎？规曰：使横即退，是我以妇人求和，况未必退乎？其再来，当斩妓首以遗之。孝感县令韩来告曰：县有粟百斛，路绝不通。规命乘风雨呵殿而来，贼军疑其有神，不敢睥睨。横以天桥鹅车逼城，规曰：技止此尔。纵火焚之，即退。规叹曰：使横更七日不解，曲蘖亦尽矣。

八千三百三十九卷

汤王寿，字君宝，潭州浏阳人。淳熙十四年进士，授德安府教授。先是建炎间陈规守德安屡经大寇，皆应以问暇，于城上筑鹊台，城外筑羊马城，又于羊马城外设木棚，贼至辄败。后知顺昌府府多储粟，计议司来起粟赴河上，规请代以金帛。已而金人围城，竟赖其粟以充军食，卒以破虏。王寿访寻其事编为《建炎德安守御录》。绍熙四年，王寿除太学录，表上其书。

右陈规守城法，用于仓猝无备之中，几攻几拒，应敌远穷，十万百万，靡不退却，程式具存。剖析尤备，凡沿边守宰，抽绎此书，思过半矣。

【太平御览】：拒守　　孙子曰：城有所不攻。固而多重。

《易》曰：利用御寇，不利为寇。

《汉书》曰：来歙与征虏将军祭遵袭略阳，遵道病还，分遣精兵随歙合二千余人，伐山开道，从番须回中，番须回中， 并地名也。番音盘。武帝元封四年幸雍， 通回中道， 前书音义曰： 回中在汁亡。汁亡今陇州汁亡元县也径至略阳。径， 直也。斩嚣守将金梁，因其保城，嚣大惊曰：何其神也。《东观汉记》曰： 上闻得略阳甚悦， 左右怪上数破大敌， 今得小城， 何足以喜。然上以略阳嚣所依阻， 心腹已坏， 则制其支体也。乃悉兵数万人围略阳，斩山筑堤，激水灌城。歙与将士固死坚守。矢尽，乃发屋断木以为兵，嚣尽锐攻之。自春至秋，其士卒疲弊，帝乃大发关东兵自将上陇，嚣众溃走，围解。于是置酒高会劳赐，歙班坐绝席，在诸将之右。赐歙妻缣千匹，诏使留屯长安，悉监护诸将。

又曰：大司徒邓禹，西征定河东，张宗诣禹自归，禹闻宗素多权谋，乃表为偏将军。禹军到旬邑，赤眉大众且至，禹以旬邑不足守，欲引师进就坚城，而众人多畏贼追，惮显后拒。禹乃书诸将名于竹简，署其前后，乱着笥中，令各探之。笥以竹为之， 郑玄注《礼记》云：圆曰箪， 方曰笥。宗独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张宗岂辞难就逸乎？禹叹息谓曰：将军有亲弱在营，奈何不顾。宗曰：愚闻一卒毕力，百人不当，万夫致死，可以横行。宗今拥兵数千，以承大威，何遽其必败乎？遂留为后拒。诸营既引，宗方勒厉军士，坚垒壁以死当之。禹到前县，议曰：以张将军之众，当百万之师，犹以小雪投沸汤，虽欲戮力，其势不全也。乃遣步骑二千人反还迎宗。宗引兵始发，而赤眉至，宗与战，却之，乃得归营，于是诸将服其勇。

又曰：隗嚣大将王捷，别在戎丘，登城呼汉军曰：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无二心，愿诸军亟罢，亟， 纪力切。请自杀以明之。遂自刎颈死。

又曰：世祖即位，遣宗正、刘延攻天井关，与田邑连战十余合，延不得进。邑迎母弟妻子，为延所获。《东观汉记》曰： 邓禹使积弩将军冯亻音将兵击邑，亻音悉得邑母弟妻子。后邑闻更始败，乃遣使诣洛阳献璧马，即拜为上党太守。

《晋书》曰：陶侃使桓宣、李阳平襄阳，侃使宣镇之，以其淮南部曲立义成郡。宣招怀初附，劝课农桑，简刑罚，略威仪，或载锄耒于轺轩，或亲芸获于陇亩。十余年间，石季龙再遣骑攻之，宣能得众心，以寡弱拒守，议者以为次于祖逖、周访。

又曰：吴彦为吴建平太守，时王氵睿将伐吴，造船于蜀。彦觉之，请增兵为备，皓不从。彦乃辄为铁锁横断江路，及师临境，缘江诸城皆望风降附，或见攻而拔，唯彦

坚守，大众攻之，不能克，退舍礼之。

又曰：蔡道恭为司州刺史，魏围司州，时城中众不满五千人，食才半岁。魏军攻之昼

原藏北京图书馆

夜不息，乃作大车载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堑。刺史蔡道恭堑内作蒙艟斗舰以待之，魏人不得进。又潜作伏道以决堑水道，恭载土塞绝之。相持百余日，前后斩获不可胜计。魏大造梯冲攻围日急道，恭用四石乌漆大弓射，所中皆洞甲镞羽，一发或贯两人，敌人望弓皆靡。又于城内作土山，多作大槊，长二丈五尺，施长刃，使壮士执以刺魏人，魏军甚惮之。

《陈书》曰：宣黄侯慧纪镇荆州，随师济江。慧纪率将士三万人，船舰千余乘，沿江而下，欲趣台城。遣南康太守吕肃将兵据巫峡，以五条铁锁横江。肃竭其私财以充军用。随将杨素奋兵击之，四十余战，争马鞍山，及磨刀涧守险，隋军死者五千人，尽取其鼻以求功赏。既而隋军屡捷，获陈之士三纵之，肃乃遁。

又曰：太祖以王罴为荆州刺史，进号抚军将军。梁复遣曹义宗众数万围荆州，堰水灌城，不没者数板。时既内外多虞，未遑救援，乃遗罴铁券云：城全当授本州刺史。城中粮尽，罴煮粥与将士均分而食之。每出战，尝不擐甲胄，大呼曰：荆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国家，使贼箭中王罴。不尔王罴须破贼。屡经战阵，亦不被伤，弥历三年，义宗方退。进封霸城县公，寻迁车骑大将军。

又曰：王罴，华州刺史。沙苑之役，齐神武士马甚盛。太祖以华州冲要，遣使劳罴，令加守备。罴语使人曰：老罴当道卧，獾子安得过？太祖闻而壮之。及齐神武至城下，谓罴曰：何不早降？罴乃大呼曰：此城是王罴家生死在此，欲死者来！齐神武遂不敢攻。

又曰：王思政守颍川，兼河南诸军事。东魏太尉高岳、行台慕容绍宗、仪同刘丰生等，车骑十万来攻颍川。城内卧鼓偃旗，若无人者。岳恃其众，谓一战可屠，乃四面鼓噪而上。思政选城中骁勇开门出入，岳众不能当，引军乱退。思政登城，遥见岳阵不整，乃率步骑三千出邀击之，杀伤甚众，然后还城设守御之备。岳知不可卒攻，乃多修营垒，又随地势高处筑土山以临城中，飞梯火车，昼夜尽攻击之法。思政亦作火钻，子算切因迅风便投之土山，又以火箭射之，烧其攻具，仍募勇士缒而出战，兵众披靡，其守土山人亦弃山而走。思政即命据其两土山，置折堞以助防守，岳等于是夺气，不敢复攻。齐文襄更益岳兵，堰于建反　水以灌城，城中水泉涌溢，不可防止，悬釜更炊，粮力俱竭。慕容绍宗，刘丰生，及其将慕容永珍共乘楼船以望城内，令善射者俯射城中。俄而大风暴起，船乃飘至城下，城上人以长钩牵船，弓弩乱发。绍宗穷急，投水而死。丰生向土山，复中矢而毙。生擒永珍。思政谓之曰：仆之破亡在于晷漏，诚知杀卿无益，然人臣之节守之以死。乃流涕斩之，并收绍宗等尸以礼埋瘗。

《隋书》曰郭荣字文护，擢中外府水曹参军。时齐寇屡侵，护令荣于汾州观贼形势。时汾州与姚襄镇相去悬远，荣以为二城孤迥，势不相救，请于州镇之间更筑一城，以相控摄，护从之。俄而齐将祖孝先攻陷姚襄汾州二城，唯荣所立者，独能自守。护作浮桥出兵渡河与孝先战，孝先于上流，纵大筏以击浮桥，护令荣督便水者，引取其筏。以功授都督护。

又曰：刘弘字仲远，拜泉州刺史。会高智慧作乱，以兵攻州，弘城中守百余日，救兵不至，前后出战，死亡太半，粮尽无所食，与士卒数百人煮犀角腰带及剥树皮而食之，一无

离叛。贼知其饥饿，欲降之。弘抗节弥厉。贼悉众来攻，城陷为所害。上闻而嘉叹者久之，赐物二千段。

八千三百三十九卷

又曰：李景检校代州总管，汉王谅作乱并州，景发兵拒之。谅遣刘嵩袭景，战于东城。升楼射之，无不应弦而倒。选壮士击之，斩获略尽。谅复遣岚州刺史乔钟葵率劲勇三万攻之，景战士不过数千，加以城池不固，为贼冲击，崩毁相继。景且战且筑，士卒皆殊死斗，屡挫贼锋。司马冯孝慈、司法参军吕玉，并骁勇善战，仪同三司侯莫陈，又多谋画，上拒守之术。景知将士可用，其后推诚于此三人，无所关预，唯在门合持重，时出抚循而已。月余，朔州总管杨义臣以兵来援，合击大破之。

《唐书》曰：乾符中元万顷从李责力征高丽，责力尝令万顷作文檄高丽，其语有讥高丽不知守鸭绿之险。莫离支报云：谨闻命矣。遂移兵固守鸭绿，官军不得入，万顷坐是流于岭外。

又曰：李光弼守太原，自贼围城，城中张一小幕止宿，有急即自往救之。行至府门，未尝回头，不复省视妻子。贼退后，收拾器械处置公事，经三日，然后归家。

又曰：史思明围光弼于太原，四面重围，十日不解。每日使贼于阵前谩骂光弼，并戏弄城上人。光弼使人穿地道以木撑之，贼明日还于旧处，立将戏之，地道透，遂把贼脚曳入地道中，光弼得而对众戮之。城中大喜，思明知事不集，遂退归河北。

又曰：张巡守睢阳，在城中每战，登陴大呼以助威，眦血流面，牙齿皆碎。城将陷，西向再拜曰：为救不至，臣智勇俱竭，不能全一城，今使逆贼见逼，臣死之后，愿为鬼与贼为厉，以答国恩。及城陷，尹子奇见巡问之曰：闻公每督战，眦裂齿碎，实有之否？巡应之曰：然。子奇曰：何以至此？曰：欲得杀逆贼，遂至于此。子奇以大刀剔其口，见其存者不过三数。巡因大诟骂子奇，责以悖逆，损害平人。子奇欲存之，左右曰：此人必不为我用，又得众死心，不可留。故害之。

又曰：史朝、刘昌在围中，连月不解，城中食尽，贼垂将陷之。刺史李岭计蹙，昌为之谋曰：今河阳有光弼制胜，且江淮足兵，此廪中有数千斤曲，可屑以食众。计援兵不二十日当至东南，敌众以为危，昌请守之。昌遂被铠持盾登之，陈逆顺以告谕，贼之众甚畏之。后十五日，副元帅李光弼救军至，贼乃宵溃。光弼闻其谋，召置军中超授试左金吾卫郎将。

又曰：元和中，鄂岳都团练使李道古攻申州，克其罗城，乃进围逼其中城。城中守卒夜帅妇人登城而呼，悬门窃发，分出其众，道古之众，惊乱多为虏杀。

又曰：王凝为宣州，黄巢自岭表北归，大掠淮南攻围和州。凝令牙将樊俦舟师据采石以援之，俦违令，凝即斩之以徇，命别将乌颖代俦赴援，竟解历阳之围。贼怒，引众攻宣城。大将王涓请出军逆战，凝曰：贼忿而来，宜持重待之。彼众我寡，万一不捷，则州城危矣。涓锐意请行，凝即阅集丁壮，分守要害，登陴设备。涓果战死。贼乘胜而来，则守有备矣。贼为梯冲之具，急攻数月，御备力殚，吏民请曰：贼之凶势不可当，愿自书归款退之，惧覆尚书家族。凝曰：人皆有族，予岂独全？誓与此城同存亡也。既而贼已退去。时乾符五年也。

又曰：王栖曜为常州别驾。时江左兵荒，诏内常侍马日新领汴滑五千人镇之。日新贪暴，贼萧庭兰乘人怨诉逐之而劫其众。时栖曜游弈远郊，遂为贼所胁，进围苏州，栖曜因其懈怠，挺身登城，率城中出攻，贼众大溃。

又曰：张亻丕，建中初以泽潞将镇临氵名。田悦攻之，亻丕度兵力不能出战，严设守备，婴

原藏北京图书馆

城拒守。贼不能拔，累月攻之益急，士多死伤，粮储渐乏，救兵未至。[亻丕]知事不济，无以激士心，乃悉召将卒于军门，命其女出拜之，谓曰：将士辛苦守战，[亻丕]之家无尺寸物与公等为赏，独有此女，幸未嫁人，愿出赏之，为将士一日费。众皆大哭曰：誓与将军死战，幸无虑也。会马燧以太原之师至，与军众合，击悦于城下，大败之。[亻丕]乘势出战，士卒无不一当百，围解，以功迁泗州刺史。

《三国典略》曰：周独孤永业，恐潞州刺史段思文不能自固，驰入金墉助守。尉迟迥为土山地道。晓夕攻战，永业选其三百人为爪牙，每先锋死战，迥不能克。

又曰：台城未陷，侯景又烧大司马门，后门[合]舍人高善宝以私金千两，赏其战士。直阁将军宗思领将士数人，窬城出外洒水。久之。火灭。景又遣持长柯斧入门下，斫门将开，羊促酱扇为孔以槊刺倒二人，斫者乃退。

又曰：陈人侵齐，北徐州刺史祖[王延]令不闭城门，守陴者皆下街巷禁断人行，鸡犬不许鸣吠。陈人莫测所以，疑人走城空，不设警备。中夜[王延]忽令鼓噪，陈人惊散，晓复结阵向城。[王延]自临战，陈人先闻其盲，谓不能抗拒。忽见亲在戎行，弯弧纵镝，怪之，遂退。时穆提婆之不已，欲令城陷，不遣救援。[王延]军守百日，城竟保全。

墨子曰：禽滑厘问曰：云梯既施，攻备已具，武力又多，争上吾城，为之奈何？墨子曰：多下矢石，以灰砂薪火水汤以济之。若城外穿地来攻者，宜城中掘井，以薄瓮内井中，使听聪者伏瓮听之，审知穴处，凿内而迎之。

《吕氏春秋》曰：公输般为高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而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于郢，见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闻大王将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臣以宋必不可得。公输般，天下之巧工也。已为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请公输般试攻之，臣请试守之。于是公输般设攻宋之械，墨子设守宋之备。公输般九攻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荆辍不攻宋。墨子也，能以术御之荆，而存乎宋矣。

《博物志》曰：处士东里魅责禹乱天下事，禹退作三城，强者攻，弱者守，敌者战。郭盖禹始也。

贾谊《过秦论》曰：有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命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

又曰：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溪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

任彦升奏弹曹景宗曰：故司州刺史蔡道恭，率励义勇，奋不顾命，全城守死，自冬徂秋，犹转战穷极，摧折丑虏。

【杜[子石]通典】《守拒法》：城有不可守者，大而人少，小而众多，粮寡而柴水不供，垒薄而攻具不足。土疏地下，溉灌可泛，邑阙人疲，修缉未就，凡若此类速徙之。　　垒高土厚，城坚沟深，粮实众多，地形险阻，所谓无守而无不守也。故曰：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

凡筑城下阔与高倍，上阔与下倍，城高五丈，下阔二丈五尺，上阔一丈二尺五寸，高下阔狭，以此为准，料功。上阔下加阔，得三丈七尺五寸，半之得一丈八尺七寸五分，以高五丈乘之，一尺之城，积数得九十三丈七尺五寸，每一工日筑土二尺，计工约四十七人一步，五尺之城，计役二百三十五人，一百步，计工二万三千五百人。三百步，计工七万五百人。率一里则十里可知。其出土负，并计之大功之内。凡敌欲攻，即去城外

八千三百三十九卷

五百步内，井树墙屋并填除之，井有填不尽者，投药毒之。木石砖瓦茭刍，百物皆收之。入不尽者，并焚除之。其什物五谷，糗鱼盐，布帛医药，功巧戎具，锻冶秸槁，茅荻芦苇，灰沙铁炭，松桦蒿艾，脂麻皮毡，荆棘篦篱，釜镬盆瓮，石雷木锹斧，锥凿刀锯，长斧长刀，长锥长镰，长梯短梯，大钩连锁，连枷连棒，自棒、芦竹为禾亨，之顺反。插以松桦，城上城下，咸先蓄积。缘人间所要公私事物，一切修缉。抛石大小随事。

城外四面壕内，去城十步，更立小隔城，厚六尺，高五尺，仍立女墙，谓之羊马城。城门先造连拒马枪，壮锐以锁连之。

城内面别穿井四所，置水车大瓮二十口，灶十所。

却敌上建堠楼，以板跳出为橹，与四外烽戍，昼夜瞻视。

城壕面阔二丈，底阔一丈，以面阔加底，积数太半之，得数一丈五尺。以深一丈乘之，凿壕一尺，得数一十五丈，每一人功日出三丈，计功五人一步，五尺计功二十五人，五十步，计功二百五十人。百步计功二千五百人，一里计功七万五百人。以此为率，则百里可知。

弩台高下与城等，去城百步，每台相去亦如之。下阔四丈，高五丈，上阔二丈。上建女墙，台内通暗道，安犀膝梯，人上便卷收。中设毡幕，置弩手五人，备干粮水火。　　城上一步一甲卒，十步加五人，以备杂供之要。五步有伍长，十步有什长，五十步百步皆有将长，文武相兼，量材受任。而统领精锐骁勇，简募或十队，二十，三十队，大将副将各领队巡城晓谕，激励赴救。

城上立四队。□□别立四表以为侯视。若敌欲攻之处，则去城五六十步，则举一表，撞梯逼城举二表。敌若登梯举三表，欲攀女墙举四表。夜即举火如表。城上四队之间，各置八旗，若须木檩音凛。极板举苍旗，须灰炭禾亨铁举赤旗，须檑木樵苇举黄旗，须沙石砖瓦举白旗，须水汤不洁举黑旗，须战士锐卒举熊虎旗，须戈戟弓矢刀剑举鸷旗，须皮毡麻木锹镬斧凿举双兔。城上举旗，主当之官随色而供。城内老小男女，除营食之外，皆令应役。城上分为八队，使识文者，点检常须备拟物为八部。城内对敌营，自瓮城内为暗门，多少临时令五六寸勿穿。或于中夜，于敌初来，营列未定，精骑从突门跃出，击其无备，袭其不意。城门先自凿扇为数十孔，出强弩射之，长矛刺之，则敌不得近门栈，以泥厚涂之，备火柴草之类，贮积泥厚涂之，防火箭飞火。转关桥，一梁端着横检，拔去其检，桥转关，人马不得过，度皆倾水中。

布巾曼复布为之，以弱竿悬挂于女墙八尺，折抛石之势，则矢石不复及墙。木弩以黄连桑柘为之，弓长一丈二尺，径七寸，两梢三寸，绞车张之。大矢自副，一发声如雷吼，败队之卒。鹭尾炬缚苇草为之。分为两岐，如燕尾状，以油腊灌之，加火，从城坠下。使人骑木驴而烧之松明，以铁锁缒下巡城照，恐敌人夜中乘城而上。夜中城外每三十步，悬大灯于城半腹，置警犬于城上，吠之处，即须加备。脂油炬于城中四衢要路门户，晨夜不得绝明，用备非常。行炉铁汁舁行以洒敌人。游火铁筐盛火加脂腊，锁悬缒下，烧穴中片空城人。　　灰沙

糠秕，因风于城上掷之以眯敌目，因以铁汁洒之。

连挺如打禾连枷状，打女墙外上城敌人。叉竿如枪，刃为两岐，用叉飞梯及人。

钩竿如枪，两傍有曲刃可以钩物。

油囊盛火于城上，掷安火车中，囊败火炽。

天井。敌攻凿地为地道来返，自于地道上直下穿井以邀之，积薪安井中，加火薰之，敌人自焦灼。

地听。于城内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以新罂用薄皮裹口如鼓，使聪耳者于井中，托罂而听，则去城五百步内，悉知之。审知穴处，助凿迎之，与外相遇，即以就乾艾一石，烧令烟出，以板于外密覆穴口，勿令烟泄，仍用韦袋鼓之。又先为桔槔悬铁锁，长三丈已上，束柴苇焦草而燃之，坠于城外所穴之孔，以烟熏之，敌立死。　　城

原藏北京图书馆

上八队之间，安转关小抛二，机关大抛一，云梯撞抛等其间先后城边，用木出跳为重女墙，高于土女墙五寸以上，以板覆其上，随事缓急而开闭之。敌若以大石击墙楼，石下之处出跳，空中悬生皮毡毯等袋，以乘其石。城内人家咸令置水防火，先约失火者斩，火发之处，多恐奸人放火，但令便近主当八部官人，领老小丁女救之。火起所部，急白大将，大将领亲信人左右救火。城中有卒惊及杂人，城上不得辄离职掌，乱走街巷者斩。敌若推轮排来攻，先以抛打。手抛既众，所中必多，来者被伤，力不齐矣。

凡攻城之兵，御捍矢石，头带蠡帽，仰视不便，袍甲厚重，进退又难，前既不得上城，退则其师逼迫，人众烦闹，我作转关女墙，腾出城外，以辘轳坠铁索，索头安铁鸱，当聚闹之处，掷下拨人。敌若兵众气盛，将卒有疑，即回易左右前后，或替一日再动，或数夜不移，审察安危，随时变改。飞书檄必诱我人，速封驰送大将。每夜巡城，皆改易契，令信人持伪契巡行，所由不觉罚之。觉则送使，有外往来主司押领上使，辄不得问其事，由外人辄不得与语。

敌若纵火焚楼堞，以粗竹长一丈，锼音搜去节，以生薄皮合缝为袋，贮水三四石，将桶内于袋内，急缚如溅桶，令壮士三五人撮水口急蹙之。救火，每门常贮两具。如无竹，以木合桶漆之而用，并小溅桶二十具兼助之，门内常以瓮贮水添用。

敌若推撞车，我作粗铁环，并以桑木为之，用索相连。撞头适到，速以环串撞头于其傍便处，分令壮士牵之翻倒，弓弩两射，自然败之。

敌若木驴攻城，用铁蒺藜下而敦之。其法以熟铁，阔径长一尺二寸，四条纵横布如蒺藜形，[车容]生铁灌其中央，重五十斤，上安其鼻连锁掷下，敦讫以辘轳拗上。若木驴上有牛皮并泥，敦著即举，速放火炬，灌油烧火。

凡敌攻城，多背工相起土为台，我于城内，薄筑长高于敌台一丈已上，即自然制彼，无所施力。

又于城上以木为棚，容兵一队，作长柄铁钩，陌刀锥斧随要便以为之备。若敌攀女墙，踊身，待其身出，十钩齐搭，制入城中，斧刀助之。城若卑地下，敌人壅水灌城，速筑墙壅诸门及陷穴处，更于城内促团周匝，视水高中而阔筑墙，墙外取土高一丈以上，城立后于墙内，取土而薄筑之。精兵备城，不得杂役。如有泄水之处，即十步为一井，井内潜通引泄漏。城中速造船一二十只，简募解舟枳者，载以弓弩锹镬，每船载三十人，自暗门衔枚而出，潜往斫营，决彼堤堰，敌觉即急城上鼓噪，急出兵助之。

敌有骁勇冲门入来，门内多穿坑阱，又于重墙内卒出其不意，敌必傍走，自入阱中。　城门外简择健卒，贮备器具，看敌懈怠，即开门，骁勇齐击。乘驰逐北，不得过二百步，缓急城上应接易为。

敌攻日久，众巧俱施，蚁附缘城，不惜士众，野无所得，粮路又绝，兵众离心，将帅懈倦，必精兵壅守，防我城门。我当乘间，骁勇四出，与城上人应期内外齐攻，专精与疲怠者尤绝。必须审察，贼多伪，谋其所穴之孔。于城内深阔为坑，坑上安转关板桥。若敌入来得三五十人后，启发机关，自然先毙。

铁菱，状如铁蒺藜。要路、水中置之，以刺人马。

陷马坑。长五尺，阔一尺，深三尺，坑中埋鹿角枪，竹签，其坑似亚字相连，状如钩锁，以草及细尘覆其上，军城营垒要路皆设之。

拒马枪。以木，径一尺，长短随事，十字凿孔，纵横安捻，长一丈，锐其端，可以塞城门巷要路，人马不得奔驰。

木栅。为敌所逼，不及筑城垒，或因山河险势，多石少土，不任版堞，乃建立木为之方圆高下，随事深埋木根，重复弥缝其关，内重短为门合道，外柱木重长四四尺，为女墙，皆泥涂之，内七尺。又立门合道，内柱上布板木为栈立栏竿于栅上，悬门拥墙，濠堑拒马，守一如城垒法。

烽台。于高上四顾险绝处置之，无山亦于孤迥平地置，下筑羊

八千三百三十九卷

马城，高下任便，常以三五为准。台高五丈，下阔二丈上阔一丈，形圆，上建圆屋覆之，屋径阔一丈六尺，一面跳出三尺，以版为上覆下栈。屋上置突灶三所，台下亦置三所，并以石灰饰其表里。复置柴笼三所，流火绳三条，在台侧近上下用屈膝梯，上收下乘，屋四壁开觑贼孔，及安视火筒。置旗一面，鼓一面，弩两张，抛石檑木，停水瓮，干粮，麻蕴、火钻、火箭、蒿艾、狼粪、牛粪。每晨及夜平安举一火，闻警固举二火，见烟尘举三火，见贼烧柴笼。如每晨及夜平安火不来，即烽子为贼所捉。一烽六人，五人为烽子，递知更刻，观视动静。一人烽率，知文书符牒转牒。

马铺。每铺相去三十里，于要路山谷间牧马两匹，与游弈计会，有事惊急，烟尘入警，即奔驰报探。

土河。于山口贼路横断道凿，阔二丈深二尺，以细沙散土填平，每日捡行扫，令净平。人马入境，即知足迹多少。

游奕。于军中选骧果谙山川泉井者，充常与烽铺士卒计会，交牌日夕逻侯，迩庐个反。于亭障之外捉生问事，其军中虚实举用，勿令游弈人知。其副使子将，并久军行人取善骑射者。兼令人枕空胡禄卧，有人马行三十里外，东西南北皆响，见于胡禄中，名曰地听，则先防备。

《守则有余》：后汉凉州贼王国围陈仓，左将军皇甫嵩督前军董卓救之。卓欲速进赴陈仓，嵩不听，卓曰：智者不后时，勇者不留决。速救则城全，不救则城灭，全灭之势，在于此也。嵩曰：不然，百战百胜，不如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以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我，可胜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余，有余者动于九天之上，不足之陷于九地之下。今陈仓虽小，城守固备，非九地者陷也。王国虽强，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势也。夫势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国今以陷受害之地，而陈仓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烦兵动众，而取全胜之功，将何救焉？遂不听。王国围陈仓，自冬迄春，八十余日，城坚守固，竟不能拔，贼众疲弊，果自解去。

《坚壁持久》：蜀先主率大众东伐吴，吴将陆逊拒之，蜀主从建平连围至夷陵界，立数十屯，以金帛爵赏诱动诸夷，先遣将吴班以数千人于平地立营，欲以挑战。诸将皆欲击之，逊曰：备举军东下，锐气始盛，且乘高守险，难可卒攻，攻之纵下，犹难尽克。若有不利，损我大势，非小故也。今但且奖励将士，广施方略，以观其变。若此间则是平原广野，当恐有焱。音票刂沛交驰之尤，今缘山行，军势不得展，自当疲顿于木石之间，徐制其弊耳。备知其计不行，乃引伏兵八千人从谷中出。逊曰：所以不听诸君击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诸将并曰：攻备当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御持经七八月，其诸要害，皆已固守击之必无利矣。逊曰：备是猾虏，更尝事多，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计不复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乃攻一营不利。逊曰：吾以晓破之之术。乃令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俄尔势成，遂率诸军同时俱攻破四十余营。备升马鞍山，陈兵自绕，逊督促诸军，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万数，备因夜遁。敌饥以持久弊之。　　后汉初，河南贼董宪，招诱五校余贼步骑数千人屯建阳，去昌虑三十里。光武亲征至蕃，音反去宪所百里，诸将请进，帝不听，知五校乏食当退，敕各坚壁以待其弊。顷之五校粮尽，果引

去。帝乃亲临，四面攻宪，二日大破之。　　后汉王霸、马武既破周建、苏茂营，贼复聚众挑战，霸坚卧不出。军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击也。霸曰：不然，苏茂客兵远来，粮食不足，故数挑战以徼古尧反一切之胜。徼要也，　一切犹权时也。今闭营休士，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既不得战，乃引还营。其夜

原藏北京图书馆

建兄子诵反，闭城拒之，茂建遁去，诵以城降。

后汉末，青州黄巾众百余万入兖州界，刺史刘岱欲击之，鲍信谏曰：今贼众百万，百姓皆震恐，士卒无斗志，不可敌也。观贼众群辈相随，军无辎重，唯以钞掠为资，今不若畜士众之力，先为固守，使彼欲战不得，攻则不能其势必离散，然后选精锐据其要害击之，可破也。岱不从，遂与战果为所杀。刘岱违之而败。

后汉末，荀攸从曹公征张绣。攸言曰：绣与刘表相恃为强，然绣以游军仰食表，表不能供也，势必离，不如缓军以待之，可诱而攻也。不从，表果救之，军不利。曹公谓攸曰：不用君言至是。曹公违之而败。

随炀帝征高丽，九军已渡鸭绿水，粮尽，议欲班师，诸将多异同，又不测帝意。会高丽国相乙支文德来诣其营，都将宇文述不能执，文德逃归。述内不自安，遂与诸将更进追击。时文德见军中多饥色，欲疲述众，斗关便北，述一日之中七战皆捷，既恃骤胜，又内逼群议，于是遂进逼平襄城。文德伪降，述料攻之未可卒拔，因而班师。文德随击之，大败。文德七战七北，迁延令敌饥疲，亦同持久之义。

隋末宇文化及弑炀帝，后率兵来攻李密于黎阳。密知化及粮且尽，因伪与和以弊其众。化及弗之悟，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馈之。会密下有人获罪亡投化及，具以告密情，化及大怒，其食又尽，乃渡水济渠，与密战于童山之下，自晨达酉，密为流矢所中，丁仲反。顿于汲县。化及掠汲郡，北趣魏县，其将王智略、张童仁等，率所部兵归于密者，前后相继。

大唐武德初，刘武周据太原，使其将宋金刚屯于河东。太宗往征之，谓诸将曰：金刚悬军千里，深入吾地，精兵骁将，皆在于此。武周自据太原，专倚金刚以为捍蔽，金刚虽众，内实空虚，虏掠为资，意在速战，我坚营蓄锐以挫其锋，分兵汾隰冲其心腹，彼粮尽计穷，自当遁走，当待此机，未宜速战。于是遣刘弘等绝其粮道，其众遂馁，金刚乃遁。

《不战挫锐》：大唐武德中，李靖随河间王孝恭讨萧铣，师至于清江，克铣，遣其将乘胜入北江。铣悉兵以拒之，孝恭将战，李靖止之曰：楚人轻锐，难与争锋，今所失荆门尽兵出战，此救败之师也。非其本图，势不能久，一日不战，贼必两分，留轻兵以抗我，退羸师以自守，此即势隳力弱，击之必捷。孝恭不从，遣靖按营，自以锐师水战，孝恭果败，奔于南岸。河间违之而败。

《坚壁挫锐》：汉景帝初，吴王濞反，总兵渡淮，与楚战，遂败棘壁，乘胜前，锐甚。梁孝王恐，遣六将军击吴，又败梁两将士，卒皆还走。梁数使使报汉大将周亚夫求救，亚夫不许，又使使恶乌路反亚夫于帝。帝使人告之救梁，亚夫复守，便宜不行。梁使韩安国及楚

死事相弟张羽为将军，楚相张尚谏吴王而死。乃得颇败吴兵。吴兵欲西，梁城守坚不敢西，即走亚夫军，会下邑。吴师欲战，亚夫坚壁不肯战，吴粮绝卒饥，数挑战，遂死奔亚夫壁，亚夫终不出。中夜惊内相攻扰乱至帐下，亚夫卧不起，顷之复定。吴士卒多饥死，

八千三百三十九卷

遂以叛散。

宋桂阳王休范，举兵于浔阳，已发东下，宋朝惶骇。宋相齐高帝议曰：昔上流谋逆皆因淹缓至于覆败，休范必远徵前失，轻兵急下，乘我无备分，应变之术，不宜在远，若偏师失律，则大沮众心。宜顿新亭、白下，坚守宫掖，东府石头以待贼至。千里孤军无委积，求战不得，自然瓦解。请顿新亭以当其锋。休范果败。

【武经总要】《坚壁挫锐》：春秋时晋将栾书伐楚将战，楚晨压晋军而阵，压窥其未铺也。军吏患之，裨将范阵趋进曰：塞井夷灶，阵于军中，而疏行首。

行首者， 当阵而前决开营垒为战道。音盖。行， 户即反。书曰：楚师轻窕，固垒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击之，必获胜焉。终败楚师。

魏末，吴将诸葛恪围合肥新城，司马师使镇东将军毋丘俭、扬州刺史文钦等拒之。俭、钦请战、师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锋未易当，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令诸将高垒以备之。相持数月，恪攻城力屈，死伤者大半。师乃令钦督锐卒趣合榆断其归路，俭帅兵以为后继。恪惧而遁，钦逆击，大破之，斩首万余级。

前赵刘曜遣将讨羌，大酋权渠率众保险阻。曜将游子远频败之，权渠欲降，其子伊余大言于众中曰：往刘曜自来，犹若无人。晨压子远垒门左右劝出战，子远曰：吾闻伊余有专诸之勇，庆忌之捷，共父新败，怒气甚盛，且西戎劲捍其锋不可拟也。不如缓之，使气竭而击之。乃坚壁不战。伊余有骄色，子远候其无备，夜分誓众，秣马蓐食，先晨具甲扫垒而出，迟明设伏而战，擒伊余尽俘其众。

《持重》：秦王剪将兵六十万，代李信击荆。荆闻王剪益军而来，乃悉国中兵以拒。秦王剪至坚壁而守之，不肯战。荆兵数出挑战，终不出。王剪日休士洗沐而善饮食，抚循之，亲与士卒同食。久之，王剪使人问军中戏乎？对曰：方投石超距于是。王剪曰：士卒可用矣。荆数挑战而秦不出，乃引而东，剪因举兵追之，令壮士击之，大破荆军。

汉赵充国击西羌至金城，欲渡河，恐为虏所遮，夜遣三校衔枚先渡，会明以次尽渡。虏数十百骑出入军傍。充国曰：吾士马新倦，不可驱驰，此皆骁骑难制，恐诱我也。且击虏以殄灭为期，小利不足贪。令军勿击，遣骑候四望峡中士虏，召诸校司马曰：吾知羌虏不能为兵矣。充国常以远斥候为务，行必为战备，兵必为坚壁，尤能持重。爱士卒，先计而复战。羌豪相责曰：语汝亡反，今赵将军来善为兵，欲一斗而死，可得耶？虏久屯聚，解驰，望见大军，弃车重欲渡湟水，道隘陕，充国徐行驱之。或曰：逐利行迟。充国曰：此穷寇不可迫也。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致死。诸校曰：善虏赴水溺死者数百。后竟降之。曹公西征马超、韩遂，与超等夹渭而军。遣信讲和，公不许，数挑战，又不许，固请割地求送任子。公用贾诩计伪许之，遂请与公相见，于是交马语。公又与遂书。克日会战超，等走。诸将问公，公曰：吾与马超韩遂战，既为不可胜，且以示弱，渡渭为坚垒，虏至不出，所以骄之也。故贼不为营垒而求割地，吾顺言许之，所以纵其意，使自安而不为备，因蓄士卒之力。一旦击之，所谓疾雷不及掩耳。兵之变化固非一道也。

蜀诸葛亮率众出渭南，魏大将军司马懿拒之。亮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使致巾帼妇人之饰以激怒懿。懿屡表请战，魏使辛毗持节不许出战，六军皆萧准毗节度，莫敢犯违。

梁韦睿进讨合肥，堰淝水，使军主王怀静筑城于岸守之。魏攻陷其城，乘胜至睿堤下，

其势甚盛。监军潘灵[衤右]劝睿退还巢湖，诸将又请走保三义。睿怒曰：宁有此耶，将军死绥有前无却。因令取伞扇麾幢植之堤下，示无动志。睿素羸，每战未尝骑马，以板舆自载，督厉众军。贼却，城溃。合肥既降，高祖诏班师。去贼既近，惧为所蹑，睿悉遣辎重在前，身乘

原藏北京图书馆

小舆殿后。魏人服睿威名，望之不敢逼，全军而还。

唐武德中，太宗率师往河东讨刘武周，江夏王道宗从军。太宗登玉壁城睹贼，顾谓宗曰：贼恃其众，来邀我战，汝谓如何？对曰：群贼锋不可当，易以计屈，难与力争，令众深壁高垒以挫其锋，乌合之徒，莫能持久，粮运致竭，自当离散，可不战而擒。太宗曰：汝意见暗与我合。后贼果食尽，夜遁。追及介休，一战败之。

又太宗领兵征薛仁杲，攻析[土无]上思力反，下文怒反。城，贼有十余万，兵锋甚锐，数来挑战，诸将咸请战。太宗曰：我士卒新经挫[血刃]，彼锐气犹盛，必轻敌，好斗，我且闭壁以折之，待其气衰而后奋击，可一战而破，此万全计也。因令军中曰：敢言战者斩。相持者久之，贼粮尽，军中颇携贰，其将相继来降。太宗知仁杲人心内离，谓诸将曰：可以战矣。行军总管梁实营于浅水原以诱之，贼大将宗罗[日侯]自恃骁悍，求战不得，气愤者久之，及是尽锐攻梁实，冀逞其志。梁实固险不出，以挫其锋，罗[日侯]攻之愈急。太宗度贼已疲，复谓诸将曰：彼气将衰，吾当取之必矣。申令诸军迟明合战，令将军庞玉阵于浅水原南，出贼之右，以先饵之。罗[日侯]并军共战，玉军几败，太宗亲御大军，奄自原北出其不意，罗[日侯]回师相拒，我师表里齐奋，呼声动天地，罗[日侯]气夺，于是大溃。

太宗刘黑闼，阻水列营以逼之，分遣其兵断其粮道。黑闼又数挑战，太宗坚壁不应，以挫其锋。黑闼城中粮尽，太宗度其必来决战，预壅洛水上流，谓守堤吏曰：我击贼之日，候贼半渡而决堰。黑闼果率步骑二万渡洛水而阵与官军大战。贼众大溃，又水大至，黑闼众不得渡，斩首万余级，溺死者数千人，黑闼与范愿等以千余人奔于突厥。

仆固怀恩，引吐蕃回纥党项数十万南下，京师大恐。郭子仪出镇奉天，帝召子仪问御戎之计。子仪曰：以臣所见，怀恩无能为也。帝问其故，答曰：怀恩虽称骁勇，素失士心，今所以能为乱者，引思归之人耳。怀恩本臣偏将，其下皆臣之部曲，恩信及之。今臣为大将，必不忍以锋刃相向，以此知其无能为也。虏寇[分阝]州，子仪在泾阳。子仪令长男朔方兵马使曜率师援之，与[分阝]宁节度使白孝德闭城拒守。怀恩前锋至奉天，近城挑战，诸将请击之，子仪止之曰：夫客深入利在速战，不可争锋。彼皆吾之部曲，缓之自当携贰，若迫之，是速其战，战则胜负未可知。敢言战者斩。坚壁待之，果不战而退。

【太白阴经】：《攻守》：《经》曰：所以养人，城所以守地，战所以守城，内得爱焉所以攻。守不足，攻有余，力不足者守，力有余者攻。攻人之法，先绝其援，使无外救，料城中之粟，计人口之费，粮多人少，攻而勿围，粮少人多，围而勿攻。力未屈。粟未尽，城尚固而拔者，攻之全也。力屈粟殚城坏，而不拔者，守之全也。夫守城之法，以城中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老弱为一军，三军无使相遇。壮男遇壮女则力费而奸生，壮女遇老弱则老使壮悲，弱使强怜，悲怜在心则使勇人更虑，壮夫不战。故曰：善攻者，敌不知所守。善守者，敌不知所攻。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

【将法书】《攻守》：兵之用，攻与守二者而已。非攻无以广地，非守无以御敌。然

守而可以力攻者，非善守者也。攻而可以力守者，非善攻者也。善攻者使人不能守，善守者使人不能攻。动如雷霆。止如山岳，屈伸变化，莫可揣度。部联伍络，弥川亘泽，阴开阳敛，乍前乍却，诱敌使进，示之以弱，委以可欲恣其钞掠，倏然奋起，急与相搏，尽锐力斗，落其牙角，使之进不能前，退无所泊，离为四五，断不可续，而无以为守者，此攻之奇者也。而善守者，当之则有所不能攻，高峻其墉，深峭其池，辅以寨栅，重以沟陴，固

八千三百三十九卷

以大车，险以蒺藜，远设斥候，严慎鼓旗。寇来先闻，预为之备，寇至坚守，不妄争利，伺其怠隙，乘其不意，败乱其众，使攻者不能为勇，无所用智，气沮力惫，迁延引去，此善守者致然也。而遇善攻者，则守有所不能固，故攻非难也，攻而必胜为难，守非难也。守而必固为难。守必固，攻必取，岂特为将者知兵善用众使然哉？必也国之德泽洽乎人也，深礼义渐乎人也，久而人心载之，皆乐为之死故也。故金城汤池非固，而人心为固，坚甲利兵非强，而人心为强。人心不忍离，则何敌不可推。人心不忍叛，则何寇不可散。孟子曰：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然则欲安国平乱，战胜攻取，无所为而不成，舍养民何以哉？

【军诫秘术】《巧攻善守》：[弓焉]闻兵法善攻者，敌不知所守；善守者，敌不知所攻。洋洋乎是言，实用兵之妙术也。

夫攻其所不守，则何攻而不克。守其所不攻，则何守而不固。是以惊其东而潜击其西，诱其前而默袭其后，誓图其一面，佯扰其四边，志取其所分，而虚奔其所聚，或以长风击浪，月晻雾昏，鼓铎沸于云中，旌旗拂于鸟道，兹可谓善攻动于九天之上者也。若乃秘虚实而无形，蓄智谋而不泄，谨备其险要，周慎其折冲。保饶野而不懈，深长沟而斗绝，灭影于幽微，韬声于神鬼，兹可谓善守者应于九地之下者也。故大用兵之法，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张雷霆之阵，鼓角沸于云中，激勇敢之夫叱争于地道，或无高不往，而无深不入，或诡伏随势。而不可测知，城中恐怖出降而来，斯乃为胁敌之威，亦谓攻城之助也。

故《军志》曰：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或人问曰：野战攻城既闻之矣，围城保壁其计如何？对曰：凡攻城者，兵倍则攻之，十则围之，环而阙之，离而合之。备其攻具，然后行之，得其土地，然后临之，趋其所危，绝其所恃。若袁绍之围公孙[王贸]，马懿之取公孙渊，连弩射其城中，冲梯舞于楼上，可谓善攻城矣。凡守城者，高其雉堞，浚其池隍。绝男女之窥觇，谨门户之开阖，城危则聚兵积木石以备之，地道则凿井设皮罂以听之，掘十坑以陷之，烧铁床以灌之。若墨翟之制公输，郝昭之拒葛亮，或萦带而连堞，或射火而重炉，可谓善守城矣。或问曰：敌众而勇，将严而整，锋甲既锐，攻具甚精，弓弩乱发，而梯撞竞前，抛石交横，而钩划争进，土山地道，即无攻而不为，穿城蚁附，乃四面而腾沸，土[月象]车之填堑，则石箭无可助其功，撞车之方轨，则汤火莫能施其用。加众心同欲，百处仰登，蒙蔽固密难卒制御，而我援孤救绝，将虽一心，士怀二志，则如之何？对曰：凡守城之法，知敌欲攻，设其方略，预为防备，先于城外二三百步，所有井树墙屋并填除之，井有不填者，即毒之。石木砖瓦，刍茭草荻，及百卉之物，皆收而入之。卒运不尽者，并聚而焚之，此岂不济我所使，废敌所须哉？柴薪草木以运入者，即逐空闲而贮积之。泥涂其上，勿令敌人设巧使间谍，及飞鸟系火纵弓弩奔矢而烧之，使百姓卒然惊挠。其城内五十步墙屋，亦并除之，勿使将士救护致有隔碍矣。先于城内预贮其备守之具，木石、樵薪、茅茨、芦苇、灰沙、铁苇、备炭、松柏、蓬艾、脂麻、皮毡、刍茭、篦篱、釜灶、炉、盆瓮、檑木、长斧、长拒、长锥、长镰、兼连、棒手、棒兼、束苇为[禾享]，多插松柏于上，大小万数，城上城下，咸蓄积之，不得临事令有缺乏。凡城有不可守者五若城大而人少，邑小而众多，粮储寡而柴火不供，城卑池浅而守具不足，水高城下而可溉灌，诸如此例，皆弃而徙之。故曰：三里之

城，万家之守足矣。凡城皆合水于四面，濠池又去城五步，临濠更立一小隔城以援城身，

原藏北京图书馆

至隔城必须加工牢筑，厚六尺，高五尺，仍安女墙以备穿掘。敌人若并力来攻，梯撞聚进，既缘隔城致碍卒疾，未可施功，敌虽使人填壕斫断隔城，旬日间伤死以众，纵能积日填平得三五处者，即我所备者，寡而有九分之利矣。仍令城上四队别立其四表。若敌攻之处去城六十步，即举一表，撞梯逼城，举二表，敌有登梯，举三表，攀女墙举四表。若不攻之处，不得辄举表，恐有惊乱。如夜中卒有不意来攻城，即举火如前四表矣。其守城之法，城上一步一甲，卒十步加五人，以备杂供之要。而五步有伍长，十步有什长，五十步、百步皆立其长，兼文武等官量才受任，而皆领之。其城内先量兵多少，简募骁勇分为十队，或二三十队，大将副将各领队绕城四面走救之。即城内老少及丁女，除营食之外，应为役者，城上四队，城下树其一队，使识文字者点检掌其备守之物，各以为八部。仍于城上四队之间，各置旗。须木檑[木豕]板，则举苍旗。须灰炭准铁，则举赤旗。须爨木樵苇，即举黄旗。须沙石砖瓦，即举白旗。须水汤不洁，即举黑旗。须勇士加卒，即举熊虎之旗。须箭戟弓剑，即举鹫鸟之旗。须皮毡麻•锹镬釜凿，即举双兔之旗。但城上举旗，即仰主当之官，随色而供。物足，即收旗，则所须必至，而众无宣闹矣。若暗夜守城之法，当三十步悬一灯城半腹中，又百步缒一犬于城下，置食于傍，旦即牵上。犬吠之处，即可备矣。其城上四队之间，安转关小炮二，机关大炮一，其石如三四升者，使打敌人云梯撞炮等物，其城先从城边用木跳出，为重女墙，高于土女墙五尺已上，板覆其下，随事缓急而开闭之。则敌人虽众，攻具虽多，而我备御，彼亦无可施攻。若敌人抛大石打我墙楼，虑恐崩坏者，即于石下之处，出跳空中悬牛皮及毡皮承其石，毡挺动，终不损矣。若内高外下被敌穿穴者，即从内度其所至，凿为三二井，当以新罂使薄皮裹口。如鼓之状使聪耳者，于井口伏罂而听，审知穴处，我当助凿而迎之，与外相遇，即著熟艾一石，烧令烟韦亻备出，以板覆其井口，勿令烟泄，仍使韬袋而之。

又预为桔槔悬铁锁，长三丈以上，束硬柴兼荻苇湿草而燃之，缒于城外所穴之孔，随后多掷恶草而烟烧之。若敌人有蚁附于城者，即准桔槔法炙而烟之，则蚁附之功自然败矣。其城门及楼，皆以麦越等泥厚其上，使防火箭，及推火车而烧之。如已被烧，当使鹿打竹筒长一尺，搜去竹节，以马驴生皮等合缝，袋可贮水各五六石以上，将竹筒插于袋中，急缚，如溅筒状，令壮士三五人撮水口，急而蹙之，有火之处引水而救，水尽更添，即火速灭矣。每门常贮四具。如无竹之处，以鹿椽中锯为两片，搜去中心，如竹筒形还合束之，准前而用，并手溅筒二十具而为之备。敌人于车中多着炭火，上安镬满，中盛油煎之令热，并于镬中，外多着柴草，推至门楼下，即纵火而去者，必不得以少水投之。热油得水，其焰必高，即恐被烧。当待众水俱至，一时沃之，始得灭矣。如敌人使撞车，我则先作粗铁环广一尺，并屈桑木为环，使铁及麻索各相连续之，撞头一到，即以铁木等环弗撞头，仍于傍敌便处先安辘轳，引取索头而旁牵之。其撞车必是翻倒，若翻，即以弓弩射推撞之人，既无衣甲，当必败走，急令健儿往烧，仍速掷柴苇助而焚之，其燃可待也。若敌人为木驴来攻我城，即放铁蒺藜下，而敦之其铁蒺藜以熟铁，状如大母指，长一尺一寸者，四条仍作剑锋，锋头安逆顺须布如蒺藜，以生铁灌其中央，重七十斤已上，仍安其鼻鼻中连铁锁。如下敦讫，即以[才鹿木卢]彻上，若木驴上有牛皮及泥者，敦着逐蒺藜而举，因放火炬灌油而烧之，敌必不能救矣。其城

内百姓家灶必须尽为天。井高出其突，慎其火，有失火者斩之。火以发者，必是奸人为乱，其救火者，先须令便近主，当八部官人领老小丁女救之，仍令速白穴将，大将使信人

八千三百三十九卷

领左右救火，其守城之人必须严加十倍。若城中有卒惊及火暴起者，大将即疾击鼓五通耳闻鼓音。吏卒百姓及城上城下不得辄离职掌，并乱走于街巷，有者罪之火起，所部官不即急白大将者，如前令仍须赏罚以信，则得而不挠矣。如其城中有贤良忠正、奇谲特异者；有勇斗，陵敌不惮艰险者；有机关工巧，备急解结者；有贫功慕赏孜孜不倦者；有弹射非违，不避强御者；有狗盗窃城，敢刺敌将者；有缓顿多辞反白为黑者；有谄妄便僻诡诈多端者；凡如此辈。大将皆须察之，聚而使之，礼而赏之，劝而罚之，即得各尽其力矣。夫善守者，必须赞贤能，调武勇任事功。发力役，有自将吏已下所有积聚，皆出其半以借口不足，既贫，又无交结，则上下同力，如共坐漏船矣。又勿使望气之人，与巫祝评论怪异，辄言吉凶，既不益将，而惑其众。城中若有冤嫌，当领预通文状，临战之急而复私雠者，诛及妻子。及大将预为榜白分明晓示，若有与敌私通，结期内应，奸讹伺隙，苟为二心，将我虚实番覆结赏募能告者，大将当自诘问。的知不谬灭族其家，即以叛者资财田宅，便赏告人，加其爵秩，仍管赏之。榜出之后，则人人自倍其守，不敢交议矣。其有苦战身死者，大将以下，皆可亲临弟其父母妻子，厚赏而封之。若伤甚者，给其牛酒，量而爵之。其有避战自害诈病苟容者，可令众而罪之，即奸伪倍力而众一心矣。其夜巡城，当日日易其木契克为雌雄，或付守者雌，或付守者雄，使腹心之人，更次执契而勘之。仍使信人持伪契巡而贰之，所由队主不执者，即且集众队而罚之，即奸讹息矣。其城中非大将之令，而副将长吏等辄有出令，及旌旗章表幡帜等有不依旧制，而更树他色之物并，辄吹奏管笛鼓角，敌使人入城，非主司而与之语者，皆罪之即固，而不危矣。但使部分有方，使士心若一，上下齐奋，众巧同施，敌人虽百处来攻，而我亦有百处之备，岂虑城之不固，敌之不败者哉。

【宋虞允文奏议】《奏论收复巩州分兵守险》：臣窃见巩州以孤城诸军攻打，阅四个月不下，或虏因循贼生巧计节次与吴玠商量，分那官军共力必取，已于六月二十一日、七月一日两具扎子，以曲折事因奏知去讫。今日得玠捷报，实自陛下以圣德嗣位，威灵遐畅，诸将得以成功，天下不胜庆幸。今熙河路一带人民可以安业，商旅可以通行，马政可以复旧，又抽那得官军，及弓箭手忠义人，二万余人以分戍秦陇德顺之险，向西一面吴玠以身当之，可以坚守无疑，独南山溪谷诸关隘，并各损坏，戍守之兵各不过老弱十数人，群士夫之虑，皆以为忧，臣已与玠商量于利州东路人马数中，量留一千五百人，今日已令传忠信前去措置臣体，访得南山以北，向化者甚众，就委传忠信前去招收，以壮军势，以弭盗贼。又兴元重地不可略无人马，为诸军声援。臣见委忠义统领官关宝，结集义士，搜拣伉健之人，教习神臂弓以为战守之备，虽据吴玠探报，虏中日添生兵，必欲从朝廷乞一二万人应援，臣深虑襄汉江淮之兵，万一抽那不行，临时有误指准，却致失措。故且随事广作堤备，庶决保蜀境观寡而进，仰宽陛下顾尤。

【苏东坡集】《论攻守》：古之善攻者，不尽兵以攻坚城。善守者，不尽兵以守敌冲。夫尽兵以攻坚城，则钝兵费粮而缓于成功，尽兵以守敌冲，则兵不分而彼间行。袭我无备，故攻敌所不守，守敌所不攻，攻者有三道焉。守者有三道焉。三道：一曰正，二曰奇，三曰伏。坦坦之路，车毂击人肩摩出亦此，入亦此，我所必攻，彼所必守者，曰正道。大兵攻其南，锐兵出其北，大兵攻其东，锐兵出其西者曰奇道。大山峻谷中，盘绝径潜师其间，不鸣

金不挝鼓，突出乎平川，以冲敌人腹心者曰伏道。故兵出于正道，胜败未

原藏北京图书馆

可知也。出于奇道，十出而五胜矣。出于伏道，十出而十胜矣。何则正道之城。坚城也。正道之兵，精兵也。奇道之城，不必精也。伏道则无城也，无兵也。攻正道而不知奇道与伏道焉者，其将木偶人是也。守正道而不知奇道与伏道焉者，具将亦木偶人是也。今夫盗之于人，抉门斩关而入者，有焉。他户之不扃键而入者，有焉。乘坏垣坎墙址而入者，有焉。抉门斩关而主人不知察几，希矣。他户之不扃健，而主人不知察太半矣。乘坏垣坎墙址，而主人不知察，皆是矣。为主人者，宜无曰门之固，而他户墙隙之不血阝焉。夫正道之兵，抉门之盗也。奇道之兵，他户之盗也。伏道之兵，乘垣之盗也。所谓正道者若秦之函谷，吴之长江，蜀之剑阁是也。昔者六国常攻亟谷矣，而秦庄败之。曹操常攻长江矣，而周瑜走之。钟会常攻剑阁矣，而姜维拒之。何则其为之守备者素也。刘濞反攻大梁，田禄伯请以五万别循江淮，收淮南长沙，以与濞会武关，岑彭访公孙述自江州沂都江破侯丹兵，径拔武汤，绕出延岑军，后疾以精骑赴广都，距成都不数十里，李朔心攻蔡，蔡悉精卒以抗李，光颜而不备朔心，朔心自文成破张柴，疾驰二百里，夜半到蔡州，擒元济，此用奇道也。汉武攻南越，唐蒙清发夜郎兵，浮船舸江道番禺城下，以出越人不意。邓艾攻蜀，自阴平由景谷攀木缘崖，鱼贯而进，止江油而降马邈，至绵竹而斩诸葛瞻，遂降刘禅。田令攻守潼关，关之左有谷曰禁，而不之备，林言尚让入之令攻关而关兵溃此用伏道也。吾观古之善用兵者，一阵之间，尚犹有正兵、奇兵伏兵三者以取胜，况守一国，攻一国，而社稷之安危系焉者，其可以不知此三道，而欲使之将邪。武经总要守器图，并说并见兵器。

八千四百十三卷

永乐大典卷之八千四百十三　　十九庚
原藏北京图书馆

兵

【西汉书】：赵充国奏疏曰：臣闻兵以计为本，故多算胜少算。先零羌精兵分馀不过七八千人，失地远客，分散饥冻，罕开莫须，又颇暴略。其羸弱畜产畔还者不绝，皆闻天子明令相捕斩之赏，臣愚以为虏破坏，可日月异，远在来春，故曰，兵决可期月而望。窃见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馀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数千人，虏数大众，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万人屯田，地势平易，多高山远望之便，部曲相保为暂垒，木樵校联不绝，便兵弩饬斗具，烽火幸通，执及并力，以逸待劳，兵之利者也。臣愚以为屯田，内有亡费之利，外有守御之备，骑兵虽罢，虏见万人留田，为必禽之具其土崩归德宜不久矣。从今尽三月，虏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于他种中，远涉河山而来为寇。又见屯田之士，精兵万人，终不敢复将其累重还归故地，是臣之愚计，所以度虏且必瓦解其处不战而自破之策也。至于虏小寇盗，时杀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闻战不必胜，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劳众诚令兵出。虽不能灭先零，•能令虏绝不为小寇，则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释坐胜之道，从乘危之执，往终不见利，空内自罢敝，贬重而自损，非所以视蛮夷也。又大兵一出，还不可复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徭役复发也。且匈奴不可备，乌桓不可不尤，今久转运烦费，倾我不虞之用，以赡一隅，臣愚以为不便。校尉临众，幸得承威德德，奉厚币，拊循众羌，谕以明诏，宜皆乡风。虽其前辞尝曰：得亡效五年，宜亡他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窃自惟念，奉诏出塞，引军远击，窃天子之精兵，散车甲于山野，虽亡尺寸之功，女俞得避嫌之便。而亡后咎馀责，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奋精兵，讨不义，久留天诛，罪当万死。陛下宽仁。未忍加诛，令臣数得熟计，愚臣伏计孰其，不敢避斧钺之诛，昧死陈愚，唯陛下省察。又《晁错传》：孝文帝时匈奴疆，数冠边上发兵以御之，错上言兵事，曰：臣闻汉兴以来，胡虏数入边地，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高后时再入陇西，攻城屠邑，欧略畜产，其后复入陇西，杀吏卒，大寇盗。窃闻战胜之威，民气百倍；败兵之卒，没世不复。自高后以来，陇西三困于匈奴矣。民气破伤，亡有胜意，今兹陇西之吏，赖社稷之神灵，奉陛下之明诏，和集士卒，底厉其节，起破伤之民，以当乘

胜之匈奴，用少击众，杀一王，败其众。而法曰：大有利，非陇西之民有勇怯，乃将吏之制巧拙异也。故兵法曰：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繇此观之，安边境，立功

原藏北京图书馆

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也。臣又闻用兵临战，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习。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沟，渐车之水，山林积石，经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车骑二不当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属，平原广野，此车骑之地。步兵十不当一，平陵相远，川谷居间，仰高临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当一，两陈相近，平地浅草，可前可后，此长戟之地也。剑木盾三不当一，萑苇竹箭，草木蒙笼，支叶茂接，此矛夸延之地也。长戟二不当一，曲道相伏，险阝厄相薄，此剑木盾之地也。弓弩三不当一，士不选练，卒不服习，起居不精，动静不集，趋利弗及。避难不毕，前击后解，与金鼓之音相失，此不习勒卒之过也。百不当十，兵不完利，与空手同。甲不坚密，与袒同。弩不可以及远，与短兵同射不能中，与亡矢同。中不能入，与亡镞同。此将不省兵之过也。五不当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敌也，卒不可用，以其将予敌也，将不知兵，以其主予敌也；君不择将，以其国予敌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闻小人异形，强弱异执，险易异备，夫卑身以事强，小国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敌国之形也；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戟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以此观之，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陛下又兴数十万之众，以诛数万之匈奴，众寡之计，以一击十之术也。虽然，兵，凶器，战，危事也。以人为小，以强为弱，在俯仰之间耳。夫以人之死争胜，跌而不振，则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于万全，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约将之。即有险阻，以此当之。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衡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传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臣错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财择。文帝嘉之乃赐错玺，书宠答焉。

【诸将策疏谋略】：汉刘向，上宜封陈汤疏：汤素贪所卤获财物， 入塞多不法。司隶校尉移书道上， 系吏士按验之。汤上疏言： 与吏士共诛郅支单于， 万里振旅， 宜有使者迎劳道路。今司隶收系案验， 是为郅支报仇也。上立出吏士， 既至， 论功， 石显以为延寿汤擅兴矫制， 幸得不诛。如复加爵士， 则后奉使者争， 欲乘危徼幸， 生事于蛮夷， 议久不决， 故宗正刘向上疏曰：郅支单于，囚杀使者，吏士以百数事，暴扬外国，伤威毁重，陛下赫然欲诛之意，未尝有忘。西域都护延寿，副校尉汤，承圣指，倚神灵，出百死，入绝域，斩郅支之首，扫谷吉之耻，万夷伏莫不惧震。呼韩邪单于，见郅支已诛，且喜且惧，愿守北藩，累世称臣。昔周大夫方叔，吉甫，为宣王诛犭严狁而百蛮从。其诗曰：显允方叔，征伐犭严狁。蛮荆来威，吉甫之归。周厚赐之。其诗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千里之镐，犹以为远，况万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寿，汤既未获受

祉之报，反屈指命之功，久挫于刀笔之前，非所以劝有功，厉戎士也。昔齐桓前有尊周之功，谓伐楚责苞茅后有灭项之罪。僖十七年， 夏灭项。《公羊传》曰： 齐灭之也。不言齐为桓公讳也。君子以功覆过而为之讳行事，贰师将军李广利，指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靡， 散也， 音縻。而廑获骏马三十匹，虽斩宛王母

八千四百十三卷

鼓之首《西域传》：作王母。寡犹不足以复费。复， 偿也。其私罪恶甚多，孝武以为万里征伐，不录其过，今康居国强于大宛郅支之号，重于宛王杀使者，罪甚于留马。而延寿汤不烦汉士，不费斗粮，比于贰师功德百之。且常惠随欲系之乌孙，郑吉迎自来之日逐，犹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劳，则大于方叔吉甫，列功覆过，则优于齐桓贰师。而大功未著，小恶数布，臣窃痛之。乃封延寿为义成侯，赐汤爵关内侯。大中大夫谷永，上宜赦陈汤罪疏：汤上言康居王侍子， 非王子也。按验实王子也。汤下狱当死。臣闻楚有子玉得臣，文公为之反席而坐。子玉， 楚大大也。得臣， 其名也。赵有廉颇马服，强秦不敢窥兵井陉，近汉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向沙漠。由是言之，战克之将，国之爪牙，不可不重也。窃见关内侯陈汤，前使副西域都护忿郅支之无道也。闵王诛之不加，屠三重城，斩郅支首，报十年之逋诛，雪边吏之宿憾，威震百蛮，武畅四海。汉元以来，征伐方外之将，未尝有也。书奏，天子出汤，夺爵为士伍。汉皇甫规上求乞自效疏：永和中西羌众大合， 攻烧陇西朝廷患之， 规乃上疏求乞自效。臣比年以来，数陈便宜，羌戎未动，策其将反。马贤始出，颇知必败。误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贤等，拥众四年，未有成功。久师之费，且百亿计。夫羌戎溃叛，不由承平，皆因边将失于绥御。乘常守安，则加侵暴；苟竞小利，则致大害；微胜则虚张首级；军败则隐匿不言。军士劳怨困于猾吏，进不得快战以徼功，退不得温饱以全命。饿死沟渠，暴骨中原，徒见王师之出，不闻振旅之声，酋豪泣血惊惧生变，是以安不能久，败则经年。臣所以抟手叩心，而增欢者也。愿假臣两营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与护羌校尉赵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晓习。兵执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烦方寸之印，尺帛之赐，高可以涤患，下可以纳降。若谓臣年少官轻，不足用者，凡诸败将，非官爵之不高，年齿之不迈。臣不胜至诚，没死自陈。时帝不能用，章忠。

【属公集】：论措置招安人马三说：臣闻近日诸军，有招安到诸处头项人马，颇不宁帖，虽重兵弹压。将臣措置，固已别无他虞。然事欲经久，理须可行，臣询之众论，谓其说有三。盖自来招安之人，必须裂其队伍，易其将佐，异其居处。今新招之人关防有所未至者一也。又行在诸军月粮，口食料钱，食钱，并从一多。今新招之人日支食钱百钱，省口食二胜半，别无衣食，自营之资，迫于老幼糊口之计，其抚养存恤有所未尽者，二也。又朝廷旁近郡。如钱塘温明等处，物价高下。比之越上，大段不同，并无戍卒。若分就钱塘近便去处，时暂驻扎，则士卒薪刍日资之物，决无高价倍用之费，即有警急，朝召而夕至，必无阙事。今新招之人放纵既久，乍从俭约。已自不堪。加之百物踊贵日用益广，是以不能安处，共屯泊暂戍之地有可议者，三也。臣伏望圣慈，速与大臣商量经画此三事者，以安反侧，不胜大幸。若使迫于饥穷，令其愁苦，虽法制日严，刀锯积下，终不能禁其溃乱之心，何敢望其征役之用哉！

【缙绅渊源】：陈谠回隆兴府马总管启：英木票久阔，良深仰德之怀，戎幕肇开，幸托同寅之好，未遑修贺，先沐扌为谦，某官沉略济时，长材迈往，运筹决胜，夙韬堂上之奇；横槊赋诗，独擅胸中之略。顾今副帅，视昔廉车？矧江西一路之雄，护诸将列屯之重，折冲

樽俎，少资绥静之功。拱扈殿岩，伫奉还归之诏，某滥将隆指，方愧罔功。千里向风，尚阻参承之便，尺书走介，第深感戢之私。　又回陈正将启：讲闻惟旧，莫瞻庭角之姿；会晤有期，行接茵凭之末。末皇修敬，遽辱[才为]谦。某官天赋材猷，家传忠孝，功名自许，笑安事于毛锥，气概不凡，漫留心于金版。项常游刃，曾不挫芒。诸公交鹗荐之章，九重思

原藏北京图书馆

鹰扬之勇，合留侍于环尹，尚借重于南方。弓矢橐健，小展总戎之略，诗书礼乐，伫膺谋帅之求。某，才无愈人，老而漫仕，未离尘埃之走。敢忘风月之分，一见胜于百闻已愜平生之愿。他人不如同姓，当知忠孝之规。又许巽回赵路分启：发号九天，总戎一道，拥旌旄而载路，惠然肯来，忽珠玉之相先，喜而不寐。感铭深切，惭惧交并。某官，派别天潢，芳流仙籍，学问悉根于千圣，文章自成于一家。抗志功名，投弃班超之笔，过人谋略，雅尊却谷之昼，亟蒙剡牍之荐抡，荐被冕旒之赏鉴。荣参幕府，旋革戎昭，第惟盘石之宗，当厚本根之阴，不容席暖，伫奉诏温。某，深愧樗材，滥吹钟幕，财货源流之末达，簿书期会之何堪。逃虚而闻足音，奚啻跫然之喜。握手而论心曲，愿亲益矣之规。又徐湘贺熊总管启：岭之南，去朝廷远甚，深切顾尤。　以外，付将军制之，有光分命，旌旗日暖，草木春回。某官，国士无双，将材有五，翘关负重，胪传卓冠于伦魁。揽辔澄清，威望雅夸于淮海。俄急流而勇退，从醉尉以谁何？拊髀兴叹，方汉文恨不得颇牧。用兵为善，惟李靖可与语孙吴。爰起蛰龙之卧于南阳，俾总如虎之屯于广管，独当方面。小留细柳之真，严设坛场，即拜淮阴之大。某辱知有素，闻命尤欣，瞻厦屋之连云，久怀阻阔。企麾幢之压境，庶托[巾并巾蒙]。又通赵都监启：仰公侯之干城，籍甚维城之望，叨宾客而入幕，缺在佐幕之能。兹幸及瓜，遂将施柏。某官，麟之角，振振公族。螽斯羽，蛰蛰子孙。汉东平之善，朱虚子忠，唐阿间之功，江夏之略，属两阶之舞羽，屈千里以临戎，分宝玉以展周亲，正赖枝叶本根之庇。刑白马而王刘氏，伫膺河山带砺之封。某偶同君子之寮，获从大夫之后，饥鸟绕树，既有可依之枝，美玉在山，畴非不润之木。又与李都监启：干城南国，微而草木以皆知，[氵凡]水俭池，久矣匏瓜之不食。及兹副掌，得所芘依。某官，材气天下无双，占功劳中兴第一。鸣剑驰伊吾之志，著鞭恐祖生之先。属舞羽于两阶，暂总戎于千里。上方拊髀，远思李牧之为人，日伫登坛，亟拜淮阴之大将。某，居前居后，不能轩轾，一飞一集，何计少多。俾同君子之僚，获从大夫之后，开大尉羔儿之酒，傥容著绿之书生，赋将军竞病之诗，或见能文之稚子。又代回赵监押启：问津铎浦，昔谐睹面之私，领郡近江。今有亲人之便，是惟幸会，深切欢[扌宗]。某官，学有余师，器非近用，擢仆籍郁然之秀，蜚仕途籍甚之声。暂屈总戎，未闻召节，周以异姓为后，独尚懿亲，汉非刘氏不王，宁容外服？某，久兹间阔，行矣瞻承，未遑缣素之驰，首辱鸳缄之况，感铭交集，敷述奚殚。又通吴巡检启：细柳屯云，仰止真将军之久。红莲泛水，[而见]然老宾容之惭。行将盍簪，敬用削牍。某官，龙虎熟于韬略，草木知其威名，精神足以折遐冲，中兴第一。诗书可以谋元帅，天下无双。维时戢簪，小屈[亻真]逻，上方拊髀，远思李牧之为人，日伫登坛，亟拜淮阴之大将。某，后前不能轩轾，飞集何计少多。偶同君子之寮。获从大夫之后，兴其进也。傥坐间不厌于绿衣，俯而就之，庶屋上窃窥于解瓦。又余日华代回曹统领启：随牒宦途，夙仰七十余创之勇。剖符支郡，行瞻九尺四寸之容。大尉此心，曷胜其喜。某官，豆箕思敏，竞病才高，蚤传黄石之书，妙得白猿之术。谓刀剑安用毛锥子，欲貂蝉生从兜鍪中，当拊髀思李牧之贤，乃投笔抗班超之志。敦诗书，悦礼乐，以儒家者流。执鞭弥，属橐健，

与[口会]等为伍。暂屈总戎之职，莫收汁马之功。横槊赋诗，志常在于千里。披甲上马，老犹堪于一行。愿趣舍人以治装，即斩名王而寡鼓。某，载驱夙驾，已及近疆，逆旅崎岖，行李未遑于一介。[才为]谦缱绻，尺书先辱于双鱼，感极铭心，言殚占毕。又与麻沙魏巡检启：闻英誉于诸公，期于识面，接臣游于百里，实以尉

八千四百十三卷

心。敢列寸忱，敬寓尺削。某官，材猷阔敏，智略纵横，得兵法五十家，糟粕不专于纸上，折遐谋千万里，机筹将满于胸中。少损功名，下亲巡警，暂来山水之邑，尽洗弓力刀之尘。州县之职徒劳人，宁久淹于逸驾。庙堂之举不次用，即入侍于周庐。某学昧知新，分甘置散，一领青衫之落魄，数茎白发之萧骚，谁谓环堵之书生。乃堪置身于委吏，万幸契之云始。喜有邻而不孤，虽异事及同寮，勿谓兵民之殊治。辅吾志明以告，尚期药石之垂规。喜动于中，言莫能控。

【晋陆云集】：国人兵多不法札子：郎中令臣，云言国人兵放横，多行非法。至使暴及市道，声闻京邑，亲信兵乃骂詈洛阳市丞，远近嚣然。声论日广，而主者前后所报，每蒙宽宥，故群小敢肆其暴虐。前舆驾当东时，臣具以奏闻，上立节度，亦备严上下司察。念在举宜，而亲信卒泰骄，称突关强市民物，至使行道哀穷路人叹惋。臣下只命幸使罪人时获佥以泰，宜加重戮以戒肃，方来军都督李婴，行实奸秽，终身备工人。虽不致法，犹加捶楚。主者奏泰依婴决罚，事寝不出，而特令原泰。泰之凶狡，罚至大壁。至于今日，不蒙薄罚。臣切以自今群丑，虎视竞为暴虐矣。小人得志，则下陵上替。前卿显言事，大农文旨倨傲，反成却安功名之士，议在不辱。而显等恃恩，敢行侮慢臣时列启并呈显言事，事寝不省，是以自来拱嘿未敢多言。而切见国法日侈，而恩宥无已。诚惧威禁遂颓，丑声滋闻，愚谓自今宜齐之以法。使下知禁，有司所执犹宜时听。不然，以往则监司之吏，锋矩靡加，而准绳替矣。臣忝切非据，与闻国政。服事以来，荏苒三年，朝宪多违，威御无列，好问不登。而流声播越，皆由执政之臣。官非其人，常思收迹自替以避贤路，退惟受遇微报未效，是以忍垢素餐，敢用文谏。唯殿下哀明愚臣，缱绻愚忠，不以前后迁迕多见罪责。临纸慷慨，言不自尽。

【宋杨冠卿客亭类木】：与兵官启：十舍相望，未见君子。六联合治，兹同官僚。敢以尺书，布之下执。恭惟某官，气刚而志烈，声蜚而实腾，屈临花县之封，坐息潢池之盗。顾计画有可采者，未殚利国之谋谓将军何以教之，行庆登坛之拜。某浮家苕渚，驰志伊吾，安边境而立功名，莫遂长缨之请。登龙断而罔市利，姑为斗粟之图，所期[夭欠]奉于诲言，或可少逃于罪戾。

【宋欧阳公集】《论宣毅万胜等兵札子》：臣昨准敕，差往河东，续准枢密院札子，奉圣旨所到州军。体量诸军指挥，自来习学武艺，并教阅战阵次第，精与未精，缓急堪与不堪。阵敌使唤者，臣寻至诸州军，令主兵官吏，依常式教阅，观其精粗，所用阵法，除四官阵旧法外，亦有自为新阵者。大抵只是齐得进退，不乱行伍而已。诸处所较不多，其阵法则皆未可用，惟有踏硬射亲，最为实艺。见今经略司分差主将诸州巡教，以三等弓弩拍试，渐次亦当精熟。然而主将不一，器械不精，此二事须更别为制置。其诸军禁兵，共九万五千余人，内驻泊兵三万余人，惟万胜最多，最不精。本路就粮禁兵六万余人，惟宣毅最多，最不精。臣今欲乞定主将，精器械，此二事条目甚多，容臣续具画一。其宣毅万胜等兵，臣今先具起请如后。一臣勘会河东驻泊禁兵六十八指挥，共三万二千余人；内万胜二十指挥，一万一千一百余人。当初招募仓卒，不能精择，此中外共知。自到河东已及三年，其射亲踏硬弩，比初到则渐惯熟。但其人大小强怯不等，又不耐辛苦，其事艺，勉

力不及河东最下清边。而料钱请受与最上神卫等，见今多差在河外五寨，缘请受既大，于他军则重难伦次，须至差拨其使唤，乃不及下军缓急，常尤败[十只]。臣今欲乞于河东，见在厢

原藏北京图书馆

军三万人数，内拣少壮有勇力者，增置清边，及于京师差拨三百料钱禁军，充足一万人数，抵替万胜抽回，兼其人到河东已二年余，人各有辛苦思归之意。一臣勘会河东本路，就粮禁兵共一百四十九指挥六万二千七百余人，内宣毅四十四指挥二万二百余人。宣毅招拣不精，无异万胜惟河东稍胜诸路，盖土人天性劲勇，耐辛苦，然终是不及自投军者，其农夫生梗，难以教训，至今全未堪使唤。臣到泽州，有一指挥，只拣出九十余人呈教，尚亦生疏。咸胜军两指挥。内一指挥绝然不成次第，问之云差出，近方归本营。盖河东多将宣毅差在巡检，下及诸处便不教阅。臣今欲乞将见在宣毅，委河东都转运，使亲至诸州，将短小怯弱者，称拣退充厢军。其余堪教者，不得差往巡检。下及防河寨栅不教阅处，专令逐州军教一二年，必渐可用。又论永宁军捉获作过兵士札子：臣，近据永宁军，捉获作过兵士，已曾具结集作过因依闻奏讫，盖以河北屯聚兵马虽多。自来未有威名，将帅镇抚，而卒士骄狠，相习为常，昨自保州变乱之后，肃军卫州通利军等处，相继结集不已，只如今来赵牧等，本亦别无酷虐情状，只是偶然柬试不当。况自有部署围运提点刑狱司等处，自可依公论诉，岂得小不如意，便谋结集。以此见虽是官吏乖方，亦由骄兵好乱。臣伏见有唐骄兵逐帅之祸，起自河北，始务姑息，养成大患。况今河北为国家重地，事之利害所系不轻，尤宜远虑周思，防微杜渐，今官吏败事，偶宽责罚，未至失刑。若骄兵过示姑息，一启其端，则他时有不可制之患。昨保州之事，知州通判并遭杀害，其余官吏各重行责降，至今保兵自为得志，动皆引以为言，而即目统兵之官，亦自始以为戒。军威日削，士气益骄，今永宁之事，亦因兹而驯致也。其赵牧等，虽为可罪，若便重行黜责，则河北骄，兵结集。窃恐自此渐多，开启其端，养成后患，以此而言，赵牧等可罪之人，诚不足惜。所可惜者，朝廷事体也。其赵牧等欲乞候断讫，作过兵士且与移一河北邻近，依旧资序差遣，不使骄兵得志。而后患转滋，必欲更行移降。事关朝旨定夺，逾时亦未为晚。又乞真定府分骁武兵士，别作指挥札子：臣勘会，昨准河北宣抚使司指挥真定府骁武云翼共五指挥，各以五白人为一指挥外，共[illegible]并出九白三十七人，别为两指挥。本司已依近降枢密院札子，未敢分擘，先具分擘团并人数闻奏，听候朝廷指挥去讫。臣检会昨准宣抚司札子，下河北诸路，分并指挥，兼令转运司应副木植人工修盖营房，其诸处各为少阙材木未曾修盖营房，仍分并指挥之间。已准枢密院札子，令奏候朝旨，以此诸州兵士指挥，各未曾分擘营房，亦未敢修盖。惟有真定府一处，为有见在木植甚多于未降，到札子已前，寻便依准宣抚司指挥，踏逐到营房地，支拨一色新好材木，修盖到营一座，即今将欲了手。元指定作骁武兵士，各为住营内，人多屋少，多是两三家共住一间，经夏暑雨，存住不得为见官中修营，分擘指挥，人各忻然遂其私便，各自用功修盖，全不曾催督，只及月余，已相次了手。窃虑朝廷元降札子，指挥内有七百人已上处，方许分擘。今来骁武三指挥，各只是六百四五十人已上，以此不令分擘。又虑朝廷不见得本府骁武兵士已共力兴工，盖成好屋。今若却不令分擘，即恐兵士已指望上件营房屋住，顿然失望，于军情不便。伏乞朝廷特赐详察，其诸州军，即须候奏得朝旨，分定指挥，方得兴盖营房。其真定府一处已盖了营屋者，伏乞早降指挥，许令将骁武兵士，分擘为一指挥，于新盖成营内居住。所贵下顺军情，别不

生事，仍乞检会部署司前奏人数，早赐施行，取进止。

【宋元宪公集】《乞差当直兵士札子》：伏睹唐制凡在京文武职官，自一品至九品，皆给防阁庶仆州县，官僚皆有白直执衣。今来外任自知州以下至簿尉，并给兵士，散从官承

八千四百十三卷

符手力之类，品位至卑，犹给七人，名虽不同其于供身指使，犹用律文白直执衣之法。国朝稽若古道，备众官，惟在京臣僚兼从无准。窃见翰林学士，及尚书丞郎两省。给舍，并待制以上，皆天子从官，并有呵引条制，其从人则学士每员差开封府散从官各三人，待制以上两人，别差诸军剩员各三人，每员共得六人。至五人，其剩员又多是年老疾病，加以本营迂远，每日分番上下，尚只得一人指使。非独不任马丘走，亦且亏替官仪，非所谓尊朝廷，重台阁也。欲望圣慈下有司，将往代制度律令，比类今来官品，量添人数，又在京冗兵至众。乞除元差散从官外，只于诸军杂役兵士内。每员各给十人，以克当直，其剩员却乞放还本营。若上件官内有差任三司群牧使，御史中丞知开封府管勾，三宫观三班院提举在京诸司库务。自有合破公人兵士者，更不两给，庶其只奉朝请出出入公门辩堂阶之有差，免仪服之失体，定为新制，庶协旧章。

【宋洪适盘洲文集】《论招军之弊札子》：隆兴二年，自淮东赴行在供职上殿臣。窃谓自古大有为之君，志先定则事必成。然而事贵乎成，不贵乎速。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越王生子二十载，然后刷会稽之耻。方策所书，明验可考，今日中兴之事，非无机会。然而未遂恢复之功者，岂以兵未强而财不丰耶？臣世受国恩，素无补报，幸伏进望清光，不识忌讳，辄以本职而进狂瞽之言。伏望阶下，赦其罪而听之。臣伏见今之士卒，老疾几半。今之钱谷，枵竭可尤，军兵日得百金，分其半以出戍，既不能给其家，又不能糊其口，邦用无余，难以增益。臣愚欲乞选众臣御威命，遍至诸军，汰其老疾，计所减之数，量均百金之人，庶其驭心踊跃，锐气增倍，或谓兵贵虚声，何自苦而示寡，此徒自欺尔。又诸军之籍，虚伪相仍，今既未能一洗旧弊，则新弊不可不革。军效涅刺，其来已久。掌兵者，尚犹盗赢余以为田宅之资，苞苴之奉，况荡然不加绳察乎？效用日得之镪，三倍于兵，故近年应募为兵者甚少，而其效用又不刺手，虽有臣僚申请，而将帅不复遵行。姑以杨州帅司言之，所谓效用六百十四人，岁费大农钱几七万缗，米六千石，但能挟弓负剑助帅臣驺从尔。又镇江大军，一日发营中子第数百辈，喝名于总领所，便入武勇伍中。若今日称甲，明日称乙，何以辨之？臣愚欲乞先降诏旨，赦其虚昌之罪，命所遣官，凡未刺者俱刺之，淮郡所招，令都统司择偏裨分掌，每满百人，则行拨隶而兼听所招帅守节制。仍乞在内则承旨司，在外则总领官，季以新招之数申上，有违新降三七分，招军旨挥必罚无赦。如是则兵可习而强，财可省而丰。此而不革，则军籍益伪，国费益屈，无以善其后矣。伏望圣断谋之大臣，尽革积习之弊，庶几千虑一得，少副阶下中兴之志，干冒宸严，臣不胜万死，取进止。

【蔡端明集】《乞不与招宣毅兵士恩泽札子》：臣伏见朝廷招置京东西宣毅，陕西保捷河东河北强壮义勇等兵士。当时条约立限人数，知州通判兵马监押等，并与转官，切缘宣毅等指挥，并是拣刺诸州，为见有此酬赏，皆不能精选人材。细问疾病，一例刺面，充填人数，未久之间，逃亡病死者不少，枉令农人半失本业，虚废金帛，坐空国帑。去年陕西保捷刺面之后，却拣退数万人，以此推之，诸处之兵可知矣。况知州通判监押，分官受录，招刺兵卒，并是本职。而所招兵士，率皆疲冗，未即便加谴罪，若更转官，通计诸路招兵之官，选秩不可胜数。而胜兵之卒堪用者知有几何？计其功劳，实为滥赏。臣欲乞诸路招

置宣毅等兵士，知州通判监押等，更不引用旧例酬奖，取进止。

【李忠定公集】《乞西实宣抚司见在军兵财物札子》：靖康元年八月末被旨， 赴关议事，九

原藏北京图书馆

月初行次封丘。蒙恩除观文殿学士，知杨州，上札子，具宣抚司见客军兵财物数目。奏闻，乞差官前去西敫实。臣伏蒙圣慈。以臣累具表札，乞罢知枢密院事。河北河东路宣抚，使特除臣观文殿学士，知杨州军州事，兼淮南东路兵马钤辖。臣已具奏辞免恩命，乞守本官致仕，或外任宫观讫。伏念臣仰荷圣知，特加委任，所以力丐罢者，非爱身怯敌之故，特以疾病，及节制不专，议论不一，进退牵制。事有不可为者，难以虚受其责。臣自六月二十七日，总师出国门。七月二十日次怀州，八月二十一日被受尚书省札子，召赴阙议事，任宣抚司职事，并在道途首尾五十余日。初宣抚司蒙朝廷差到步兵二万人，分为左右前后中军，军四千人，临起行日，得旨差左军统制官曲奇，将本军往河北。招抚胜捷叛兵，差右军统制官黄玲，将本军往真定府宣抚副使刘韦合下使唤。臣所将带前后中军凡万二千人，在怀州屯驻，逐时训练，并陕西路节次发到保甲一万三千余人，见分威胜军。隆德府，泽洲，汾州，卫州等防守范世雄，带到荆湖北路将兵，峒丁刀弩手等五千余人，见发往隆德府屯驻，前面兵并未曾使用。初宣抚司蒙朝应副钱二十万贯，又御前降到见钱钞二十万贯，银绢各十万匹两。除支官兵食钱，并十一日一犒设用过数目不多外，余皆椿留怀州。及在京降赐库，尚有在内藏库未曾支出者三分之二，具有文历簿籍掌管官吏可考按也。臣既罢去，恐不知者，谓臣丧师费财，惟陛下遣人西敫实。虽臣自以不才丐罢，愿朝廷益择将帅，抚取士卒，与之捍敌。金人狡猾，谋虑不浅，和议未可专恃，一失士卒心，无与御侮，则天下之势去矣。臣自此不复与国论，敢冒死以闻。又奏知发去生兵等事札子：臣，契勘胜负者兵家常势，解潜力战累日，以寨栅不如法，为金人冲溃。今折彦质招集，已见次第，若措得宜，却可取胜，兼发去生兵，及湖南北路军马，又二万余人，极力措置，更乞圣慈少宽天虑，取进止。御笔衲袄已有造了者，除此发去外，见差内臣一两日起发。次卿坚诚徇国，实副朕望，然贼屡胜，锐不可当，切在高垒深沟，所谓避春锐气，击其堕归，勿与争锋，待其懈而击之便胜。千万慎重，庶宽朕虑也。范世雄并依卿奏，降旨讫。王元事已批付三省施行。又乞更措置河北人兵札子：臣累具奏状札子，以金贼重兵侵犯河北沿边州郡，及诸路帅司，防秋人兵数少，乞朝更行措置，伏望留神，母忽此贼。以臣札子降付三省密院措置施行，取进止御笔已差韩世忠，统万人前去应援，韩世忠已与正任团练使。又乞催起岳飞军马札子：臣，访闻岳飞，已丁母尤飞孝于其亲，将来朝廷起复辞免，往来必费日月，伏乞早降处分。诸路钱粮，多起发往郢州交卸，势须先屯重兵，及措置仓库，安顿去处。又自汉沔至郢州，千有余里，与伪境相邻，须有军马防护粮道，方可无虞。臣仰

八千四百十三卷

荷眷知，苟有所闻，不敢不奏，伏望圣慈，特降睿旨，速赐施行。又论江西兵军马札子：臣契勘朝廷，昨降江西路安抚制置大使画一指挥，差兵二万人，绍兴三年分，有兵一万八千人，后来节次拨隶都督府，韩世忠、岳飞等军。四年分，有兵一万五百人。五年二月内斌斌指挥，存留丘贝一军外自余军马并拨付岳飞。今来本司所管丘贝军马不满二千人，马一百余疋，窃见江西路分，控扼上游，与淮南相接，道理不远。昨来金人贼马渡江首犯洪抚等州，李成马进等亦破江州，侵犯筠洪，盖缘兵力单弱，不能捍御。朝廷灼见利害，因建大使，付以重兵，使任一路之责，累年减削，存留仅及十分之一。又皆疲弱之兵，缓急不可倚伏，万一强敌侵陵江上，不知何以使之镇抚要害之地。况今虔吉盗贼，累年出没，作过为患，数路讨荡未平，非有可用军马。卒难殄灭，臣未敢乞依元降画一指挥，差拨数足。若蒙朝廷先次差拨一半，使及万人，庶使稍成军制，可以倚仗。伏望圣慈，特降睿斌旨，选差近上统制官，将带所部军马赴本路驻扎。听臣节制，与丘贝军马，通计人数，其余乞许臣踏逐申朝廷指差，庶几训练习服，军声稍振，可以镇压一路，折冲御侮，少副陛下委任之意。又再陈已见论兵札子：臣今月十日，准御前金字牌，降到枢密院札子：奉圣旨，以臣奏陈防秋利害，切中事机，令学士院，降诏奖谕，札送臣照会，仰荷圣恩，第深感惧，伏今臣款启寡闻，初无智略，徒以误膺知奖，实同安危。故敢每以瞽言，干冒虑听。伏蒙皇帝陛下，天地容纳日月照临，不惟恕其狂愚。又复奖以优诏，顾臣何人可以当此，惟知自竭，以报鸿私。窃见国家，与虏伪相持，累年以来，未有如今日之捷也。原其所以致此，盖缘六飞亲临，将士用命之故，傥非车驾在近，威令可行，则淝水之师，安能既退而复进，变败而为成哉！前年亲临，则虏骑宵遂；今年亲临，则伪齐奔北，其效昭然可见。臣愿陛下乘时稍进，以临镇江，号令王师。士气益振，则虽点虏阴遣援兵，未必不闻风而退屈。昔汉祖亲临垓下，而西楚以亡；真庙亲临澶渊，而北戎以服。自古创业中兴之主，未有不履危而求安者，惟陛下断以不疑，布昭圣武以定大业，天下不胜幸甚。臣又窃思国家，近年以激劝将士之故，每一战胜则不计首给，全军推赏，习以成例，帑藏为虚。今者诸将咸捷，当行庆赐。欲广其施，则惧物力之不给，欲小其赐，则惧士心之未厌。此尤所当虑者也。夫人情感激，有不待赏而劝者，惟赏先后，有未下车而封者，臣愿陛下降哀痛之诏，悯将士罗兵革之苦。凡死于战阵，先加封爵赂赎赠，收血书共家。死者褒，则生者劝矣。然后明诏统帅，审定功状，俟防冬解严庆赐并行，其谁曰不然。昔勾践厚养死事，而士卒思旧，汉祖先封雍齿，而反侧者安，急先务也。臣愚不达大体，惟陛下裁察，尘渎天威，无任惶惧战越之至。

【胡文定公武夷集】《绍兴上殿札子》：臣闻自古盛王，虽用文德，必有亲兵，专掌宿卫。周公指虎贲，与常伯同戒子成王，欲其知恤虎贲者，犹今侍卫亲军也。康王初立太保，俾齐侯吕伋，以虎贲百人迎于南门。吕伋者，太公望子，自诸侯入典亲军，犹今殿前马步军都帅也。勋德世臣，总司禁旅，虎贲锐士，宿卫王宫，其为国家虑深远矣。本朝监观前代，命三卫分掌亲军。虽崇宁间，旧规犹在。及至高俅以恩得用，军政废施。遂以陵夷。陛下嗣承宝位，谋国者，不思复古。亲军寡弱，不充宿卫，北岂尊君强本，消患防微之计也。伏望深考艺祖，选择禁旅之法，断自圣裁以修明军政，威服四方，上严宸极，取进止。

【王与钧蓝缕集】《兵上房已见白札》：窃见楚自克庸，申讨军实，吉方相汉，科琐边

原藏北京图书馆

条。今大丞相虚心以揽群策，俾英卫善兵者，得以尽行其志，非容卿辈数百，吞云梦八九者而能之乎？仰视襟虚，辄有管见。佐天子者，视都知野，视野知国，犹之梓人画宫于堵，不盈尺而曲尽其制，毫厘莫进退焉。马援聚米为山，指画曲折。帝曰：虏在吾目中矣。嘉定故相，本不知兵用，兵上房老史，置局府前，画揭贴图，编夹细册，几三边险阻厄之血脉，道理之远近，屯戍之多寡。某为喉衿，某为冲要。某处粮草，见客若干；某屯制领，见差何人；某可婴城自守，某可一面拒敌。某可声援策应，某处有急，调某人兵为便，移某司财为速。某为南人，某为北人。某为山寨，某为水寨。指掌可辨，按图可知，其在当时酬应边事，罕闻疏脱，牛角有规模。昔李吉甫，父子在唐，见谓有用之学。所编元和郡国图制，列天下征镇形势，屯戍地理人物衣粮之数，如画棋而布箕。又编元和国计簿，以天下郡邑户口财赋之入。较吏禄兵廪商贾僧道之数，大率以二户资一兵，以三农养七游手，其言确而辨如此哉！今日疆场之事，谓宜委官，将淮荆襄，见管界分，简径撮具，编撰图册，揭贴有要，纲目无遗，一览烂然。不费搜索，编刷既定，他可类推。初无元和图志之繁，本非其高难行之论，任之以检阅，董之以都公，可咄嗟而办也。伏乞钧照。

【赵元镇文集】《乞降睿旨训饬岳飞札》：臣被命西行，虽总数路，而随行兵马，仅能防护行李。或有警报，实无以应援。窃见岳飞，屯军岳鄂，制置襄汉，而襄邓等处所当留兵将，又皆飞之部曲，势足以相及，力足以相济。今虽专令捕讨湖寇，而襄汉冲要之地，尤不可忽。臣愿陛下速降睿旨，训饬岳飞，明远斥候，常如寇至。斟量事势，资助兵威，庶几不废前功，以图善后。唯襄汉既能坚守，则么寇不日自平。然后移湖南兵食，益壮上流之势，俾川陕增重，吴越镇安，远迩无睽阻之虞，缓急有首尾之应，经营之渐当始于此。仰幸圣明，俯垂财察。又乞遣中使训谕诸帅应援岳飞札：臣昨日奏岳飞已定，今月十九日，出师。窃惟陛下，渡江以来，每遣兵将，止是讨荡盗贼，未尝与敌国交锋，飞之此举，利害甚重，或少有蹉跌，则死伪境，益有轻慢朝廷之意。臣愿陛下，曲留圣意，凡有可以牵制应援，助其声势，及馈饷钱粮等事，督责有司，速为应副，以亲笔敦奖激励，且使诸路帅臣协力共济，庶使万全。一乞遣中使，齐亲笔赐刘光世，遣发王德郦瑶，共以万人。屯舒蕲间，各将带一两月钱粮，或岳飞关报会合，即令兼程前去，并力攻讨，仍行下岳飞照会。一乞以亲笔赐岳鄂刘洪道，江西胡世，将荆南解潜等，各务尽忠，体国应岳飞报到遣发援兵，资助粮食，及应干军须等事，一一应办，不得辄分彼此，致失机会。一乞并以金字牌，先次发行，仍谕光世已遣中使谕旨，使先知陛下丁宁之意。臣以请宫祠，既闻圣训，不敢不尽，愚见贴黄。臣今所陈，如或可采，

八千四百十三卷

乞作圣意行出，庶免越职侵官之罪。乞留所起人兵札：绍兴七年四月三口臣今月初二口，准枢密院札子，备奉圣旨。将本路已拣中弩手内，十分为率，就加拣五分武艺高强之人，限半月团结差官管押赴都督府。臣近以车驾，进临大江，本路相去辽远，声势不能相及。乞朝廷差发兵马数千，于明州驻札，缓急可以弹压。今准前项指挥，将本路，见管人兵内摘起四分之一，数虽不多，然在本路，实有利害。臣契勘本路，见管隶将共六千八百人，除将投外，约计六千五百四十人。内一半习弓弩，计三千二百七十人，于内摘起一半，计一千六百三十五人。其间又有新招刺未合入等，及患病逃亡事故外，止六千二百人而已。在朝廷得此一千余人，怯懦南兵不足为用。而一州之间，千百人之内，摘去强壮百数，则余益不堪矣，谓之无兵可也。况本路兼备海道，与其他路分不同，欲望圣慈，检会臣前奏，分兵数千前来明州驻扎，所有今来所起本路人兵，伏乞特降睿旨，许令存留，实一路之幸。臣以衰疾浸加，已乞宫观差遣，然未去一日之间，苟有所见，不敢隐默。伏幸睿慈，曲赐矜察，臣无任俯伏恐悚之至。贴黄：臣窃惟朝廷措画，虽非远外所可臆度，然陛下既登戎路，则中外臣民，孰不愿输寸效，况如臣愚，尝待罪宰辅，而出当一面之寄。如朝廷决欲起发本路人兵，臣亦岂敢坚执？唯是绍兴府，系帅司置司去处，不可太令削弱。今照对本府，先准朝廷条式，取会堪出战军兵人数，内七百六人，系拣中五分弓弩手。本府已于绍兴六年十月内开具军名帐状，甲行在枢密院去讫。续缘差出事故，目今见管六百三十五人，合发五分，计三百一十八人。本府见准朝廷指挥，于拣中弓弩手内，起发二百人，赴留守司弹压。除发回外，有一百七十人，止合贴数起发一百四十八人。委是数日不多，欲乞特降懿旨许令存留，非他州所敢援例也。臣既乞宫观，则兵马有无，非臣之责。然臣在任之日，不为一言，则后来帅臣，必将罪臣矣。并望圣慈怜察。

【范石湖大全集】《催四兵营寨札子》：臣契勘黎州，比蒙朝廷，添屯西兵，最为良策。盖徼外蕃落，从来以西兵为重，谓之吃人肉虏子。只如近日，就黎州处置叛将王文才，既斩首讫，其见屯西兵，竞分其肉食之，互市诸蛮，皆环布震叠，面无人色，但前此西兵未有营寨，只就城内寺院驻扎。而互市诸蕃，亦入城安泊。臣窃虏往来日久，不免与西兵相遇于途，人情浸熟，渐忘畏惮，无以养威，遂行下知黎州禄东之。令于城外别立西兵营寨，不令无时入城东之，已于北城之外，得宽闲寨基，所有起立营房，及将官厢宇之类。臣即已拨支合用钱数，尽付东之，未见申到兴工时日。臣今去官，合具奏禀，伏乞朝廷行下四川制置司，及黎州催促，取令日下了毕，取进止。又辟兵官札子：臣契勘四川，去朝廷绝远，事之利害与近甸不同。自关外宿师以来，多有离军，使臣及将家子弟，所在侨寓，外铨阙少，注拟不行，往往衣食匮乏，狼狈无归。其间却有材武卓然，堪备任使之人，失职久闲，理当收恤。旧来朝廷将四川城寨兵官八十六阙，专令制置司，量才差辟最有深意，近准尚书省札子，坐据吏部申请，称上件窠阙。本司未见辟人，欲从吏部权行差注，一次行下止令尊依已降指挥。臣有以见陛下圣谟神断，洞照万里，至纤至悉，无不周尽。不然，则前项失职之人，愈更坐困。臣照得上件窠阙，自前宣抚制置司，节次差辟，未尝阙员。止是右选小官，邈在万里，类皆贫窭，无力赴部，计会付身，因循就禄，不敢更校资任间。有到吏部者，或以小节退难取会，往返动是经岁，更一往复，则已任满罢去矣。就令无所

沮难，得给付身，又被干人，抽藏邀取厚利。或将质当钱物，因而沉失，以此奉辟之书，实是艰于上达。又前此差辟，不曾一一拍试。自臣到任，尽革弊幸，遇有陈

原藏北京图书馆

乞差遣者，躬赴教场，按阅事艺，取四色材武应选之人，依资次差辟。如武艺不应格者，即令归部参选。向来医卜给使，及进纳吏职之流，与夫癃老疾病，选懦无技者，皆不得以滥吹。臣用此规模，一年以来沿边城寨，诸州将佐，皆易以材武之人，几以太半。只更数月，可以尽变，既已择之之精，此等各望资历寸进臣今逐一与之点对，照难付身，起发奏辟，每十员，或二十员，作一番保明。自用递筒申发，欲望圣慈，降下吏部照会，所给付身，乞勿付亲事官。及干事人等，并从吏部复用皮筒，递付本司给散。如内有小节不圆，未至切害去处，即乞先次放行，续下本司取会，庶几川远孤进，行五旧人，皆得成就考任安心效职，为惠甚大，所系不轻，取进止。贴黄：臣又契勘四川大小臣，止绿不即起辟，给降付身。视城寨要害之处，止似权局，不为固志。又绿举辟官，不测替移，被差官，亦遂罢去，如去年一年，宣抚司所差，先经郑闻选差一次，郑闻罢，则随司亦罢。次经沈复差代一次，沈复罢，则又亦随罢。是一年之间，[illegible]公边城寨，元不曾有正官，边防如此，安得不虑？此皆缘不即时辟奏，给降付身，所以致然，伏乞睿照。《又论民兵义士札子》臣闻天下之议论，常患于易偏，今之言民兵者是也。以为可用者，则谓便成一军；以为无用者，则谓不如其已，而不知可用与否？各有所在，未可一偏议也。五方之人，风气不同，强弱各异，臣以身之闻见，考之江浙近地，所谓民兵者，直保伍役夫耳。诚不足恃，乃若关外之义士，荆襄之义勇，勇鸷健武，人材绝异。技艺纪律，性习所使，虽正军锐卒，未能远过。无廪兵之费，有胜兵之实，养威藏用，最为上策。朝廷要当爱护拊循特加之意，申严其法而例安之。讲明其利而增广之所谓申严其法者，谓如近年关外诸色守把官军，皆已抽回，无人充代，便欲就差义士，拘系于官，轻变成法，朝廷行下禁止制。帅两司，虽已施行，即不知已，未依应当。从朝廷立限催促，非因调发，永不得差。又如前此用兵之际，或先驱义士以尝寇饵敌，弃如草菅，军还有功，赏又弗逮。父老至今尝以为言，当从朝廷立定节制别分头项，使用其长，如是则其法尽善矣。所谓讲明其利而增广之者，谓如关外忠勇一军，皆有蠲免科籴则例。近闻大恩旷荡，已与权免籴一年，若自比以后，常得中熟，虽难永免，自可减科。既簿其税租之输，又严其拘役之禁，则关外民丁，皆有余裕。凡强壮者，皆可增籍，又如荆襄义勇，臣过而见之，荆南一处已逾万人，闻止是团结主户，而客户有力者实多。议者亦谓尚可通融措置，各乞下逐路帅臣，密切相度，中取圣裁。如是则其利无遗矣。臣载惟梁荆之民，健武根带，攻有余力，守不待劝。若便如此加意，可以特将成军，所有教阅小费，比之养兵，减省十倍以上。而其人可恃，较之[illegible]凡然招刺游手之徒，羸弱逃亡常相半者，不可同年而语。如狂言可采，伏乞圣慈次第施行，取进止。《又论蜀兵贫乏札子》臣，契勘蜀中养兵用民力者，五十年矣。宜军中之富实，而迩来贫乏者众，甚轸顾尤原其致贫之由，皆谓初招军时。止是单身，其后婚娶，人口渐多，势不能给，前来宣抚司措置给钱，付都统司，使自回易，以资贴累重之人。每月添支粮米，缘本钱不多，军中营运不行，近来多是以钱放偿与合添支人，谓如每月借与钱引伍千，即令出息一千。便将息钱准折添支，虽军士少济急阙之须，而实无增添之实，臣尝议中回易，非本钱宽余，无以得倍称之息。又非三两年间，可以见效，要当为之筭计，其所合添支者若干，

合用息钱若干，计其取息合用本钱若干，然后可以冀实惠之孚尔。所谓合与添支之数者，臣尝试拖照支帐，略加料度，蜀军虽九万余人，除将佐职事官，俸给优厚外，又除入队使人，正兵弓箭手有职名人，旧宣司效用义兵强兵等人，月粮本色。及折估

八千四百十三卷

添支，有得钱引二十道以上者，敢勇月粮本色。及折估添支，有得钱引八道上下者，最强弓手有职名人，旧宣司效用义兵强兵等人，月粮本色。及折估添支，有得钱引八道上下者，最强弓手月粮本色。及折估添支，亦得钱引六道上下，皆粗可足用。以上色额，并不须添支，并不入队人亦未须商议外，其余入队长行委有贫乏，盖缘关外军粮招收放请之制。单身者于所请粮内以五斗折估钱引，两口者，以二斗折估钱引；三口之家，则无折估。当时计口折估，止为粮贵折估贱，故口众者不折，本意欲以优[血]之。二十年来，粮米价贱，折估价贵。口众之人，全得正色破卖，比之折钱，亏少钱引一道上下，所以累重全请正色人，尤难支梧，此蜀军贫乏之要领也。今当将上件三色长行折估，少者不以口计，量与增折，谓如无折估者，与折二斗三斗之类，及强弓手元添支银三钱。止折得钱引七分五厘，委是微不能济用，枪手等第，亦与此同。亦当与量行增添折银分数，为钱引如七分五毛者，添作一引以上之类。两项合与增添者，止以入队人为率，其使臣及其职名人，并不入队人，皆不须问。欲望处分，将臣此议，以总领财赋官，令不下司，密切箕计上件人合量与添支数目，共计一岁当费若干，用若干本钱，可得上件利息支用。或非目下回易所能办，而所费钱数不多，朝廷可以调度，即乞出自圣慈，特与添给。盖回易逐利，非止目下未能见效。兼军中贸迁，不无搔扰，将兵干当，亦为教习。前来已曾给钱营运，至今措置未行，臣故为回易之说。切有疑虑，今乞并下总领官，令多方相度，别更有何策，可以贴济。奏取圣裁，兹事体大，伏望留神省察，取进止。贴黄：臣札子中所谓欲问总领所别更有何策？可以贴济者，切见目今军中，比宣抚使虞允文打箕之时，使臣离军太半，其支折钱估，比旧额当须减省，兼不入队人内。有使臣及，军兵有职名大请受之人，数目不少，亦渐合拣退。自此支折钱估，亦当减省恐有那融得行之理。故乞并下总领官，究心措置相度。

【张守毗陵集】《论军兵老小札子》：臣伏见比年敌人犯顺，将士畏怯，望风奔溃，破残州县，易于拉朽，忠臣义士之所愤叹，而敌人之所窃笑也。臣尝求其故，不过骄惰而已。今每出师，则水舟陆车，累累随行，谓之老小，其实皆妇女，故师之数，妇女必倍之。弊日以滋，古所未有，以故所居则求宽洁，所食则求丰美，所用则求美余。一有不足，则冒法抵禁，剧于寇盗，责其用命御敌，奋勇立功，其亦难矣。夫为将领者，固正身率下，与士卒同卒苦，往往亦以婢妾歌舞而自随。故上为一，下为二，上下相蒙，无复忌惮。今者陛下屏远嫔编，以马上治天下，驻跸建康，深戒既覆之车，一新旧染之俗，前日之弊，理宜痛惩。臣愚欲乞应军人家口，遇出军日，并不得随行，各就本寨居止。官司常加存恤，修治舍屋，量添口食。如有军人及将校使臣，辄将带妇女老小随军并行。军法本辖将校使臣失觉察，减一等科罪。主将身自违犯，令御营使司及御史台觉察弹奏，重赐施行。庶几将士忘家徇国，或能立功以革旧弊，取进止。《论宰臣不当亲自拣兵札子》：臣闻宰相吕颐浩连日出城，亲自拣阅见在军兵。臣以谓艰难之日，大臣固当不择剧易。但宰相亲自拣兵，不惟国体有伤，兼连日在外，亦恐机务停壅，欲望睿慈，止差御营统制官前去。或欲慎重，则令御营副使并参赞官同去。而宰相或只出城，略一按阅指画而归，则于体为得，取进止。

【周益公大全集】：诸军卫兵：御笔诸军卫兵，指挥内母得，辄充私役，缘衙兵固合当直主帅，其间仝于着马荷轿，未免谓之私役。故有此少疑，却具奏来。回奏：臣伏准御

原藏北京图书馆

笔，诸军卫兵指挥内疑母得辄充私役之句，仰见圣虑通明，非凡所及。臣愚本谓着马荷轿及虞候六局人之类，皆是公家合用之人，惟差出干置私事，或主管庄舍之类，乃为私役。然既付以腹心爪牙之任，本自不必及此。正缘向来指挥迫切，一旦改革，恐或者议其过于矫枉。未免大为之防。但既委御史及总领觉察，却恐临时不达此理，拘牵文意，反成捃拾，非陛下倚成兵将之本指，熟复圣谕。此乃高祖宏远之规摹，臣惟知叹仰而已。今欲乞付下元拟文字。商量改定，十一日早禀旨行出，伏取圣裁。又缴招兵指挥：臣昨日进呈李昌图旧札子：论招兵事，圣驾欲兴未敢详奏，今节其要切之语，作检会施行，仍拟指挥于后，所有初六日榻前纳下吴挺彭杲文字，姑俟他日行出未晚。今且乞依此处分，仍扎与总领所照会，庶几出自朝廷之意，于体颇顺。或有未当，更取进止。三衙江上诸军，系招子弟，作守阙效用颇雄威。请给其粮，其四川自来只招刺东兵，月粮一石二斗之外，阙每月支钱引三道，而无衣赐之类。今若坐此间人数行下，却恐互有攀援，谓宜且从旧例，并取圣裁。

【辛稼轩奏议】《绍熙癸丑登对札子》：臣窃观自古南北之分，北兵南下，由两淮而绝江，不败则死。由上流下下江，其事必成。故荆襄上流，为东南重地，必然之势也。虽然荆襄合而为一，则上流重；荆襄分而为二，则上流轻。此南北之所以为成败也。六朝之时，资实居扬州，兵甲居上流，由襄阳以南，江州以西，水陆相交壤，地千里属？之荆州，皆上流也。故形势不分，而兵力全，不事夷狄，而国势安。其后荆襄分而梁以亡，是不可不知也。今日上流之备亦甚固矣。臣独以为缓急之际，犹泛泛然未有任陛下之责。试言之，假设虏以万骑由襄阳南下，冲突上流，吾军仓卒不支，陛下将丽之谁耶？责襄阳军帅，则曰：虏以万骑冲突，臣以步兵七千当之。襄阳戍兵入队，可战之人犹未满此数。大军在鄂，声援不及。臣欲力战，众寡不敌，是非臣之罪也。责鄂诸军，则曰："臣朝闻警，夕就道，卷甲而趋之，日且百里，未至而襄阳不支矣。是非臣之罪也。"责襄阳守臣，则曰："臣守臣也，知守城而已。军则有帅，战而不支，虏骑冲突，是非臣之罪也。"责荆南守臣，则曰："荆与襄两路，道里相去甚远，襄阳之不支，虏骑冲突，是非臣之罪也。"为虏人者，以是辞来，朝廷固无辞以罪之也。然则上流之重，果谁任其责乎？陛下胡不自江以北，取襄阳诸郡，合荆南为一路，置一大帅以居之，使坏地相接，形势不分，首尾相应，专任荆襄之责。自江以南，取辰沅靖沣常德，合鄂州为一路，置一大帅以居之，使上属江陵，下连江州，楼舟监相望，东西联亘，则前可以专任鄂渚之属。任既专，守备自固缓急之际，彼且无辞以逃责，知上流之势，固不重哉！外不忧两路之害，内可以为上流之重，陛下何惮而不为。虽然，臣闻天下之势有离合，合必离，离必合。一离一合，岂非盛衰消息之运乎？周之离也，周之能合，秦为驱除，汉故合之。汉之离也，汉不能合，魏为驱除，晋故合之。晋之离也，晋不能合，隋为驱除，唐故合之。唐之离也，唐不能合，五季驱除，吾宋合之。然则已离者不必合，岂非盛衰相乘，万物必然之理乎！厥今夷狄物夥地大，德不足，力有余，过盛必衰，一失其御，必将豪桀并起，四分五裂。然后有英雄者出，鞭笞天下，号令海内，为之驱除。当此之时，岂非天下方合之际乎？以古准今，盛衰相乘，物理

变化，圣人处之，岂非[illegible]危惧不敢自暇之时乎？故臣敢以私忧过计之切，愿陛下居安虑危任贤使能，修车马，备器械，使国家屹然有金汤万里之固，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八千四百十三卷

【袁洁斋集】《已见札子》：臣闻用兵之道，有难有易，知其为难而求，夫所谓易者，斯无敌矣。故兵法曰古之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汤武之师，东征西怨，南征北怨，自古用兵未有若是之易者，此所谓王者之兵有征无战也。今边事方兴，一时士大夫，不曰坚守，则曰进取。皆自以为易而为之，而实未尝知其所谓易也。故为坚守之说者，则曰兵凶战危，毫厘之差，胜负分焉，不若守之为易也。真宗咸平中，固尝专用此策矣。申束力诸将坚壁清野，毋与虏战，不得已而出，止许城下布阵，亦不得战，固以为万全之安矣。然虏师至于坚壁之下，过而不顾，长驱以至澶渊。厥后富弼言于仁宗，深以是为戒，然则坚守之说，岂真易哉？言进取之说者，则曰北虏失其巢穴，游去假息，弃信背盟，我以大义临之，势如拉朽，可谓易矣。然王师所指，翕然响应，乘此机会鼓行而前，其亦可也。天时人事，苟或未至，而毕力战攻，期于必胜。纵得一州一县，不能固守，终必弃之。而我师已不胜其疲矣，何以善其后？然则进取之说，亦岂真易哉！臣窃以为当今之计，纵不能如汤武之师，沛然若时雨之降，亦当求其差易者为之。臣之所谓差易者，非有他术也。见可而进，知难而退，以渐图之而已。今夫捕大鱼者，非能于吞饵之初，一举而获之也。必少缓之，随其所往，俟其气衰力竭而后取焉。昔者伍员教吴王阖闾以敝楚之策，请为三师以肄焉。一理由至，彼必皆出。彼出则归，彼归则出，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此策既行，楚于是乎始病。唐安禄山之变，称兵犯阙，所向无前，其势张矣。李泌陈困贼之谋，亦欲互出而击之，彼救首，则击其尾，救尾，则击其首。使贼数千里，疲于奔命，我常以逸待劳，至则避其锋，去则乘其弊，然后大军四合，而攻之必成禽矣。周世宗之兴也。王朴献开边之策，谓唐与我接境几二千里，其势易扰也。扰之当以无备之处为始，备东则扰西，备西则扰东，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间，可以知其虚实强弱，然后避实击虚，避强击弱，未须大举，但以轻兵扰之。唐人闻警，必出兵师，数动则兵疲财兵疲财竭，我可以乘虚而取。夫伍员李泌王朴，皆一时英杰，深于谋国者也。而三人之言，皆欲先困之。而后取之，其功虽若少缓。而十全无失，乃所以为甚速也。今之言兵者，非怯于应敌，则勇于轻敌，其失均焉。间有稍知兵者，则欲仗土豪以集事。土豪诚可用也，然无以大服其心，亦岂遽为吾役，结以恩信，厉以忠义，如家人父子亲密无间。时出而用之，无侥幸于一胜，庶乎其有功矣。此臣所谓差易之说也。惟陛下亟图之，取进止。

又《轮对札子》：臣窃惟今日之急务，固非一端，而备御之计，尤不可缓。夫胡运既衰，覆亡无日，决不能与中国竞而臣以为备御不可少缓者，何也？曰北虏我之深仇也。靖康之变，耻莫大焉。仇雪耻，今其时矣。彼有可乘之机，而我无乘机之具，四顾枵然，逡巡退缩，得无为奸雄所窥乎？故识者深虑之。然则何以为备御之计？曰是非一事也。精思熟讲，凡可以壮国家之势，而折奸雄之心者，无所不用其极，始可谓有备矣。臣不暇婵举，姑即古人所为宜于今者为陛下言之。臣闻古之制兵，自伍法始，休戚利害。五人同之，战则相应，难易相死。虽至于甚众，而是法如初。故曰：治众如治寡。诸葛亮制为八阵，以后为前，以前为后，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首尾俱救，虽司马懿之雄，不敢争锋。亮殁而后追之，杨仪反旗鸣鼓，而懿不敢逼，盖以后为前，亮之遗法也。虽百战而不可败，是之谓常胜之兵。今之诸将能深晓此法乎？古之任将者，自阃以外，将军制之，军

功爵赏不从中覆。李牧之为赵将也。吏得自置，财得自用，其响士也，日击数牛，

原藏北京图书馆

多设间谍，周知敌情，非财用有余，何所取办。今之任将，能如是之专乎？非独此也。募兵之精强，能引弓四钧，挽弩九石，旦及日中，得二千五百人，有如马隆者乎？兵食之丰饶，能于六七年间，积三千万斛，为十万众五年之食有如邓艾者乎？军实之夙具，能如吴汉受命，夕引道，无办严日之乎？民兵之可用，能如李抱真之昭义，步兵教之三年，悉为精卒乎？凡此六条，粲然具举，岂不甚善，右犹未也，则是备御之计犹阙如也。而可不亟图之乎？臣闻战守无二道，威声雄略，可以决战，而后可以固守。虏虽内讧，我难遽动，则是未堪战也。其能守乎？昔者谢安相晋，未尝轻用兵也。秦师垂至，游赏自若，桓冲深以根本为尤，遣兵入卫，安却之，曰："朝廷处分已定，兵甲无缺，西藩宜留以为防。"味已定无缺之语，则知讲之有素，备之非一日矣。以将则良，以兵则劲，以财则裕，仓卒之间，随取随足，未战则有备，已战则有功，此臣所谓战守无二道也。欲望陛下神武奋发，明诏股肱心膂之臣，图回长久之计。兵虽未用而有可用之实，战虽未胜而有必胜之资，俾六师之众，若蛟龙然，可以蟠，可以伸。其蟠也足以固吾围，其伸也足以复奋疆虽有奸雄。莫窥其隙，此长久安强之计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取进止。

又《省兵札子》：臣闻军旅国之大事，欲振国威，莫如强兵。而所谓强兵者，非众多之谓也，贵其精而已矣。徒多而不精，其形虽强，其实则弱。制御之有道，选练之加详，则兵可以无敌于天下矣。而岂徒贵夫多哉？臣不暇远引，请以祖宗之事明之。方创业之初，用兵不过十五万，而东征西讨，无不如意。至于雍熙之间，土地既广，兵亦随众，然天下之兵仅三十万。夫以祖宗威武之声，震于夷夏，其兵至强也。而兵数如此之少，自咸平景德以来，召募日增。自元昊扰边之后，兵额益多，至于百万，盖三倍有余矣。兵数如此之多也，而兵力常若不支，由是观之，夫兵岂贵夫多哉？今天下冗兵之弊，可谓极矣。召募拣刺以为务，蜂顿蚁聚，坐耗衣廪，使皆勇且壮可也。癃老者，懦弱者，身居市而冒尺籍者，死亡逃窜而占虚额者，私为役使而食公廪者，其数虽多，而可用者鲜。有众之名，而无众之实，有强之形，而无强之效。不知竭民膏血，豢养此曹，将安用之？当国家全盛之时，公私富给，骄冗之卒容而养之，似未害也。而文彦博、韩琦、范仲淹、欧阳欧，司马光、苏辙、犹虑其蠹民耗国，其为拣汰之说，如出一口。今以东南之方兼受而并蓄之，若奉骄子，若注漏卮其不可虚徐而坐视其弊亦明矣。而议者必曰：军人仰给于官，行不能为商，居不能为农，必聚而为盗。与其去之以激一时之祸，不若容之以幸目前之安。呜呼！古之为兵也，将以御患。今之为兵也，将以为患。而臣以为兵非不可省也，患省之无其术尔。御将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将帅之职也。兵有宿蠹，起而除之，此将帅所当为者。自古患无良将，不患无精兵，得良将以统率之，御之以道，束之以法。怯者可使强，凡前日之弊，将荡刷而无余矣。自昔举事，难于两全，盖徇人情，则积弊不可去。而去积弊，则人情未必悦。冗兵之不能汰，由此道也。然则何自而能两全乎？曰：择将是已。将苟贤，则处之有道，未过去撄拂人情，而宿弊自除矣，李德裕之节度剑南。择州兵之不任战者，废遣狩什三四，而士无敢怨。夫彼既已为兵，而一朝废之，其不乐者必多矣。然其不怨者，

是必有以大服其心也。方今阃外之寄，患未有如德裕者尔。有臣如此，而付之军旅之事，委之以专任之久，而犹有冗兵者，臣不信也。且今为兵，又非特冗而已也。屯戍之所，剽掠公行，有如强盗，虑其生变，莫敢诘何？骄横如此，猝有缓急，其果可用乎？凡此者，将非其人故也，得良将以御之，纲纪既正，则此弊亦不难革。由是

八千四百十三卷

观之，将其可不择也哉！

又《议轮对札子》：臣闻用兵一事，虽至治之世所不能免，况国威未振，国势未强之时乎？以言兵为讳，以安居为乐，变生不虞，无以御之，其为计疏矣。自北方扰攘，流民欲归附者甚众，而我虑开边隙，皆拒绝之。有至于杀戮者，流民之怨，主骨髓，虏知其然，必激怒之曰：此地无所得食，南朝又不汝容，迁延主，必将自毙，盍亦就粮于彼界乎？方民饥乏，一闻斯言，跃然纵之，势之所必至也。呜呼！事此，尚可苟安于无事乎？尚可以言兵为讳乎？臣闻自古善用兵者，攻其所必救。彼方扰吾边疆，而吾举兵北向欲捣彼虚。回顾其后，必解而去。从而蹑之，腹背受敌，此诚制胜之奇策也。不知出此，而战于境内，不敢有所侵越，兵气已不扬矣，人安能决胜乎？春秋时晋阳郯父伐楚以救江，汉建武中，贼有董宪者，自宪以兵围兰陵。盖延庞萌请救之，光武敕曰："可直往捣郯，则兰陵自解。"盖郯者，宪之所必救也。唐太宗围王世充于郑，窦建德救之，其徒有凌敬者，说建德鸣鼓建旗，窬太行，入上党，徇汾晋，趣蒲津，如此则关中震骇，唐必还师自救。郑围自解，建德不用其言，卒以取败。后太宗伐高丽，江夏王道宗曰："高丽倾国以拒王师，平壤之守必弱，愿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则数十万之众，可以不战而降。"帝不能从，卒贻后悔。由是观之，今日整军而北，乃所以攻其必救，保护淮甸也。且彼犹能侵疆，而我不敢越界。巍巍中国，而残虏之不若，臣窃为圣世羞之。虽然，残虏濒于灭亡，而犹敢为是举何也。盖窥我朝以仁厚立国，未必有用兵之意。且激怒流民，附益其党尔。今师北指宿亳，已伐其谋，且复多方传檄晓谕流民，汝等中原遗黎，本吾赤子，久沦腥，岂不相念？曩日之不汝受，直恐边隙一开，反为汝累尔。岂意残虏辄敢叛盟乎！自今以往，有能取一郡一县以来归者，即以郡县之地与之。开以大信许以世袭，离其党与，孤其军势，解遗民之怨怒，振皇宋之威声，独不在今日乎？古人有言，日中必昃，操刀必割。惟陛下英断不疑，取进止。

【宋王师愈文集】《论不可轻开兵端札子》：臣窃谓定天下虽不可惮用兵，保天下亦不可轻用兵，二者唯审其势焉可也。昔者汉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皆倔起草昧艰难，故奋不顾身，以争一旦之命。其势不得不日夜淬砺击，抟进取，以定大业天下之人亦厌于乱离，不惜肝脑涂地，出力以佐上之人。盖觊一旦功业成就，息肩乎平治也。是以留侯劝高祖，必从思归之士，还定三秦。且曰：民志已定，则难用者此也。及事势已定，人民乐生，则非有万全，不可轻举矣。昔者宋元嘉自恃富强，且曰：河南我之故地。横桃强魏，当时群臣虽知其不可，不敢言。惟沈庆之言，而不见信。至王玄谟辈，皆诞谩欺罔。至有闻其

言，欲封狼居胥山之意，卒之三大举皆无成。先之以到彦之，次之以王玄谟，三之以萧思话。使二十余年元嘉富庶之盛，淮南赤地千里，人无遗育。祸有不可胜言者，此不可不鉴也。夫妄自菲薄，引谕失义。诸葛亮固深言于蜀，横挑强胡，经营分表，蔡谟亦深垂戒于晋，二者皆当今所当今也。为今日恢复之计，不可一怎忘；恢复之师，不可一朝举。

原藏北京图书馆

臣恐群臣献计有误陛下，为今日可以用兵者，故愿陛下审处其势也。夫以祖宗二百年，经理封疆，沦入于蛮腥两朝，北狩不返，天下切齿五十年矣。有志之士，孰不愿比死而一洗之。然时异事变，南北之势已定，民庶之志恋生，彼无必取之形，欠无必胜之势，右缝隙一开，兵连祸结力竭于内，民不聊生，其变固多端矣。昔者宝元庆历之间，当天下全盛之时。以中国全力，制一元昊小夷，西鄙数年不解甲。兵威方震，而民力已困。京东西盗贼纷起，幸元昊纳款，不暇与之严正名分，遽屈意从之，务以息民救内。当时英贤满朝，战士如林，岂不能因时乘利，以伸中国威灵，诚势有所不可也。今夷狄虽犬豕难信，然我既与之约誓矣。犬豕背弃信义，犹有天殃。况以中国礼义之所从出，岂可自弃信义。以始祸阶，从一举能遂灭之，圣哲犹以为重。况以今日兵力未必能制其死命耶？若彼自欲送死，则我所以待之，固有辞矣。故臣愿陛下审处其势，无轻开兵端则社稷生灵，幸甚！

【张方平乐全集】《请省陕西兵马及诸冗费札子》：臣伏闻陕西夏旱，二麦不收。近虽有得两处秋田，亦未必有望。民已艰食颇有流移，边警虽宁，兵戍尚众。因之饥馑，事实可爱。刍粮委输，实为切务，朝廷绥怀夏寇，本为休兵息民。若其役费不纾，必见物力日困经久之计。殆无以支，又比来诸州累报地震，考诸咎证，由阴有余。夫阴者，妻道也，臣道也，民也，夷狄也。此时后宫无过制，外廷无权强，所当戒虑者，民与夷狄尔。内安民，而外待夷狄，其要在货力有备而已。今境上堡寨，兵分力微，假如寇来，势必不能出战。如其守也，即随处士人，自应足用。况春夏之际，戎人必无大举。若每年三月以后，缘边所屯东兵，一切抽向内地就食。至八九月复遣出戍，又边城一马之给。当步卒三人，既多羸驽，不任驰敌，平时虚糜刍粟，动辄兼人送命。若今后所发缘边屯驻马军，约度足以巡逻外稍，用步人替还，宽减调度，此其略也。近闻勾抽陕西提点刑狱曹颖叔到阙，欲令简省边计，臣两见颖步据其说画，亦恐虚行。今边臣惟务留兵，朝廷无肯任咎。悠悠颖叔，如大计何？必在内外协心，休戚齐虑，乘边隅之粗问，极夙夜以疚怀。傥详利害之原，犹有异同之论。断之欲独当系圣裁。颖叔此行，每事乞明与处分，几干冗费，深加裁减。如恐其势轻，事难独任，或椎选近臣一承命而往。其陕西四路部署，乞各赐一诏书，谕之此意，使与颖步共计议。所有陕西转运使，亦乞察臣前言，早赐别行择任。

【范蜀公奏议】《论柬兵札子》：窃见河北河东陕西诸路，每年柬兵，只委逐处兵官，甚有不堪。披带之人，并不依准诏条柬下，惟务姑息。伏乞今后委逐路转运使，副提点刑狱臣寮，分首同共柬阅，免致缓急误事，及虚费粮廪。

【李弥逊竹溪集】《乞治东南兵尽一札子》：汉高祖尝用闽粤兵：汉击项羽闽粤王无诸，及粤东海王摇帅粤人佐汉遂平项籍。孝景尝用东瓯兵：考景三年，吴王濞反，欲从闽粤未肯行，独东瓯从。及吴破东瓯，受汉计，杀吴王丹徒。马援尝用湖北兵：后汉五溪蛮夷反，诏马援将十二郡募土兵，及弛刑四万余人征之，盖武陵十二郡兵也。吕布尝用川蜀兵：董卓之乱，卓故部曲李催，围长安城。吕布以叟兵守长安。叟兵蜀兵也，汉代谓蜀兵为叟兵。刘表尝用荆州兵：建安中，刘表为荆州牧。刘备时在荆州，众力尚少，诸葛亮曰：

“荆州非人少也，而著籍者寡。可语荆州，令凡游户，皆使自实因录以益众。”备从其言，故表兵遂强。唐尝用南蛮兵：安禄山反，广平王为元帅。仆固怀恩，统南蛮大食等兵，以讨贼平之。臣，谨按自古有国，皆隐兵于农。降及近代，兼用四方之兵，亦以致胜国家。用兵以来，专尚西北，而指东南为不足用。今西北之兵口益少，而东南无一人一骑

八千四百十三卷

可以为缓急应援者。王纲不立，国威不振，首尾轻重之势不均。今日之大可虑者，伏望陛下深思独断而早图之，天下幸甚。

【王汉滨先生集】《措置钱监军兵充诸军使唤朝札子集》：某契勘利州绍兴铸钱监兵士计二百七十余人，多四方凶恶不逞之徒。苦于上工役，居常思乱。而重兵所驻，不敢为恶。今大军尽已调发，无所畏惮，人甚患之。某随宜措置，诸军起发之日，令统制官任靖。入监拣选强壮之士，得一百五十七人，分作三队，给行钱粮，请兖同发赴军前。又拣选次强者，四十三人。及拘收到平南山金牛等，巡采打铁炭兵干二百余人，以充往来般运钱帛，颇赖其用。余在监老弱七十人，据令鼓铸，人情始安。发遣后数日，得吴宣抚书云：利州钱监兵，切恐作过，为诸军老小在彼，玲不敢放心，乞权发来军前，不知可否？幸望留念。监兵初五日发去， 初十日得此书。闻既到彼，皆优加犒劳。募敢死者。间入贼境，招纳归附余人，亦皆可用。其钱监铸钱，侯将来事定，却别行措置。

【王之道相山集】：王师所至秋毫不犯札子：契勘合来用兵，当预有以固结民心。而所以固结民心者，莫人于秋毫无所犯。是以成汤之伐桀，不过于归市者不止，而耕者不变。宣王之平淮夷，不过于不留不处。二事就绪，汉高之胜项羽，不过于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御，此无他。得天下有道，得其民者，所以得天下也得其民有道，得其心者所以得民也。夫斯民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者，岂乐于战伐哉？为其有慰云儿之望，而脱水火之厄也。若屠戮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掠其金帛，淫其妇女，如之何其可也？伏惟都督仆射相公，上体九重所以眷倚之意，下慰亿万生灵所以属，望之心，无使市不易，宗朝不震。长安之人，不识旗鼓，专为李晟美实，中外幸甚。

又《与汪中丞画一利害札子》：画一之道，闻有兵无将，与无兵同。有将而非其人，与无将同。然则今日膺阃外之寄，运堂上之奇者，尤不可不选择而使之也。究自古用兵，初不以众，寡为胜负，但患科目将帅之非其人耳。何则？寻邑百万，而光武以三千败之；符坚百万，而谢玄以八千败之；曹操以八十万，而败于周瑜；袁绍以四十万，而败于曹操。至于本朝太祖之定天下，用兵亦不过十五万，东征西讨，无不如意。其伐蜀，也止用精兵七千人耳。愚谓今日之兵，本自足用，诚得人而将之，亦何患乎不济？盖吾之宿将比自讲和以来，初无尺寸之劳，毫发之功，二十年间，享其富贵尊荣，甚者位师保太传，以至开府仪同三司。其次类为太尉节度使，如承宣观察防御团练使，盖不足道。黄金白璧，歌童舞女，充其私室。朝游暮宴，其奉养奢侈，有非言之所能尽者。孰肯披甲胄，执锋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哉？当逆亮之死，止得人如往时之张韩，共恢复中原，亦已久矣。传曰：疆场不宁，拔卒为将。为今日计。要当责诸军都统制，统领官于行伍中。推举其才能武勇，而为众所称者，或一二人，或四五人。明言所长，如赵军之许历，齐军之田单，上其姓名于朝，然后诘之以诡道。以观共谋，试之以危事，以观其勇，谋且勇，谋且勇矣。然后用之以职，付之以事。而较其能否优劣，而拔用之。俟其立到功效，次第加赏。如其所举不当，其所举官必罚无赦。而军中见充统制领将佐，或有老怯无用者，令其自陈愿休致者从之。如此则有材武而陆沉者，得以表见于世。而老怯者，得以退休于时，各亦遂其志矣。昔萧何韩信于高帝，余人未之知也，惟何知之。而帝信之，方其择日设坛，诸将皆喜。人自以为得大将，既拜乃信也，一军皆惊。已而佐帝，取三秦，定天下者，信之功为

多。由是以观择将，真今日之急务，不可忽也，不可不慎也。一兵法曰：千

原藏北京图书馆

里馈粮，士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故赵充国云：积谷三百万斛于塞下，则羌人不敢动。然则当今足食之策，莫如营田。而营田之策，非将帅身以率之，未见其可也。昔郭子仪以河中军食常乏，乃自耕百亩，将校以是为差，于是士卒皆不劝而耕。是岁河中，野无旷土，兵有余粮也。羊祜之镇襄阳也，与吴人开布大信，降者欲去，皆听之。减石城戍逻之卒，以垦田八百顷，其始至也。军无百日之粮，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积，此将帅营田之明效也。其次则莫如韩重华之为振武水隆转运使，出赃贼罪吏九百余人，脱其桎梏，给耒耜与牛，使耕其傍便近地，以偿所负。释其粟之在吏者四十万斛不追，吏得去罪死。假种粮，齿平人，有以自效，莫不涕泣咸奋，相率尽力，以奉其令。而又为之奔走经营，相原邠显之宜，指授耕法，故运二岁大熟，吏得尽偿其所亡四十万斛。而私其赢余，得以休息，军不复饥。一今日之用兵，患在于规模不素定。而或进或退，或攻或守，皆取决于朝廷。朝廷初无一定之策，以授于将帅，故将帅幸其朝廷之遥制。有当进而不进者，有当攻而不攻者，且如成闵除荆襄制置，兼招讨。方自鄂渚，移屯德安，而召援采石，正当隆科盛寒，千里奔命，士卒数万人，疲于道路，死者不可胜数。其于赴援，初不闻其有折冲却敌之功。兵法曰：百里而趋利者，蹶上将；五十里而趋利者，军半至。而况于千里乎？此规模不先信之过也。一今日之用兵，患在于赏不当，罚不行。何谓赏不当？盖以无功，而肆为诞谩，谓如偶获一人，则图其战斗之状，张其掩杀之众，走旗入报，以为大获胜捷，而其赏有至于转十数官者。何谓罚不行？如王权以都统，拥数万之众，遇敌不战而走，非独大丧其师，且使两淮之民，悉为鱼肉。既不能正其内刑，籍其家产，殆致台谏论列，仅能除名远窜而已。兵法以赏罚孰明，为足以知胜负。然则军声之不振，亦理所当然也。复何怪哉！一自虏人入寇我师，进讨士卒，以将帅望风退避，一时大溃。初未尝交锋，而自蹂践，死亡销折者，十之五六。曾不闻逐军申其死亡之数，谓如前军原一万人。今死过半，而所请旧额，不减一万之数。后军元八千人，今犯亡过半，而所请奋额，不减八千之数是也。若以所请虚数，依旧给与死亡之家，则犹可以养其父母妻子，以慰旁观士卒之心，亦庶几焉。倘或统辖等人，取之以为己有，则其为公私之蠹可胜计哉！传曰：山林不能给野火，江海不能实漏卮。今日之患正在于此。不可不深究其弊，而痛革之也。一道路之言，以谓用兵以来，人马死伤过半。而诸将方且申乞招军买马，朝廷不问其财用之无所自出，悉从其请，尽下诸道总领所应副。而总领之所有，皆自朝廷支降，非于支降之外，别有生财之道也。陆贽有言，益兵以生事，加赋以殄人，无纾目前之虞盛，兴意外之患，在今日不可不以是为虑也。一晋武帝时，鲜卑木机能为边患，攻陷凉州。帝临朝叹曰："谁为我讨此虏者？"马隆进曰："陛下能任臣，臣解平之，臣愿募勇士三千人，无问所从来，帅之以西，虏不足平也。"帝许之。隆募能引弓四钧，挽弩九硕者取之，立剽简试。

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请自武库选仗。〞帝命惟隆所取，仍给三年军资而遣之。隆西渡温水，木机能等，以众数万据险拒之。隆以山路陕隘，乃作偏箱车为木屋，施于车上。转战而前，行千余里，杀伤甚众。隆至武威，鲜卑大人猝跋韩且万能等，帅万余落来降，隆与木机能大战斩之，凉州遂平。今日之招军，每效用，一名日支食钱三百，米三升，而又不刺面，不涅手。夫人得而充为，可谓优且厚矣。使为将帅者，诚能体国，如马隆之用心，而所招效用，又尽得如马隆所募之人，则一大可当十大之用。不然十夫不足以当一夫，是徒为虚名以蠹其民尔。虽得百万，亦何用哉？一唐陆贽之言曰：

八千四百十三卷

厥“人者邦之本，财者人之心。”其心伤，则本伤；其本伤，则枝干颠瘁。而根柢足矣。议者咸谓今日之计，莫急于理财。以愚观之，理财在今日为无术。但当行其革弊之政，则财用斯足矣。夫奉祠给禄，朝廷所以示优贤之意也。今不问官之高卑，类以家贫仰禄，婚嫁未皆为陈乞宫观。动至三五任，坐縻帑廪。下至初出官人，欲得家居，累考无吏责。请官俸，往往乞监朝十之七八，其侥幸亦云甚矣。当此国家多难，为士大夫者，正宜君尔忘身，国尔忘家，岂容背公营私，自为温饱之计哉？今欲将宫祠狱朝请给，并行住罢，其以故丐闲者，皆与其名而夺其实。候事定日，徐议复旧可乎？古之仕者，必有圭田，盖养廉之意也。今或彼有此无，甲厚而乙薄。夫贪婪无厌之人，正使有且厚。犹恐未必能廉，则其无且薄者，又何以责其廉哉？今欲例取职租之入以济军需，候事定日，徐议均一可乎？今之仕宦文臣，承务以上武臣，下班祗应以上，闲居待阙，皆有月俸。且文臣自选人以至改官，自改官以至显官，能以廉俭自将。绵历既久，生计粗足，不犹愈于韦布之时哉！而又加之俸，赘莫甚焉。今欲将文武闲居待阙月俸，不问高卑，例行住罢，候事定日，徐议给否可乎？诸军拣放命名臣将校，以共陈乞或老或病，不足以被坚执锐，而无用于军也。故拣而放之，使得自便，遂其闲逸，以终天年。正如士大夫之引年致仕，不闻致仕之后，复有俸给而终其老死也。今朝廷以此辈尝有从军之劳，则当考其战多之功而等第之，使臣上者不过再任，其次一任而止；将校上者不过三年，其次二年而止。亦已过厚矣。今乃不问其等第，而一概分送州军给禄养老，至于死而后已。其与当时陈乞老病减放意，岂不相悖戾乎？耗蠹财用，未有如此之甚者。今欲将校除一任，或再任三年，或二年外，并行住罢可乎？此四者，实当今之大弊，如能住罢，乞行下逐路漕臣，籍所管州县，所罢钱谷，令逐项桩管，不得妄有支动，专责馈饷，以佐军须。其所得之多，岂不过于豪民献助坊渡预借之数乎？兹盖有利于国，无伤于民，但患其不能断以行之耳。

【章忠恪公集】《久安之兵不可恃札子》：某伏见京师，见在兵马，隶属使司，以攻以守，势力万全。尚书右丞，文事武备，猛志英才，冠于当世。号令方施，而气色精采，忠义所激，而士气奋发。国家安危，公实任之，不胜大幸。某诚不佞，窃谓以今日久安之士，待今日讲和之虏，兵不血刃，马不汗肤，固无可言者。万一虏不可信盟或可渝。仓卒之变，恃兵以安；驿骚之乱，恃兵以除；犬牙错杂之边，恃兵以守。则今日之士卒固多矣。而将帅恐非其人，今日之甲兵固利矣，而士卒恐未练习。论之军律则未明，观之行陈则未肃。若欲驱之犯水火，冒矢石，有进而无退，诚恐或违约束之严。上[illegible]算略之妙，欲望机务燕闲，特赐乎召，得以口陈利害，庶几仰裨行营之万一。

【王尧臣文集】《上仁宗乞用泾原路熟户札子》：臣伏见泾原路，熟户万四百七十余帐。帐之首领，各有职名。曹伟帅本路，威令明著，常用之乎西羌。其后边备稍懈，守将唯务姑息，寝成骄黠。自元昊反镇，戎军及渭州山外，皆被扰，近界熟户，亦遭杀虏。蕃族之情，最重酬赛，因此衅隙激怒之可复得其用。请遣人募首领愿效用者，籍名姓，并士马之数及千人。听自推其有谋勇者，一人。授以班行，及巡检之名，使将领出境，破荡生户。所获财蓄，官勿检核。得首级及伤者，给以赏物，仍依本族职名补迁，及增俸钱。